

還珠樓主著

青城十九俠





還珠樓主著

青城十九俠

集

天津勵力印書局印行

！必准！

本 書 有 著 作 權

！翻印！

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再版

青城十九校第一集

實價國幣七角

——外埠酌加寄費匯費——

印	發	校	著
者	者	者	者
者	人	者	者
者	者	者	者

勵	劉	吳	還
力	門	門	珠
印	彙	陳	樓
書	子	子	主
局	京	京	

——總發行所——

天津 勵力印書局

宮北大街大
獅子胡同口

經售處 百新書店

總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
分店 上海棋盤街中市
支店 香港皇后大道中

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前 引

四川成都府西北方。有一個小小的縣城。地名叫作灌縣。地當岷沱分流之衝。又是通康藏的交通要道。秦時李冰。於此鑿石導江。灌溉田畝。數千年來。民殷物阜。號稱大邑。而境內水秀山清。古蹟名勝。冠冕全蜀。尤爲膾炙人口。距縣城西。約三十餘里。有一座青城山。羣峯環衛。疊翠縈青。宛如城郭一般。他的得名。便由於此。名山勝域。多爲仙靈窟宅。何況這山週迴面積。長大約千餘里。有三十六個名峯。七十二洞。一百八十多勝景。自來道書上。都稱他作仙人第宅呢。西蜀本是一個神祕之國。因爲民間傳說。和當地若干年前留下的種種仙靈遺跡。人民對於神仙劍俠。奇人異士。本來就很崇拜。又值康雍之間。滿人入關未久。子遺之民。懷念舊君。目覩新庭暴虐。忍受壓榨。敢怒而不敢言。庸懦一流。自然把一切都委之運數。具有國家種族思想。又富有聰明才智之士。既不願委身異族。爲仇敵的鷹犬。又不忍若干萬亡國同胞。俯首受人宰割。於是羣趨劍俠一流。以誅奸殺惡爲己任。冀略快意一時。雖然明知運劫難回。光復故業。暫時無望。總想在除暴安良之中。種一點興滅

斷絕的根子。風尚所歸。奇人輩出。尤以峨嵋青城兩派。殊途同源。爲個中巨擘。本書所紀。便是這兩派劍俠的軼聞奇蹟。雖跡涉虛幻。難免鋪陳。而筆人哀樂中年。浮沉人海。足跡流轉。幾半國內。蜀中故土。更是祖宗廬墓之鄉。對於各地風土人情。衣服食飲。名山大川。珍禽異獸。大都有所本歷。不曰虛構。際此天儆宗邦。強夷內竄。赤匪爲患。氛沴相尋。蜀更兵衝。民無安堵。舉世正注目西南之會。略供讀者臥遊之資。有心人或亦略其妄而取其真耶。閒話少說。書歸正傳。

陳跋

嘗獨處斗室中。室以外。市聲種種。翳然雜作。室內。器物縱橫。靡有隙地。塵埃暫掃復積。欲求清潔。了不可得。上海居。大不易。此固貧者常態也。而胸次輒悵蕩萬狀。無已。則瞑目玄想。試置其身於佳山佳水間。或若西子湖濱。山光水色。賞其秀麗。或若三疊泉畔。雷鳴珠濺。賞其雄奇。或若浮舟天海中。水天一碧。白雲橫飛。未嘗不心曠神怡也。惟意所欲。惟想所結。境誠非真。然境由心造。耳目所接。亦何嘗非幻。聊以快意。安問其他。自矜此不傳之秘。索解人不得者也。武俠神怪之書。我好讀之。非不知其不經也。社會惡濁。縱有生花妙筆。繪影繪聲。維妙維肖。而讀之。愈增人惘惘。則以社會本質如是。愈逼真而愈令人作惡。曷若不經之武俠神怪。足以快意。自不肖生為江湖奇俠傳。而武俠神怪之書。若雨後春筍。顧陳陳相因。又成窠臼。無足觀矣。今春始得見還珠樓主所撰蜀山劍俠傳。及青城十九俠。雖未窺全豹。而筆底傳神。栩栩欲活。異情奇蹟。層出不窮。真所謂如入山陰道上。應接不暇。於是常走書肆。詢續出。得一冊讀一冊。又頗憾還珠樓主弄人。故遲其妙文。令人急煞也。茲者青城十九俠。又以再版聞。校閱一過。恍同青果重啖。倍覺雋永。當此書印有日。喜書數語。以畀篇首。非敢為名著作先驅。聊志景崇而已。時在戊寅季冬。吳門陳子京識。

◀ 青 城 十 九 俠 ▶

— 第 一 集 目 次 —

第 一 回

白雪麗陽春奇峯由地平湧起
青芒搖冷月故人自天外飛來

第 二 回

三千里俠客走風塵
百丈坪神童殲異獸

第 三 回

斬螭獅初結火仙猿
阻山洪再謁銅冠叟

青城十九俠 第一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白雪陽春奇峯由地平湧起

青芒攝冷月故人自天外飛來

話說灌縣宣化門外。有一座永甯橋。是竹子和粗麻索做的。這橋橫跨江中。長有二三十丈。橋下急流洶湧。奔騰澎湃。每當春天水漲。波濤電射。宛如轟雷喧騰。人行橋上。搖搖欲墮。不由你不驚心動魄。目眩神昏。及至一過對岸。前行不遠。便是環山堰。修竹千霄。青林蔽日。趁上溪流縈繞。終波潺潺。越顯得水木清華。風景幽勝。離堰半里。有一小村。名叫裘家廠壩。全村並無外姓。祇得百十戶人家。到擁有一二百頃山田果園。裘氏世代都以耕讀傳家。房數也不算多。彼時灌縣民風。又極淳厚。所以全族甚為殷富。近村口頭一家。是裘姓的公房。（川語公房即最小一房）房主人名叫裘友仁。妻子甄氏。乃祖曾為前明顯宦。李闖之亂殉節。他父親裘繼忠。因為自己書香華裔。世受先朝餘恩。明亡以後。立誓不做異族官吏。祇在家中料理田畝。隱居不仕。豐衣足食。到也優閒。祇是妻子老不生育。直到晚年。親友苦勸。才納了一個妾。第二年生下友仁。過了四五年。又生了一個女兒。名

叫芷仙。友仁七歲。繼忠夫妻相次病故。友仁兄妹全靠生母守節撫孤。經營家業。友仁長到十七歲上。剛剛娶妻不久。他生母也因病逝世。且喜甄氏娘家是個大姓。人又賢惠。幫助丈夫。料理家務。對芷仙也極友愛。友仁雖秉承先人遺訓。不求聞達。却是酷好讀書。閒來也教教妹子。他有一表弟。名叫羅鷺。是成都人。比友仁小一歲。比芷仙大四歲。從小生得玉雪可愛。聰敏過人。他家原是宦裔。與裘家守着一樣的戒條。他父親在成都經商。小時隨了母親。到裘家探親。友仁的父母很愛喜他。彼此同心。便由雙方父母與芷仙訂了婚約。羅鷺平時和友仁更是莫逆。常時你來我去。一住就是一月兩月。誰也不捨離開。那時芷仙也一年比一年上出落得美麗端淑。親上攀親。好上結好。一個得配這般英俊夫婿。一個得着這般如花似玉的淑女爲妻。那有個不高興之理。偏偏先前因爲彼此都未成年。自難合巹。後來又值兩家都遭大故。四川禮教觀念至重。居父母之喪。那能談到婚姻二字。誰知就這幾年。就誤。便使勞燕分飛。鴛鴦折翼。兩人都幾乎身敗名裂。雖說前緣註定。也令人見了代。他難堪呢。原來羅鷺生具異秉。胆力過人。雖和友仁一樣。也讀讀書。不廢書香世業。他却別有一番見地。常說讀書除了會做人外。便是獵取功名。我們既不做亡國大夫。獵取功名。當然無望。却眼

看着許多無告之民。受貪官污吏宰割。我們無權無勇。單憑一肚子書。也奈何人家不得。祇好乾看着生氣。豈是聖賢已饑已溺的道理。那麼我們功名不說。連想做人。也做不成了。再要是輪到自己頭上。豈是讀書可了的。何如學些武藝。既可除暴安良。又可防衛自己。常將一腔熱血。淚灑孤窮。多麼痛快呢。因為他心中常懷着這種尙武任俠的觀念。十五六歲起。便到處留心。隨時物色奇人異士。直到父母死後。自己又是獨子。連姊妹通沒一個。擁有極大家財。又有父親留下的可靠老人經管。每日閒着無事。不是到灌縣去訪友仁。便在家中。廣延賓客。結交豪士。末後居然被他物色到兩個有名武師。早晚用起功來。連友仁那裏。有時因久別想念。都是着人去請。而不似以前自己親身造訪了。至於他那位青梅竹馬的愛侶聘妻裘芷仙。少年血氣未定。也未始沒有室家之想。一則父喪未除。二則那兩位武師都說。內家功夫。要練童子功。才能紮下根底。最好是終身不娶。否則也等練成再完婚。最使他爲難便是這一件事。一則自己沒有弟兄。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。二則不娶既太對不起友仁兄妹。自己也委實難於割捨。祇好和兩武師明說。妻是萬萬不能不娶的。須等到功夫練成以後。他本有天生神力。又經高人指點。雖祇三年功夫。已練成一身驚人本領。又因好客仗義。

揮手千金。更得了一個俠士雅號。越使他興高彩烈。慨然以朱家郭解自命。友仁人最本分。和他感情雖是莫逆。主意却甚相反。覺得他鬧的不成樣子。又聽了他管理家業的老人說。少東用錢如泥沙。近來已年有虧耗。尤其俠士之名一出。官府已經加以注意。雖仗着鄉紳世家。奧援不少。終非善法。越發代他着急。想來想去。祇有趕緊將妹子嫁過去。好早一點收束他的身心。省得早晚鬧出事來。好容易盼他心滿。友仁年紀不大。到也灼知人情事故。知道人在迷途。祇有從側面想法。但祇良言相勸。是無用的。先是故意好幾月不往成都去。到了他服滿之日。一面命妻子將利害婉告芷仙。勸他不可過事拘泥。一面藉着田裏豐收。收拾了一間精舍。請他前來賞花飲酒。盤桓些日。羅鷺正因心上人兩年未見一面。友仁又和自己情投意合。從未用迂腐的話勸過自己。良友久隔。本就異常思念。這次也許是請來商量吉期。好在眼前武功已練得很有樣子。不必需人指點。到他那裏。閒時也是一樣用功。一接信。興高彩烈的。趕了來見面。友仁祇推說鄉里事忙。少去看望。更不談催他完姻之事。二人叙完闊別。羅鷺照例請見表嫂。友仁答道。內人同舍妹。昨日因爲長房二姊要出閣。接去幫助嫁衣了。就在村後不遠。已着人送信。少時便會回來的。羅鷺聞言不禁心裏一動。臉上微

紅。竟泥刺刺不往下再說。見友仁還睜着雙眼。覷定他的臉上。似要等他答話。祇得遮飾道。表嫂幫助你照管這一大片家業。你又專好讀書種花。真能幹呢。友仁道。你莫說。到真也虧他呢。話猶未了。一個長年進來回道。大娘請得小姐回來了。羅鷺聞言。便偷偷舉目往外望去。半晌不見人影。耳邊似聞蓮步細碎之聲。自廳側甬道。由近而遠。正覺有些悵惘。又聽友仁對長年道。你去對大娘說。表少爺愛吃他做的渣渣鹹菜。和血豆腐。把肥臘肉也多切些蒸起。(上三種食物。爲蜀中民間常食名產。鄉間中人之家。每值秋末以後。直至次年夏季。均有大宗預備。客來即饗。物以外購爲羞。近則川廩橫征暴斂於前。共匪洗劫燒殺於後。并菜根亦不可得嚼矣。)再挑些水豆豉。把豆花點好。就出來見客。長年領命自去。羅鷺暗忖。芷仙近年老遠着自己。一見就躲。令人心裏頭悶氣。其實這也難怪。一個女孩子家。習俗縛人。見了未過門的丈夫。那有隨便談笑的胆子。不怕人家羞麼。又不比小的時候。看今日神氣。他再和上次一樣害羞。恐怕又見不成。連明日後日。也未必有望。這一次又算是白來了。正在沉吟遐想。友仁忽道。你看我真笨。(平聲。川土音作蠢解。)天離吃晚飯還早呢。既約你來賞花。到叫你陪我悶坐。快隨我到後面竹園看菊花去。羅鷺本有一肚子話。和友仁談笑。

不知怎的。覺得沒有興致。聞言極爲願意。便隨了友仁。往後園走去。這裏原是走熟了的。暗想從這廳走過完長甬道。出門經假山後。一片竹林裏面。便是他夫妻的臥房。房後有三間竹樓。以前芷仙曾在那裏消暑。如今涼秋九月了。不知今天還在那樓裏住不。邊想邊走。剛出甬道。從一間小書房後面。繞進園去。斜陽影裏。祇見丹楓照眼。滿園秋色。一片十畝大小的菊畦裏。數百種各色菊花。在秋風寒露中。爭研鬥艷。再趁著四圍的綠松。又有奇石森列。真是景物清麗。令人目曠神怡。二人沿着菊畦。指點黃英。載品載笑。正行之間。猛見路旁坡上花畦裏。似乎動了兩動。友仁忽於此時告便先走。羅驚疑是什麼野兔之類竄入。怕踐踏了名種。剛將身往坡上一縱。倏見畦心一片菊花叢中。有一兩朵極鮮艷的大花朵。長了起來。不禁心裏怦的一動。待要回身退去。略一尋思。重又立定。脫口說道。表嫂表妹。怎的在此。原來那往上長起的。並不是什麼菊花。恰是友仁的妻子甄氏。和芷仙二人。甄氏祇是荆釵裙布。手裏拿着一付長竹花剪。芷仙想是歸家不久。便隨着嫂子匆匆走到花畦。華粧猶未卸完。因怕泥污了衣服。兩隻長袖。挽齊肘間。露出一雙又白又嫩。新藕一般的皓腕。一手提着一個竹皮編成的花兜。裏面已放有十幾朵碗大的白菊花。雲裳錦衣。朱唇粉面。站在萬花

叢中夕陽影裏。越顯得玉膚如雪。潔比凝脂。花光人面。掩映流輝。神采照人。艷絕塵世。芷仙先時雖經甄氏一再勸說。如見未婚夫婦。不要忸怩害羞。并沒料到甄氏。暗使促狹。騙他同往花畦剪菊。起初聽見友仁和羅鷺笑語之聲。便有些心頭作慌。打算回去。甄氏悄說現時要避。已來不及。你出去正好遇上他們。在下面必看不到坡上。也不會往這裏來。不如將身微俯。暫時隱過。等他二人走後。我們再走。芷仙無法。祇得依了。花縫中望見友仁。引了羅鷺。逐漸走近坡前。芳心中已自焦急。剛幸友仁轉身。猜羅鷺也勢必跟去。誰知甄氏早打好了主意。故意裝作失足。往前一滑。芷仙素來忠厚。沒有機心。見嫂子要跌。連忙用手去扶。甄氏就勢將他一拉。芷仙一個冷不妨。不由隨了他。同時站起。偏偏羅鷺又誤會坡上花畦裏。有了野兔。將身往前一縱。恰好碰頭對面。就在彼此微一怔神之間。把芷仙羞了個滿臉紅霞。心頭亂跳。也不顧豐草礙足。丟下花籃。折轉身軀。一路抖着長袖。便往坡後邊。慌不迭的退避下去。羅鷺才得看清來人面貌。果然見面就躲。好不又愛又惜。更怕他脚小滑跌。又不便出聲相阻。反而呆在那裏。友仁解手回來。看見這等情形。暗自心中好笑。這時甄氏已從菊畦中款步走了出來。與羅鷺見禮。友仁故意埋怨他道。羅弟遠來。你怎麼不到廚下招呼。却領

妹子在此剪這菊花則甚。甄氏道：「那才希奇，事情還用你說呢。我看豆花還沒有開鍋，天也還早，叫伙房（川語廚子）添蒸了幾截饅（音讓）腸（即四川臘腸）又切了些截菜，泡海椒，回房等鍋開。見妹子正卸粧，想起那年表弟在這兒吃菊花鍋子，說有清香，想做怕一個忙不贏，也沒容妹子把粧卸完，就拖了他走。萬想不到天都快黑啦，你們還會到園裏來。妹子臉皮嫩，看等一下好埋怨我哩。說罷，也不俟友仁答話，轉對羅鷺道：「大表弟好久不上我家來，你哥哥想你得很。這回須要多住些日子。我正想做定吃的，再換衣服出來談天，不想在這兒遇上，好在不是外人。老嫂子也，不怕大弟笑話，你還同你哥哥到書房去。我到灶房舖排完了再來。說罷，若噴若喜的，對友仁將嘴皮動了動，轉身便往路旁竹徑後走去。友仁道：「你嫂子當家過日子，門門都好，就是嘴碎一點。你看我祇問他一句話，他到嚙嚙叨叨了一大串。羅鷺道：「友哥一天抱着死書本，同我一樣，不事生產，却沒有可靠的人管理。若非嫂子賢慧能幹，有這片家業，到麻煩死人哩。友仁祇笑了笑，見天色約暮，夕陽已薄嶠嶸，園後青城山，被天半餘霞，蒸起一片紫色，暮鴉陣陣，噪晚歸巢，秋風生涼，花畦中的萬千朵寒葩，明一片暗一片，隨風搖曳，已不似先時一望雲錦，知離開飯時間將近，便邀羅鷺往前

面書房落坐。羅鷺見適才友仁夫妻。伉儷深情。流露顏色。想起自身之事。不覺有感於中。暗想滿服授室。原是時候。自己素來豁達。又和友仁情逾昆仲。何況已經聘定。不比臨時央媒。本不是不可啓齒。無奈這兩年練武功時。常和同道諸友談及婚事。總說自己不好女色。祇慕英俠。自己終鮮兄弟。若非先人遺囑。嗣續爲重。對於妻子。簡直可有可無。人聞此言。都道自己業已聘有艷妻。故作矯情之語。今日來此。便議婚娶。雖友仁長厚。向不說人。豈不被那些同道笑話。想了想。想起成都劉家的那位老年姑母。平時主張自己早日完婚最力。每見必談。恨不能在服中。便要舉辦才好。自己因嫌老年人嘮叨。都不願意常去走動。此次回轉成都。何不借請安問候爲名。前去看望。那時不用開口。他必強着自己完姻。既可對那些同道。裝作老人之命。被迫無奈。還可免去向友仁夫妻當面開口。省得心上愛妻。覲面蓬山。令人難堪。祇一正式成了夫妻。怕你不由我輕憐密愛。那時看你還往那裏去躲。想到這裏。臉上一喜。幾乎笑出聲來。友仁先見羅鷺進屋。祇管沉吟。忽輦忽喜。心中已瞧出了幾分。仍是裝作不知。故問何事。面有喜色。羅鷺聞言。越覺臉上發燒。一會長年端進燈來。擺好三付杯筷。知道芷仙不會出來同席。雖然近五六年。都是如此。惟獨今朝。倍覺惘然。長年擺好杯盤菜。

着甄氏也隨着進來。重寂寒暄。三人一同落坐。至親至好。原不客套。甄氏素來健談。學問又極淹博。主客歡洽。談笑風生。雖然羅鷺眼中。尚缺一人。還不顯寂寞。酒闌。長年端上菊花鍋子。友仁又問妹子吃飯不會。甄氏道。這位姑姑太太。還能短了他吃的。我一進房去。便揉（排揎之意）了我好幾句。是我給他賠了好幾句禮。才把他逗喜歡。單給他挑了兩樣素常愛吃的。看他端飯碗。才走來的。不然這頓飯。會這晚麼。說真了話。因他愛講過節。我有時心疼起來。恨不能他永不嫁人。留他在家裏過一輩子。有時恨起來。巴不得他早些出了門。等有客來。我好輕省一些。友仁一手把杯。一手拈着一片血豆腐。正往口裏送。聞言答道。你老捨不得他出門。看到幾時是好。羅鷺聽他夫妻問答到芷仙身上。也不做聲。祇管盤算回轉成都。如何進行。友仁夫妻。祇略談了幾句。便不再說。又問了問羅鷺練武情形。大家都酒足飯飽。長年撤了殘肴。甄氏命人去泡了一壺上好普洱茶。才行與羅鷺道了簡慢入內。書房原是專為羅鷺收拾出來的一間精舍。佈置甚為雅潔。席散以後。甄氏又打發長年。端了兩盤糖食果子出來。友仁也不再進去。便與羅鷺剪燭夜話。品茗談心。到了此時。才丟開旁的。互道別後之事。二人直談到魚更三躍。方行同榻臥去。次日醒來。甄氏早備好了早點。一人一碗。

撈糟（卽江米酒）打合包蛋。吃完商量要往青城山去。甄氏進房來說道：天已不早，過一下就吃。晌午我連給你們做的蛋皮捲（形如北地春捲以鷄子和麵爲皮，以肉絨加筍菌蕕黃之類炒熟爲餡，再入油炸，外嫩黃而內香軟，不似北地春捲枯焦無味也。）下稀飯，都沒端出來。這時去遊山，什麼時候吃飯呢？二人聞言，看看日頭，果然業已近午，算計今日遊山也難深入，再過三日，便是重九，索性在家中，吃了晌午，略歇一會，到山的近處，聚仙橋、天師洞一帶，觀賞完了楓葉，歸途到長生宮去尋友仁一個方外之交，吃他一頓晚齋，回家來消夜，等重九那一天，再往第一峯去登高，計議已定。一會吃完午飯，便與甄氏作別，往青城山走去。那山原在裘家花園的後面，登臨甚便，轉過房後，便是一條山路小徑，友仁雖是文人，因爲自幼山居，走慣了的，并不怕勞，好在中道，士有的是熟人，用人食飲，一概不帶，一同空手偕行，繞過環山堰，走向入山正路，一路上盡是些參天秀竹，凌霜未凋，泉聲松濤，交相應和，趁着秋陽猶暖，晴空一碧，越覺身在畫圖，應接不暇，走沒多時，便到了長生宮門前小道士，認得友仁是師父好友，便要請進，友仁問他師父邵凌虛，正做午課，便不驚動，說聲回來必去看訪，仍同羅鷺前行，約有二里多路，走入環青峽，蒼崖削立，峭壁排雲，甚是雄秀，尋

着峽徑盤旋上升到了半山平處。走沒幾步。忽見前面一座小橋石闌上。臥着一個身軀矮瘦窮老頭兒。那橋橫跨在兩山中斷處。是兩塊二尺來寬。六七尺長的青石板搭成。石闌寬才半尺。倚視絕壑千尋。下臨無地。天風冷冷。吹人欲墮。胆小一點的人。都不敢低頭下視。那老者偏臥那仄石闌上。稍一不小心。怕不被風吹落下去。粉身碎骨。二人一見。甚是驚異。先疑是老頭有什難過。特意喝醉了來此尋死。見他業已睡着。恐怕驟然一喊。將他驚落。直到身臨切近。羅鷺一手拉着老頭肩膀。然後低聲喚道。老人家醒來。這裏太險。不是睡處。喊了有十多聲。那老頭條的醒轉。將臂一掙。那力量竟重有好幾百斤。非羅鷺天生神力。又早有防備。幾乎連老頭帶他自己。都帶落到絕壑下面。羅鷺不由吃了一驚。忙將老頭拖下橋闌。正要發話。那老頭已指着羅鷺念念說道。我老人家多吃了兩杯早酒。身上發燒。走遍青城山。好容易才找到這般涼快地方。睡一回覺。有你多烏事。把我吵醒則甚。言還未了。嘍的一聲。朝着羅鷺。淋淋漓漓嘔了一大攤。幸而羅鷺身法甚快。聞見老頭酒氣薰人。站在那裏。搖搖幌幌。已防他要嘔吐。雖然避讓得快。沒有鬧污了一身。臉和手臂上。已微微沾着一點餘滴。兀自覺得疼痛非凡。彷彿和碎石子打在身上一般。心中又好氣又好笑。因為老頭是個醉

人不犯和他計較。便向他解釋道。那個愛管你睡不睡。祇是你睜開眼看看。這石闌多仄。下面又是千百丈深溝。這裏風大。不說你不小心。要被風刮下去。還有你的命嗎。我們喊醒你。原是好意。你怎麼到埋怨起人來。老頭怒道。我一年吃醉了。也不知來此睡多少好覺。偏偏今天背時。遇見你們這兩個不識貨的毛娃娃。這是你家的山。我偏愛在這兒睡。你們別管。說罷。又往石闌上。躺了下去。羅鷺吃他一頓辱罵。不由也生了氣。便道。好。我看你偌大年紀。竟會不知好歹。說你不聽。由你去。睹你少時睡熟了。不被風吹下去。才怪。你做鬼見閻王。莫說我們見死不救。一邊說着。賭氣轉身就走。那老者本已躺下。聞言却不依起來。趕過橋去。拉着羅鷺嚷罵道。你這小狗東西。我老人家。好容易今天騙吃了個酒足飯飽。來此睡覺乘涼。被你一打岔。將我鬧醒。酒食都吐出來了。肚子一空。睡就沒有剛才香。我老人家還沒找你賠還我肚裏的酒食。你到罵我不得好死。你這小狗東西。巴不得我死了。好承受我的家當。今天賠還我適才那一頓酒食便罷。要不依我。我不送你們忤逆。才怪。一路說着許多無禮之言。兩隻又瘦又白的手。却拉緊羅鷺衣領。死也不放。羅鷺見老頭胡鬧歪纏。年紀看去雖老。也不知身體竟會那樣靈巧。脚底又似乎虛飄飄的。并不見有多大力氣。自己在練成了。

一身內外功夫。竟會被她跑來一把抓住。怎麼分解。也分解不了。氣得幾乎想給他吃點苦頭。用內功中大擒拿法。將他兩手擘開。後來一想。這種老無賴。勝之不武。反讓外人知道笑話。祇得強忍氣。喝道。老頭兒。你不再放手。就要吃苦了。老頭仍是滿不理會。率性大嚷大罵起來。友仁從旁連連勸解。絲毫無效。老頭反說。似乎你這等書獃子廢物。祇會種花抱婆娘。我老人家。還不屑於理你呢。羅驚幾番想要動粗。都勉強忍住。後來友仁見鬧得太不像話。又恐羅驚氣急生事。聽出老頭口氣。是要訛詐。祇得認是見鬼。便笑問老頭道。你要我們賠你酒食。原物實在沒法歸還。折給你錢。行不行呢。那老頭聞言。容色少和。答道。要說賠我錢。我還不願意。不過也可將就。但是須要他親自拿出來。你也沒有錢。就有我也不屑於要。其實友仁因為山中羽流多半熱人。遊山不比出外。用錢不着。身上還是真的分文俱無。羅驚雖帶着一些散碎銀子。少爺皮氣。服軟不服硬。吃老頭訛詐了去。委實不願。無奈老頭太以難惹。沾上便不放手。除了將他打倒。實無解法。自己枉負義俠之名。恃強欺凌老弱。不問理由如何。終非雅道。想了想。對老頭道。錢我便與你。祇是似你這般行爲。下次再向別人如此。犯在我的手內。難討公道。我們遊山。不犯與你嘔氣。也沒帶什零錢。這塊銀子。你拿去好好作

一生理。省得靠賴騙營生。說罷。住囊內掏出一塊二兩多重的銀子。還要往下說時。老頭見了銀子。立刻放手。面帶喜容。一把搶過說道。老人家是警戒你下次。賞你臉呢。一來心裏老想和我動手。你那點兒鬼畫桃符。（川語罵人本領有限）還不曉得行不行呢。說罷。連頭也不回。竟往橋那邊走去。羅鷺聽了。自是生氣。經友仁連勸帶拉。他爲人素來豁達。走沒多遠。便自丟開。一路指點烟嵐。說說笑笑。不覺過了老楠坪。前面再轉過一個高巖。便離天師洞不遠了。那巖壁立路側。面對着一片廣原。原上生着一片茂林。鬱鬱森森。枝柯繁密。雖是九秋天氣。因爲土暖泉甘。樹葉黃落甚少。濃陰美蔭中。不時看見一叢叢的丹楓紅葉。點綴其間。從高處望下去。宛似攤着一付錦茵繡褥。華艷非凡。再加上天風冷冷。泉聲潺潺。崇山峻嶺。凝紫堆青。雲淨天高。碧空無際。越發令人心曠神逸。萬慮皆忘。羅鷺不住口的直贊有趣。友仁道。這裏算得什麼。巖那邊紅葉茂林。一片丹霞。還要美得多呢。羅鷺正要隨了友仁舉步。忽聽來路天空中。有一種奇異微妙之聲。由遠而近。抬頭一看。日光耀眼。看不清是什麼東西。彷彿見有一綫光華。細如遊絲。比箭還疾。直往巖脚那片茂林之中投去。定睛一看。不禁噯呀一聲。捨了友仁。從巖旁慌不迭的。用力將脚一點。一個長龍入海往下穿去。到了下

面連續帶躍。步履如飛。直往林中跑去。友仁不解何意。正在驚疑。隔有好一會。羅鷺才從林裏悶悶不樂的跑了上來。友仁問是何故。羅鷺道。再也休提。我成年到頭。訪求劍仙俠客一類的異人。這兩三年。也不知耗了多少心血精神。雖物色到幾個有名的武師。真正飛行絕跡的異人。却未遇上一個。好容易今天無心遇上。又被我自己糊塗。當面錯過。豈不是生平一件恨事。友仁聽他說得沒頭沒腦。還是不懂。便問我們一路同來。祇見着一個詭錢的老頭兒。那遇見什麼異人。莫非適才你跳到那樹林裏。就是去找異人的麼。羅鷺自怨自艾的答道。你那知道。那位老人家。便是一個飛行絕跡的異人。祇怪我適才瞎了眼。他裝瘋裝騷的試我。我竟會不知道。還當他是個老騙子手。你想。那位老人家看上去。已是年將半百。身子那樣瘦弱。竟敢醉臥在懸崖石闌之上。當然不是平常之人。這一層我看不透。且不說了。單說我自幼酷好練武。雖是不得門徑。也着實有點根底。自從先父一亡故。這幾年得遇明師。練成一身內家功夫。雖不敢說鐵皮銅筋。刀槍不入。尋常兵刃暗器。不打下我的要害。也傷不了我。怎麼會被這位老人家嘔吐出來的幾粒殘飯。打得臉上生疼。竟自鬼蒙了頭。祇顧生些閉氣。却把這曠世難逢的良機。忽略過去。真正可惜該死。直到末後聽見天空響聲。來

得異樣。頗與前些日在成都聽人道那劍仙御氣飛行破空之聲相似。連忙留神追蹤趕去。已不及了。友仁見羅鷺滿臉懊悔。不住垂頭喪氣。便勸慰他道。空中響聲。果是劍仙一流。你又沒有看清。焉知便是那位老人家呢。凡事俱有前定。真是仙緣。遲早終須遇上。何須氣急到這般田地。言還未了。羅鷺答道。你說得真輕巧。有那麼容易的事。起初我見他許多無理取鬧。太已不近人情。心想異人奇士。往往故作瘋狂。遊戲三昧。未始沒有動物色之念。及至留神觀察。竟看不出。一絲過人地方。總算還能忍耐。沒有恃強凌弱。鬧下笑話。同他分手。走出老遠。我不知怎的儘自心動回望。到了這坪上。從高望下。還隱約看見他一些影子。就祇一轉顧問。便聽破空之聲。尋影注視。已在林中現身。不是他是誰。還有一位瘦長的異人。手裏似乎拿着一叢從未見過的花草。正從林中出迎。連忙趕下。祇見一片金霞影子。微微一閃。便不見了。我跪在地下。哀求了一陣。始終沒有看見。知道飛行已遠。才上來的。友仁聞言。也覺可惜。又勸慰道。大弟不須後悔。你想他如不想見你。頭一次你既錯過。要是看不起你。第二次何必再顯形跡。像我才是無緣的人。先前連我的錢。他都不要。後來我不隨你。縱下巖去。固然無此本領胆力。上下相隔太高。爲何祇你一人看見光華。和他本人。我除了微聞聲。

息什麼影子也沒看見。可見這位仙人。事出有心。早晚終還要給你機會。那時再不留心錯過。才算絕望呢。羅鷺仍是悶悶不樂。推說身子不快。連紅葉也懶得看。急於要想回去。青城本是友仁常遊之所。此來專爲陪客。祇得由他。二人仍由原路回轉。羅鷺還存萬一希望。逐處留神。那有老頭影子。直到長生宮坡前。才遇見兩個道士。俱與友仁相熟。互相見禮。知宮中觀主邵凌虛。聞得友仁遊山。已治素齋相陪。友仁連未休歇。也覺力乏。道士感情。不可不擾。堅邀進內。邵凌虛也得信出迎。羅鷺見那邵凌虛。面容清癯。頗有道氣。不是平常羽流。暗想青城爲道書上有名洞天福地。異人儘多方外之交。也許得知一點踪跡。反正回去也沒事。不過因友仁不慣滿山亂跑。又恐友仁在側。異人不肯相見。打算將他送回家去。獨自再來尋訪。就便朝道士打聽。也是辦法。便不堅持。一同隨入長生宮去。那長生宮原是昔日李雄范長生。隱居修道之所。歷代多是有道行的羽流做觀主。傳流的仙跡很多。這邵凌虛。出身世宦。看破世情出家。雖不是什麼高人異士。人極風雅。尤其精於星相六壬之學。友仁堅欲訪他。一則多日不見。歇脚敘闊。二則他精於占卜。年前會託他起了一卦。說是應在至親骨肉身上。就在這三年之內。主有絕大災厄。心想自家本分。不會有事。妹夫羅鷺。好勇鬥狠。喜

管閒事。莫非應在他的身上。難得羅驚到來。成心想請他看看相貌。斷斷休咎。落坐敘完寒暄。略道來意。邵凌虛便笑道。令親身具仙骨。氣宇清奇。若照他人看來。二目淨若澄波。而藏鋒蓄煞。蘭臺紫府。隱現赤紋。天庭高露。三峯聳秀。雖說得天獨厚。祖上根基。非比尋常。然而過清無濁。威稜內蓄。有正煞而無正權。彷彿羣林蔽野。一木獨秀。危峯砥柱。獨峙中流。世上千年華蓋。能有幾株。龍門奇石。能有幾個。早晚還不是被大風狂瀾。摧殘淨盡。可惜一副大貴的骨架。反被一身至清至奇之氣。掩蓋成了貧薄。主於幼遭孤露。弱冠以後。不但富貴難期。更無順心適意之時。縱不致流轉溝壑。也必蹭蹬終身。貧道却不贊同這般說法。自以爲造物生人。必有所爲。英靈毓秀之氣所鍾。決非偶然。若不任他發洩。何必給他這種秉賦。以令親之相。置之富貴中人。誠非所宜。恕我言直。似這等清奇孤高骨相。如能拋棄外物。投身方外。雖然英煞暗藏。不能成佛成仙。也必可以成爲空空精。精一流的劍仙俠客。機緣遇合。據我看來。目前已在發動。恐不會遠了。友仁聽了。知他素來相得靈準。暗暗吃驚。羅驚聞言。却正合心意。剛想發問。邵凌虛又對友仁道。若照目前來說。施主是至福人。三十年後。你二位比較。却難說了。實對二位說。貧道數十年來。閱人何止千百。似這位這種至清至奇相貌。

祇在去年冬天大雪黃昏時節。見到過一個。那人是個老者。形相極爲瘦小。比時山頂雪封。漫說是人。連野獸也難飛度。我却見他從桶坪懸崖上。緩步下來。匆匆一面。無緣攀談。儘自在後呼喚。道路又滑。身腿不健。未會追上。我見他至少已有半仙之分。比這位又強得多了。羅鷺聞言。連忙細問形貌。果與適才所見老頭。衣着面容。俱都一樣。祇是邵凌虛未會見過第二面。問不出所以來。心中悶悶的。猜定異人住在山裏。越發動了嚮往之心。這時一意訪仙。幾乎連心上愛妻。也置諸九霄雲外。山中飯早。吃完齋。天還未黑。友仁見羅鷺滿臉愁思。恐入魔道。便和邵凌虛告辭回家。臨行悄悄問親人有災。是否羅鷺。邵凌虛道。照前卦象看。彷彿應兆的人。於至憂絕危險之中。還有曠世奇逢。出死入生。先危後樂。好似屬於陰人。羅施主終難免遁跡方外。却是無大凶險。這一番話。把友仁鬧了個心神不定。便疑心甄氏有了兩月天癸不至。莫非產期中。有什亂子。萬也沒想到未出閣的妹子身上。回家以後。兩郎舅各有各的心事。候到吃完消夜。略談了談。便卽就臥。第二日一早。友仁醒來。不見羅鷺。忙喚長年來問。說天還未亮。表少爺就叫門出去。說上青城山尋邵道士。以卦中飯後準回來。不要派人去找。友仁連忙着人到長生宮去問。說是昨日走後。并未去過。知是昨天的道兒。怕他

遇見異人。真個出家。好不焦急。飯後正要着人遍山尋找。羅鷺已自回來。問出并未遇見老頭。略爲放心。由此羅鷺住在友仁家中。也不言去。也不提起親事。沒早沒晚。往山裏跑。有時友仁勸得急了。有一次逕藉故回轉成都。說去三五天。辦完事就回來。誰知他却裹糧入山。連去數日。直到回來。才得知道。轉眼殘年快到。大雪封山。羅鷺雖有本領。也無法攀登。才行暫時中止。打算告別回去。以前的事。友仁始終未向甄氏提起。反是甄氏聽下人傳說。又見親事越等越沒信。問起友仁。好生埋怨。說早知你這般駭法。還不如我來呢。祇爲你想等妹夫自家開口求說。差點沒弄出事來。當下也不等羅鷺說出告辭的話。先備下一桌豐盛酒席。席間仗着生花妙舌。把羅鷺父母的遺命。和成家立業的做人。大義。隱隱約約。點了個透。却沒表示有催娶之意。羅鷺一連遊山數日。并無佳遇。已漸有些灰心。經這一席話。猛想起青梅竹馬情愛。和來時初意。大丈夫焉能負一孤女子。何況多年愛侶。豈忍令其了角終老。不禁重起定室之想。聰明人一點便透。飯後老着臉。和友仁一說心事。仍用來時打的主意。回成都去。使姑母開口主婚。連日期都商量好。趁着正月裏。友仁夫婦帶了芷仙。給他姑母拜六十整壽。就便在成都辦理。喜事此時便算定局。羅鷺因還要回家準備。第二日告辭動身。

友仁夫妻也不再留。總算少了一場心事。嫁粧早已安排妥當。因爲當兄嫂的友愛。又是便家。刻意求工。連年也未安逸過。添了這樣。又是那樣。芷仙雖惱着嫂子。老拿自己取笑。芳心中也自感激歡喜。直忙過了正月十五。廿七是長親六十整壽。二月初二是吉期。須要期前趕去。才來得及。兄嫂妹子。帶了幾名長年了環。一行十餘人。徑往成都進發。嫁粧有的在成都。早已備就寄存。有的也早都送去。大家歡天喜地。坐船動身。沿江東去。到達離成都還有三十多里路的周板場。上岸換轎。抄田岸中小路捷徑。往西門城內走去。這時上元才過。孟春時節。雖沒什麼花草。偏巧前一天。下了一場大雪。成都氣候溫和。雪存不住。道路非常泥濘難走。可是樹枝枒上的殘雪。猶未消融淨盡。到處都是一樹樹的銀花。瓊枝堆艷。分外顯得華美。有時轎子走過矮樹底下。轎頂絆着樹枝。便灑了人一臉的雪水。陡的一涼。兀自覺得添了幾絲寒意。友仁心裏埋怨轎夫。不該捨了石板大路不走。祇顧貪走一些近路。却去抄行這種野外田隴。路上這麼滑。要跌了芷仙怎好。正在尋思之際。忽見迎面田岸上。走來一個道人。穿着打扮。好似那裏見過。及至道人挨肩過去。才想起清晨在河壩上岸時節。曾見那道人向着自己坐船。探頭探腦。撓夫子說他已跟下十多里地。鬼頭鬼腦。不是好人。罵了

他幾句。他也沒理。祇冷笑了兩聲走開。此時因見那道人。生相古怪凶惡。多看了他兩眼。隨後忙着招呼家人們上轎。不多一會。便動了身。這條路自己昔日走過。并沒岔道。怎會從對面走來。不禁心中一動。友仁坐的轎子。原是頭一乘。芷仙第二。甄氏第三。第四乘是兩個陪嫁的丫環合坐。餘下便是些長年。挑着行李。跟在後面。川浴淳厚。除友仁要看沿路風景。挑起轎簾外。所有婦女。照例是轎簾低垂。外人再也看不見轎中人的面目。那道人剛從友仁轎前過去。忽聽後面長年。吆喝起來。同時又聽空中。噙的響了一下。友仁連忙探頭轎外。喊過長年一問。那長年道。適才一陣風刮過。不知怎的。上轎的時節。抬轎的搭扣沒扣好。大娘大小姐。和春蘭他們的轎簾。都被風刮了起來。偏巧那鬼道士走來。竟往大娘小姐的轎子裏面。探頭去看。我們見他不老成。罵着要打他。才嚇得他往田裏踩着稀泥跑了。我們怪抬轎的不小心。他們還死不認帳呢。友仁聞言。忙攀扶手。探出頭去。往回路上四下裏一看。祇有遠處場壩上。有兩三匹黃牛。在那裏晒太陽。正是鄉下吃早飯的時候。雖然到處都有茅舍炊煙。并無人影。那裏還有道人踪跡。問道。人逃走的方向。更是一望無際的水田。縱有秧針。才出水面一兩寸。有人也無處藏躲。若在平時。友仁一腦子都是孔孟之書。那信什麼邪魔。

外道自從在青城山。遇見那個怪老頭兒。又聽羅鷺平日說起劍仙異人。那般活靈活現。祇數月光景。已然改了觀念。因知風塵中。儘多異人。自己雖無目的。不由也要隨處留心。暗想這兩次又遇那個道人。尚可說他是土著。另有捷徑。或者腿快。又從前面趕回。惟獨這陣風。來得奇怪。自己在前面。漫說不會覺風。連轎門幾串穗子。都是迎面飄拂。不會胡亂擺動。簾勾縱不牢固。也不能後面三乘轎子的簾兒。同時被風刮起。那道人又有那種可疑行徑。不禁駭怪起來。仗着一行人多。雖不害怕。總覺心神不安。如有大禍將至。當時恐啓家人驚疑。也未深說。祇命長年。招呼將甄氏轎子。移作第一乘。芷仙第二。自己改在第三。吩咐到了加多酒錢。快走。成都轎夫。本來出名的又穩又快。一聽客人加了酒錢。自是賣力。一個個格外打起精神。往前飛走。雖然道路泥濘。禁不住熟能生巧。友仁在轎中。望見前面兩乘轎子。平如順水輕舟。貼在轎夫肩膀上。紋絲也不動的。直向兩旁雪枝底下。穿行過去。祇聽泥腳板。踏在泥水上。吧吧響成一片。與轎夫喝喝之聲相應。兩旁尺許來長轎圍上的紅綠穗子。迎着微風。一展齊的。向後飄拂。身子穩得和騰雲一般。沒有半盞茶時。已跑出了好幾里地。眼看再轉過一兩個田岸。便是進城大路。雖喜快到地頭。不知怎的。還是覺得心神不寧。正不解

今日是何緣故。無事發煩。忽聽後面鑾鈴響動。蹄聲得得。耳旁又聽喊聲大起。不由大吃一驚。還未及將頭伸出轎門去看。一騎快馬。已從斜刺裏飛一般往轎前撞來。定睛一看。不禁高興起來。同時來人已先時出聲招呼。原來馬上坐着一個英俊少年。正是友仁好友。而兼至親的。小孟嘗羅鷺。因為算計姑母壽期將近。友仁全家快來。按照習俗。妻子尚未過門。本不應親身前去迎接。一則男家并無多人主持。自己和友仁。又是總角莫逆之交。素來天性豁達。連友仁家中都是一住幾月。那還在乎這個。更加平日一般好友。因他婚禮在即。老拿前言嘲笑。率性老了臉皮。親來迎接。以免友仁不常大舉出門的累贅。好幫着下船時照料。這兩日都約了那兩個教他武藝的名武師。申純。任中虎。和一些下人。算計船到時刻。往河干迎候。他却沒料到。友仁因成都親友太多。羅鷺平素又不拘小節。不比在青城。是個山居。自己素來恬淡。除年節外。不與外人往來。凡事還是本着俗禮。省人背後議論。知他必在當午船到時候來接。特地多給撓夫子酒錢。頭天多趕了一站多路。次日未明開船。天亮就到。打算將妻妹送到秦家之後。再去拜望羅鷺。羅鷺午前到了河干。聞得清早到得有船。行李甚多。一打聽正是友仁全家。仗着馬快。沿路趕了下來。申任二人在前。羅鷺在後。剛剛放完一

轡頭。按馬緩行。耳旁猛聽路側叢樹林裏有人說道。我出現得快了一步。那女孩同那一夥人。雖然免難。畢竟還是被牛鼻子跑了。又聽一人道。那廝惡貫滿盈。不久終伏天誅。我們還是找白矮子去罷。羅鷺剛覺那頭一個說話聲音。非常耳熟。要想回馬去看。前面申任二武師。已將繯繩一提。放開轡頭。跑了下去。羅鷺的馬戀羣。不等羅鷺抖繯。一聲長嘶。也自跟縱往前飛跑。畢竟心中惦記。接人被馬一跑。未暇深思。彷彿耳際。還聽得天空似放風箏般。很細微的嗡嗡響了兩聲。當時祇顧放馬揚鞭。追趕前騎。均未在意。直到會見友仁。一心叙濶。隨即丟。將申任二人招呼上前。分別引見之後。挨着友仁轎子。且談且走。不覺過完田岸。前面便入土路。友仁忽然驚呼道。大弟你看。天上是個什麼。羅鷺抬頭往上一看。一片灰雲。宛如一座百十丈的高峯。撲面飛來。彷彿很快。正在相顧驚異。耳旁猛聽申純驚叫道。禍事到了。前面的人。還不停轎。下來逃命。言還未了。那座奇怪的雲峯。已疾如奔馬一般捲到。忽然飛砂走石。狂風大作。天日無光。昏暗伸手不辨五指。祇嚇得人喊馬嘶。亂做一片。羅鷺和兩個武師。那般本領。竟會搶不上前頭去。祇勉強翻身下馬。伏在地上。彼此不能相顧。還算好。那風雲來得也快。去得也急。沒有半盞茶時。便即過去。依舊日暖風清。晴天一碧。眼看那

座怪雲峯。在日光下。滾滾飛馳。轉眼往天邊飛去。這時幾乘轎子。大多連人跌翻。轎頂也被怪風揭去。行李也吹得四散零亂。風勢略定。羅鷺見第二乘轎子。亂倒路旁。兩名轎夫。一個還在抱着轎桿。掙扎一個伏在地上。連動也不動。心中惦記着芷仙。不知可會受傷。首先一個箭步。縱上前去。定睛一看。不由噯呀一聲。原來轎中芷仙。竟自被風刮得不知去向。這一驚非同小可。友仁先也從轎中跌出。總算還不會受傷。因為變起非常。本已嚇得面無人色。再聽羅鷺在芷仙轎前。失聲驚叫。料知出了事故。懸着心。跑將過來一看。越發嚇得體似篩糠。又驚又痛。還算羅鷺稍爲鎮靜。連合兩武師。遍處尋找。除甄氏那乘轎子的轎夫。有些經驗。因見風大難支。不等招呼。便即停轎。與友仁兩個人。徼倖沒有受傷外。餘人雖然大半跌得皮青臉腫。肉破血流。俱還在場。祇不見了芷仙一人。友仁夫婦。與羅鷺。一個是骨肉義重。一個是比翼情深。又是傷心。又是着急。先疑芷仙。是被怪風刮出轎去。不知吹向何方。即率同了兩武師。與手下健僕。乘着快馬。往四下裏搜尋。差不多把附近一二十里地面。全都踏遍。全無踪影。枉自憂傷腸斷。一籌莫展。那姓申的武師。當年原是綠林俠盜。外號人稱無翼神燕。生平見多識廣。見友仁兩郎舅焦急。便勸慰道。我看那旋風來得太奇。袁小姐如被風刮

去。決非二三十里以內。所能尋到下落。現在轎中人翻。還有好些受傷的人。和女眷們。裘兄文弱。無濟於事。莫如命轎夫將轎子收拾收拾。派兩名家人。護送裘兄夫婦行李。尋了住處。一面命家人在附近查看。我二人和羅賢弟。騎着快馬。順着風行之路。往前搜尋打探。或者還有萬一之想。否則裘小姐一個文弱女子。即使不會受傷。孤身在遠處墜落。也有不便。友仁一聽。事已至此。雖然傷心。也是無法。祇率盡人力。以聽天命罷了。夫妻二人。向着羅鷺三人。忍淚含悲。道了重託。告別往城中走去。好在轎夫雖有兩個受重傷的。還空着一乘轎子。這時業已喘息過來。早將殘毀之處。紮好。羅鷺吩咐。先抬到自己家中。又命兩下人。跟去。開發轎錢醫傷等費。送走友仁夫婦。同了兩個武師。略商前途會合地點。快馬加鞭。分頭跑了下去。可憐羅鷺。既是傷心。又覺對不起友仁夫婦。如在服滿以前。定好吉期。去年迎娶。恩愛夫妻。早成連理。那會遇下這樣天外飛來的橫禍。一路上心似油煎。用盡目力。一邊向人打聽。又加重託。如有人能尋見這樣打扮身量容貌的女子。不問人是死活。不惜萬金重謝。連看帶跑。逢人遍告。直尋到黃昏時分。同兩武師分而復合者幾次。直跑了有一二百里路程。雖不人困。却已馬乏難行。羅鷺更是從早到晚。祇在路上討了一些水喝。始終那有分毫朕光。

前一段路上所問的人。還說也會見有那座雲峯。從天空飛過。祇是越飛越高。轉眼不見。風也并不甚大。十里以外。問人簡直連那怪雲都無人看見。天已昏黑。無可如何。兩武師再三勸慰。才垂頭喪氣。騎馬趕回。叫開城門到家。業已三更。向盡。友仁夫妻也是粒米未沾。哭得兩淚皆腫。一見友仁等空身回來。知是絕望。越發大放悲聲。羅鷺對景傷情。又是一番傷心腸斷。彼此互相勸勉了好一陣。才行止淚。重又將二武師和許多門客。請至後面商議。俱都無什善策。就中祇有一個新來的食客。名叫尤瑣。年紀最輕。到才不過兩月。見家人紛紛議論。先是他沉吟不語。忽然起立說道。裘兄來時。路上可會見什麼異兆麼。友仁道。一路之上。到也平安。起岸以後。不知如何。總覺心神不甚寧靜。不久便遇這場大禍了。說着說着。猛又想起那古怪道人。便將前事說了。尤瑣聞言。吃驚道。照此說來。恐怕令妹難得生還了。衆人正要根問何故。那申武師忽然搶着說道。尤兄言之有理。裘兄令妹。必爲妖人攝去無疑。起初我見那雲峯來得古怪。因爲昔年曾在邊荒之區。遇見好幾次大旋風。將山中沙石。都捲成了一根風柱。拔木揚塵。人畜遇上。皆無生理。先也疑是什麼颶風之類。後見那風來快去速。那大風力。并無砂石擊人。正疑不類。因爲急於找人。未及向裘兄細問。如今一聽這道人行。

逕。猛想起舍妹那年。才祇五歲。同了小弟。還有保姆出遊。先也是遇見一個怪老婆子。對保姆說。要將舍妹度上山去。被保姆和小弟。將他罵走。第二日先父帶了舍妹。在門前閒立。又遇那怪老婆子。舍妹方和先父指說昨日之事。忽然一陣旋風。將舍妹刮去。日光底下。也見那風頭。像一座小山。疾如奔馬飛走。先父連用家傳連珠弩去射。均無效果。自今不知舍妹死活存亡。與裘兄令妹情形。正是大同小異。恐怕暫不能尋回呢。尤璜冷笑一聲道。如此說來。妖人猖獗。我們祇能束手任其宰割了。申武師道。若論真實武功。我等縱然不行。尚可代約能人相助。這種飛行絕迹的妖人。除了劍俠飛仙。誰還是他敵手。不過裘兄與羅賢弟。也無須悲傷。凡事皆有命定。人力也不可以不盡。吉凶禍福。正難逆料。依弟之見。明日一早。又着十來個幹練家人。攜了盤川。分頭由附近各縣村鎮往前尋找。多出酬賞。尋找裘小姐的下落。如真不見。便是被妖人攝去。祇好認命的了。友仁夫婦。與羅鷺。想了想。祇此一法。明知報官無用。也不報官。互相又勸慰了一陣。略進了一絲飲食。便即散了家人。挑了十多名幹僕。吩咐妥當。分別就臥。有事在心。那能睡着。天還未大明。便即起身。羅鷺不必說。連友仁也帶了兩名同來長年。跟着出城找尋。這時羅鷺的姑母秦家。同許多親友。俱都得了凶信。趕來

問訊羅鷺友仁已走。由甄氏出見。說了經過。恐駭人耳目。祇隱起道人一節不提。衆人已經駭怪萬分。親屬戚友。俱在盛時。自然不能坐視。派人的派人。親往的親往。也紛紛幫着尋找不迭。似這樣接連亂了有一個多月。休說芷仙下落。連絲毫影子俱無。吉期自是耽誤。連秦家辦壽。一半爲了想藉這個。催娶姪媳。因爲出了這場禍事。也都冷淡下來。兩月之後。友仁羅鷺。雖然一面還在尋訪。已知凶多吉少。枉自痛哭悲悼。也無濟於事。尤其羅鷺。自發生事變那天起。好似變了個人一般。日常總是神昏顛倒。若有絕大的心事。素來那般好客的行徑。一概收拾乾淨。除了友仁夫婦。和兩位武師。還略爲周旋外。對誰都冷淡起來。每日祇和那尤瓊。形影不離。同出同進。有時竟兩人關起門來談天。一談便是一夜。次日天還沒亮。又一同出去。一來就是好幾天不回家。友仁夫婦。祇道他爲了尋找芷仙。憂傷太過。也會勸解過幾次。羅鷺祇微笑不答。看看春去夏來。不覺四月初邊。芷仙固是鴻飛冥冥。無處踪跡。羅鷺的性情舉止。越來越覺乖僻古怪。他雖是生長在富貴膏粱之家。却是秉賦聰明。長於知人。善別賢愚美惡。并非一味濫交。凡是投奔他的。交情不論新舊。祇要有一技之長。無不盡情延納。慕名延聘的。更不必說。若來人是拿他當秧子的。他使用善言打發。酌贈金錢。使其知

難而退。決不容留。所以門客衆多。并無奸人混跡。聲勢浩大。從未惹出事端。不過來人既是些有名武師。江湖豪俠。自視多半甚高。起初主人禮貌殷勤。自然有如歸之樂。及見出了事變。主人忽然對大家落寞起來。先還原諒他心神受了刺激。不去見怪。後日子一多。便以爲他是重色輕友。一向好友。純是以金錢來盜買虛聲。漸漸就看他不起。持重一點的。念在素常解推延攬之情。還想再住些時。伺便勸勉。那性情較爲粗豪的。早已相繼走去。有的竟連川資也不屑於要。來了個不辭而別。羅鷺見門客紛紛辭去。凡當面告別的。雖不挽留。總還送了極豐厚的錢儀。對那不辭而別的人。祇微笑了笑。毫無惜別之容。鬧得未走的人。個個短氣灰心。不久也都相率告辭。羅鷺仍照例送了川資。打發上路。走到後來。僅剩那兩位武師。因與羅鷺情兼師友。不忍就此一走。也不知勸勉了好多次。羅鷺總是唯唯否否。每日仍和尤璜在一起。悲喜無常。和瘋人一般。那申武師看出是尤璜作祟。越看越不服氣。這日竟當着羅鷺。要和尤璜較量。尤璜答應晚上三更後。在後面竹園裏奉陪。申武師見羅鷺并不攔勸。好生不快。準備晚上將尤璜痛打一頓。也來個不辭而別。訂好了約。拂袖而出。羅鷺同尤璜。在書房內。又蜜談了一陣。晚飯前走到後面。看了友仁夫婦。忽然撲地下拜。友仁夫婦

大驚。問他何故如此。羅鷺祇用言語支吾。并未說出所以然來。接着又傳見老管家鄭誠。略問了問家事。與友仁夫婦同吃完了晚飯。直談到三更將盡。才行道了安置走去。這時已是四月初旬天氣。甄氏來時。身懷有孕。肚子一天大似一天。芷仙既然還無望。那能將小孩養在親戚家裏。恐再住下去不便。回家路上。動了胎氣。又加出門數月。家中無人照管。因當晚羅鷺面有喜色。有說有笑。不似平時愁眉不展。夫妻同聲微露告辭之意。羅鷺聽說。連道好好。祇勸友仁夫婦再住兩日。當時并未在意。次早起來。忽見老管家鄭誠。氣急敗壞的。跑了進來。口裏直喊。這怎麼辦。說着。手中遞過一封書信。友仁認出是羅鷺親筆。寫給自己的信。心中已是一跳。看完之後。不禁大吃一驚。便問事由何起。鄭誠喘息略定說道。昨日申任兩位武師。會約那姓尤的比武。少老爺當時并未攔阻。同姓尤的談了一會。便關起門來寫信。我等因少老爺和衆武師。常時論刀動槍慣了的。反正是比着玩。又沒出過亂子。統沒在意。要是大白日裏。還想看個熱鬧。半夜三更。大家都累乏了。少老爺又在事前。招呼不要人去。也就樂得早些去睡了。今早起來。我姪兒么毛。來和我說。他昨晚會去後園偷看着。見少老爺同那姓尤的。先在亭子裏。點了兩支燭在等候。三更過去。兩位武師。二人各拿一個包袱。

和兵器氣沖沖走來。見面便要 and 那姓尤的動手。是少老爺攔住。請到亭裏。朝着兩位武師。便跪了下去。磕了好幾個頭。也不知說了些什麼。又從亭桌底下。取出兩包。日前和我要去的金條。親手送給兩位武師。談談說說。武也不比了。反都和姓尤的親熱起來。一到四更。少老爺便說。聲我一切都安排好。是時候了。我二人先送一程吧。兩位武師。略讓了讓。便一同跳出墻去。他等了一會。便回來睡了。少老爺常吩咐下人。不等呼喚。不要到書房去伺候。起身又沒定時。我姪子睡了晚覺。起來已是不早。還沒有說。少老爺起身。想起申任兩位武師。是少老爺用重禮託人聘來。學習武藝。平時待他二位。甚是恭敬。為何人家要走。却不開門送出。逕去跳墻。少老爺除了用錢。從不問我家務。昨日又問得那般仔細。心中奇怪。拚着耽些不是。打算問個明白。見少老爺房門緊閉。房門倒插。門內無人。桌上擺着兩封信。撥開門進去一看。一封是給裘老爺的。一封是給我的。上面寫着少老爺業已看破世情。決意棄家。尋訪異人。修道報仇。將家業交裘老爺與我分別照管。歲時修理墳塋。多做功德。一二十年之內。如其在外不死。必定還要回家一次。那時再定立嗣之事。有人問起。祇說今日一早同友出遊。去尋裘姑小姐生死下落等語。現在打算命人出去尋找。自己不敢作主。來聽裘老爺

吩咐。友仁的信。與鄭誠的信。大同小異。不過除託友仁。率鄭誠。料理家業。歲時修墓祭掃外。還再三說此行不遇異人不歸。芷仙失蹤。乃是妖人所害。追本窮源。還是自己所誤。既無以對芷仙。又無以對友仁。縱不能身入仙門。死活也要尋着劍俠一類的異人。去找妖人報仇。自己和同去之人。俱是日行數百里的脚程。萬不可命人追趕。自己暫時不歸。如一聲張。反啓外人驚疑等語。友仁和甄氏一商量。知道羅鷺之志已決。無可挽回。祇好依他爲是。眼看鄭誠含淚出去。想起芷仙。又是一場悲痛。便照羅鷺信中之言。和鄭誠商量佈置了一番。吩咐如有糾葛。或者羅鷺回來。急速往青城送信。又住了幾日。看無什事。才與鄭誠作別。夫妻回轉青城山麓。甄氏足月不產。友仁十分着急。幾次求神問卦。都是吉兆。長生宮道士邵凌虛。也說決無妨事。友仁因芷仙失蹤。羅鷺棄家修道。前言一應驗。才略放一些寬心。直到當年除夕。甄氏日裏料理年事。未免稍勞。友仁勸他不聽。說這十幾個月。都不生養。看他今天偏生下來。夫妻正在說笑。誰知到了夜間。果然發動。好在自足月起。穩婆和戚族中有經驗的老人。早請好在家裏。連過年也未放走。一切俱都順手。當晚子正。竟生下一個男孩。甄氏生時也未多受痛苦。那男孩雖懷有十幾個月。體子并不顯長大。却生得像個小瘦猴。一

般。祇是啼聲洪亮。一雙眼睛。尤其黑大圓光。灼灼流轉。看人絲毫不畏懼。因是頭生。夫妻二人。自然十分喜愛。三朝滿月。照例熱鬧過去。大年三十晚上子時。已交正月初一。便取了個乳名。叫做元兒。光陰迅速。轉眼不覺過了五年。那元兒雖是身軀瘦小。却是異常結實。永沒生過什麼病痛。又加上天生就絕頂聰明。無論什麼。大人一教就會。小小年紀。應對賓客。居然中節。宛若成人。友仁夫妻。自是鍾愛已極。這時長生宮觀主邵凌虛。雲遊在外。已是數年未歸。友仁見兒子聰明。漸漸教他認字讀書。課子調妻。倒也享受一些天倫之樂。當元兒剛生下時。依了友仁。因為邵凌虛命相驚人。原想請他算算元兒終身休咎。甄氏却說。邵凌虛是張破嘴。說禍不說福。他說妹夫妹子有災。俱都應驗。我們雖然年輕。剛生頭一個兒子。既不想做異族的官。祇把書理讀通。守着這份田產。保着耕讀世業。也就罷了。難道安分克己。還有什麼風波不成。你找他算。算好便好。算不好。心裏頭無端多一個疙疸。俗語說。怕鬼有鬼。那才糟呢。你們讀書人。偏愛這些婆婆媽媽的。友仁聞言。雖然不便違忤愛妻意旨。不知怎的。總覺這孩子。有些與別人異樣。第一從不愛吃葷。第二是剛學會走路。便喜歡強着家中長年。帶了他往山裏跑。尤其是喜靜怕熱鬧。左近親鄰家的小孩。見面休說做一齊玩耍。連

理都不愛理。常時同了大人。走到山麓幽僻之處。獨個兒坐在山石上面。仰天望雲。常帶着沉思神氣。動不動就坐到夕陽啣山。大人幾番催迫。才戀戀不捨的回家。友仁因當初羅鷺。就是幼時愛武好道。才有後來棄家學道之事。這孩子竟比他還要變本加厲。如何不起疑慮。先想求教邵凌虛。被甄氏一攔。後來邵凌虛一走。便成了心事。橫亘胸中。也未對甄氏說起。這年又是八月天氣。頭一天中秋佳節。夫妻兒子三人。照例歡歡喜喜。過完了節。第二日覺着餘興未盡。又命伙房。備了幾樣可口酒菜。準備晚間對月痛飲。到了黃昏月上。友仁夫妻。攜了元兒。同到後園。長年早在土坡涼亭外面石桌上。擺好杯箸酒肴。夫妻兒子三人。一同落座。甄氏一面給友仁斟酒挾菜。左手却拉着元兒小手。問他前兩日所讀的書。友仁見坡下菊畦中。黃萸初孕。綠葉紛披。在月光下隨風招展起伏。宛如一片綠波中。隱現着幾十點金星。仰頭往上一看。明月當空。冰輪如鏡。碧空萬里。淨無纖塵。遙望青城山色。一例青碧。宛若翠屏。有時岩腰山半。忽然湧起一團團的青雲。又將山容映變成了深紫。凝輝幻彩。閃爍有光。移時輕雲離山升起。先還成團成絮。及至被山風一吹。又變作一條一縷的輕絹素紈。緩緩飄颺。山容也跟着雲兒的升沉。改換他的裝扮。再加上秋風不寒。祇有涼意。襲人襟袂。

心胸曠爽。越顯佳景難逢。月明似水。風物幽麗。清絕人間。友仁夫妻。酒量本好。元兒年幼。雖不許他多飲。却偏要陪着父母夜酌。幾番催促。都不肯睡。直到魚更三躍。友仁酒在心頭。又想起芷仙爲妖風刮走。多半化爲異物。骨肉情懷。不由凄然淚下。甄氏不住含淚相勸才罷。元兒見父母傷感。倚在甄氏懷中。不住追問當時細情。同芷仙刮走的方向。甄氏道。你孃孃（川語稱姑母爲孃孃）失蹤的事。與你不是說一回。祇管追問則甚。好容易才將你爹勸住。莫不成又招惹他的傷心。元兒道。媽你不知道。自從孃孃被風刮走。這多年來。從沒斷過打聽尋訪。活着有人。死了有尸。那有幾年功夫。都沒個影的。姑爹也沒個音信。長年他們。都說是被妖怪害了。一定不差。我祇盼望長大。想個法兒。殺了那妖怪。才稱我心呢。甄氏道。駭孩子。青天白日。那裏來的鬼怪。出事那天。差點沒把我嚇死。你姑爹一身武藝。還有那些好武師幫忙。都沒有辦法。要真是妖怪。怎麼打得過。還不被他吃了。少說瘋話。你再不睡。我同你爹要去睡了。看你一個人。還頑不頑。元兒遲疑了一會。答道。我還小呢。說完這句。率性又一頭扎到友仁懷裏。涎着臉仰面說道。爹媽又催我去睡呢。你看這月兒多麼乖。山兒雲兒多麼好。反正過年就要給我請老師讀書了。讓我們多頑一會吧。友仁見元兒倚在他懷中。

仰着臉。睜着一雙又黑又亮的眸子。撒着嬌兒。盼望自己回答。不由又愛又憐。那還忍拂他的意思。便拂弄着他頭上的柔髮說道。你這倒好。我教你睡。你便去磨你媽。媽媽催你睡。你又來磨我。你看天都多晚了。這不能比六七月裏。由你性兒。看招了夜涼。豈不教你媽耽心。好乖乖孝順兒子。還是叫蘭香領你先睡去吧。元兒原已磨了好幾回。一見這次無效。不由掃了興兒。鼓着一張小嘴。站起身來。要走走不走的。又拿眼望着甄氏。似思乞憐。許他再頑一會。甄氏更是心軟。早一把將元兒拉到懷裏說道。乖兒子。莫氣。媽媽再許你頑一會。還是媽好說話。不是偏去求爹。也沒見你兩父子。夏天乘涼不說。這都過中秋了。還愛跟月亮打親家。賭你們到冬天。也這樣。才算能幹。元兒聞言。便喜得笑了。友仁也笑道。看你媽這樣。慣得沒樣子。明年請了老師。叫你難受呢。甄氏道。到你慣。是我慣。上樑不正下樑歪。你要早去睡。他不也早睡了麼。自己不睡。拖着陪你。兒子自然跟着學樣。還怪人呢。友仁未及答話。元兒搶道。媽。這月亮比昨晚還圓得好。又沒多雲彩。天是青的。月是白的。又大又圓。又亮。多好看。就是爹早睡。我也要叫蘭香陪我玩的。友仁拍手笑道。如何。他定要鼓住（川語挾持之意）你。這該不怪我罷。甄氏未及反唇相稽。忽然一陣涼風吹過。微覺身上。平添了一些寒。

意見了頭蘭香。在亭中酒爐旁假寐正酣。喊了兩聲沒喊應。便起身對元兒略正面容說道。天真不早了。既答應你玩一會。待我給你父子再去取一件衣添上。略坐片刻。連你爹也該去睡了。說罷。往前走。還沒有兩步。元兒忽然高叫道。媽。快看那大流星。同時友仁夫妻也聽得天空中似有一種極細微清脆的異聲。順着元兒手指處。往空中一望。祇見一溜青光。在碧天明月之下。直往地面瀉落。初發現時。已比尋常流星大有十倍。後來越往下落。越覺長大。疾如電閃星馳。夾着一陣破空之聲。似往三人立身所在墜落。方在驚疑。還未及退身走避。一轉眼間。那道青光。竟如長虹雷射。直往三人面前飛到。立時覺得冷氣森森。毛髮皆豎。寒光照處。鬚眉皆碧。友仁夫妻。自經大變。已成驚弓之鳥。祇嚇得魂悸心驚。雙雙不顧別的。欲待伸手拉了元兒逃跑時。驚慌駭亂中。竟你拉着我。我拉着你。往後一退。又忘了背後石欄。叭的一聲。夫妻雙雙同時跌進亭去。耳旁猛聽一聲斷喝道。大胆妖怪。看我打你。昏瞽中。彷彿聽出是元兒的聲音。雙雙睜眼一看。才知手中拉的不是元兒。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。雙雙戰戰兢兢強掙起來。便往亭外跑去。一眼看到元兒。已被那妖怪抱在懷裏。兩隻小手。不住在妖怪頭上亂打。口裏喊得一聲兒呀。便不顧命的撲上前去。還未近前。友仁首先噯呀。

一聲重又翻身栽倒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三千里俠客走風塵

百丈坪神童殲異獸

話說友仁夫婦。看見月光之下。飛來一個妖怪。嚇得連跌帶滾。逃進亭去。猛覺得愛子元兒。還在外面。急得連命也不要。雙雙強掙着扒起。重又跑出亭外。去救元兒。友仁在前。一眼看出那妖怪。有些面熟。定睛一看。不由又驚又喜。大叫一聲。跑上前去。慌亂中。顧了上面。沒顧下面。被路側樹根一絆。重又翻身栽倒。甄氏一見丈夫跌倒。越發嚇得心胆皆裂。正要併命搶上前去。妖怪竟已抱着元兒。一轉步便到了友仁面前。將友仁扶起。口裏直喊。大哥莫怪。是我。友仁聽妖怪口音。越知沒有認錯。驚魂乍定。才要開口。甄氏已張抖着雙手。口裏亂喊着救命。撲上前來。將友仁抱住。猛一眼又看到元兒。還在妖怪懷裏。兩隻小手。祇在妖怪頭上亂打亂抓。甄氏又捨了友仁。往妖怪撲去。友仁此時心裏已然明白大半。祇苦於事出意外。驚慌駭顧之餘。累得氣喘吁吁。一手拉着甄氏。直喊你。兀自說不出話來。還算那妖怪比較聰明。見甄氏上前。口裏道得大嫂莫怕。是我。便先將手一放。

鬆了元兒。甄氏連忙搶着抱起。回身就跑。甄氏的脚。本極纖小。懷中又拖着一個五六歲的小孩。驚忙中那裏行走得動。再被友仁一拉。幾乎栽倒。夫妻二人。正亂着一堆。好容易友仁才結結巴巴的說道。你你不要怕。那是羅妹夫大弟回來了。甄氏已是急得哭着直喊菩薩救命。友仁連說幾句。才得聽清。乍着胆子。回頭一看。果然容貌相似。再回過身去。定睛一看。不是羅鷺是誰。驚喜交集。兩腿一軟。一個支持不住。便跌坐下去。友仁連忙上前將甄氏扶起。坐在石欄上面。又上前拉着羅鷺兩手。一再細認了認。不由喜出望外。立刻覺有千言萬語。齊上心頭。也不知從何說起。祇說得一聲。你是幾時來的。便即呆住。還是羅鷺先開口道。大哥大嫂休要驚疑。小弟從師學道。傲倖有些進境。因奉師命。來此辦一件事兒。祇因劍術尚未煉到爐火純青。空中飛行。不能隱秘形跡。日裏防人耳目。恐於大哥有礙。爲期又促。特於深夜前來。祇留一日。明晚便須回山覆命。以爲此時大哥必然就臥。原想從後園落下。再往臥房叩門相見。不想大哥大嫂清興。在此賞月。久別從逢。一時高興心急。忘了顧忌。直落下來。累得大哥大嫂受驚。眞眞魯莽該死。這孩子想是大哥佳兒。適才我見大哥大嫂。見小弟出其不意飛來。全嚇得驚慌失措。轉是他小小年紀。不但不怕。聽大哥一喊妖怪。反迎上前。

來。打了小弟一石塊。小弟見他捨身救親。一喜歡將他抱起。他又在小弟頭上亂打。專挖小弟的雙目。年紀輕輕。却是一把神力。天生手疾眼快。幸而小弟修道數年。如換個差本領的大人。怕不被他挖瞎。小弟留神看他根骨。師父所言果然一絲不差。將來成就。比小弟又強得多了。甄氏喘息方定。才上前與羅鷺見禮。元兒在旁侍立。一聽來人是棄家入山的姑父。喜得心花大開。早不等招呼。走上前來。喊了一聲姑爹。便跪下去叩頭。羅鷺見他此時却彬彬有禮。越發心喜。一把將他抱到膝上。不住的誇讚。甄氏道。妹夫從天上來。想必是成了仙了。我妹子的生死存亡。可知道一些下落麼。羅鷺嘆口氣答道。令妹雖遭妖人攝去。受盡磨折。且喜仙緣遇合。被一位前輩有名女劍仙救去。憐他貞烈無辜。根骨又好。大發鴻慈。收爲弟子。渡到峨嵋派門下。傳受道法劍術。其成就還許要在小弟之上呢。友仁夫妻聞言大喜道。不想世上真有仙人。真是奇事。舍妹既有仙緣奇遇。現在何處修道。大弟既成仙人。想必常時與他相見。何不請他回來。那怕住些時日再去。使我們見上一面。也好放心呢。羅鷺道。成仙二字。談何容易。就如小弟。也不過託足下乘。略知劍術。像空空精精一流罷了。若論令妹。峨嵋規律素嚴。又值正邪各派兩不相容。勢成水火之際。道未煉成。決不許無故私自離。

山小弟也僅知他在峨嵋後山。地谷仙府。凝碧崖。太元洞。養性修真。休說相見。連仙府也不知有無。那能前往觀光呢。友仁道。大弟既未與舍妹相見。何以知道他的下落。羅鷺道。小弟雖無此仙緣。師父却常與峨嵋派中道友來往。絕無差錯。此時談將起來話長。天已不早。小弟祇能留此一日。事完即去。昔日爲小弟所留精舍。想必無人居往。我們何不到室內。作一竟夜之談呢。明日對家中人們。可說小弟昨夜在前途趕路。錯了路程。到時天已深黑。叩門不應。繞向後園。正遇大哥在此賞月。才得入內。日內還有事他去等語。免招外人物議。言還未了。甄氏笑道。祇顧聽妹夫說話。連害怕帶喜。歡。茶也未奉一杯。你看那蠢了頭。適才那樣鬧法。他還沒醒呢。友仁道。自家骨肉至好。拘什禮數。你沒聽大弟說。不願外人看出形跡。了頭睡着正好。你此時再準備飲食。也不爲晚。我們就到屋裏談。你先去將了頭喚醒。叫他喊起伙房。率性說大弟趕路才到不久。叫他預備點酒菜消夜。痛飲一回。解解幾年來相念之苦。羅鷺點了點頭道。師父雖未命小弟長素。山居無什美食。也想嘗嘗家鄉風味。還可以助些談興。自家人也不用客套了。說罷。甄氏進去喚人。友仁便揖客入室。因元兒依依羅鷺肘下。說什麼也不肯去睡。羅鷺又代他說情。祇率由他。甄氏急於要知道別後情況。與芷仙被難。

經過。招呼好了頭伙房。便往書房走來。大家落坐之後。才由羅鷺說起經過。原來羅鷺自從芷仙失縱後。怪來怪去。都怪自己不早完婚。才遇上這種無端天外飛來的橫禍。我雖不殺伯仁。伯仁爲我而死。要真是遭了天災。雖說自己誤他。還可委之氣數。假如真爲妖人怪物攝走。枉自貪爲英雄。不能爲他報仇。既對不起愛妻。也對不起良友。好歹總得尋出個真實下落才罷。叵耐一連多日。所有人力。全都用盡。宛如海底尋針。那有一絲音信。就連兩位有名武師。久在江湖。本領閱歷。俱非等閒。也是束手無策。正當悲愁不解之際。有一天同了許多武師門客。又在商議。有無善法。忽然聽出尤璜言語有異。那尤璜來日不久。自稱是貴陽人。隨父遊幕河南。自幼愛習武藝。因從河南回家。行至宜沙一帶。聞得小孟賞義聲。特來拜訪。羅鷺雖然仗義輕財。交友却極慎重。來人果有真實本領。性行端正。往往一席班荆。卽成至契。如來人無什專長。人品再低一下。使用好言和銀錢打發。決不容留。所以門下那多賓客。無一人不輕過他的詳細考查。祇有尤璜到時。正值羅鷺青城初回。忙着舉辦婚事。因見他語言亢爽。容度軒昂。斷他不是尋常人物。一見面便留住賓館。招呼下人。好生款待。原想過一二日。再細盤他的本領來意。偏老管家鄭誠。因年紀太大。小主人成家在卽。祇管把家務

事前來絮聒。羅鷺不好意思全不過問。祇得隨他往各處產業買賣。去看上一看。不由便耽延了幾天。再加離家日久。親友中的應酬甚繁。又值過年。俗事太多。每日還得勻出功夫。練習武藝。那尤璜更好似成心避着主人。每日總是隨衆進退。不然便是單人出遊。到晚方歸。大家宴集談笑。他總是默坐在旁。羅鷺始終沒有機會和他作一次長談。日子一多。以爲來客無什出奇。也未放在心上。自從事變一起。漸漸覺出他說話議論。均與常人不同。才留起神來。有一次羅鷺捨了別人。特地約了他。一同出去尋訪芷仙下落。連從人也未攜帶。雙雙剛出了城。尤璜倏地將馬韁一拎。往城南跑了下去。羅鷺跟在後面。跑了有十多里路。眼看前面土坡上。一片大竹林。地方甚是幽僻。尤璜已然下馬相候。等羅鷺近前下馬。便拉了羅鷺的手。往林中便走。羅鷺見他不向有人處尋訪打聽。却來這與芷仙失蹤方向相反的幽僻之處。不解何意。一見他伸手來拉。猛想起連日雖看他行徑有異。還不知道他的深淺。正好試他一試。手接着手一用力。因自己學的是內家重手法。恐尤璜萬一支持不住。不好意思。祇用了三成力。蓄氣以待。相機行事。好使彼此不傷面子。手抓在尤璜手上。人家總沒在意。趕忙又加用八成力量。對方仍是毫若無覺。不由大吃一驚。暗忖申武師常說自己雖然學

藝年淺。因爲生具異稟神力。現在已是青出於藍。勝過了他。平時江湖上聞名拜訪的人。在最後一半年中。也頗有幾個成名的英雄。還是自居主人。方讓給來客一個平手。從未敗過。不料今天遇見了勁敵。少年好勝。立刻起了傲倖之心。裝着往前一移步。就勢微翻手腕。中三指捏定尤璜的脉門。暗運內功。將周身力氣。集中在手指上面。一較勁。滿以爲尤璜決沒準備自己會使絕技。縱不失聲求饒。也使他半身酸麻一陣。誰知力使上去。也沒見尤璜面容。有什表現。猛覺姆指和中三指。似捏在一件有彈漲力的東西上面。微微震了一震。知道不妙。連忙放手時。一條手臂。已是又酸又麻。知道這種功夫。便是兩位名武師。常說的勁功。乃當年武當派鼻祖張三丰的嫡傳心法。非內外兩家功夫。俱臻絕頂。不能練成。連兩位武師。也祇聽說。失傳已久。不想今日遇上。還算存心不狠。給對方留了地步。祇使了七八成力量。若將渾身力量用足。回震的力量。自必更大。手指不折。多少也得受點內傷。正在驚慚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二人交手比勁。祇是轉瞬間事。尤璜仍和沒事人一般。早反手拉了羅鷺。進入林中。擇了一塊石頭。互相坐下。又一抬手。裝着去撞羅鷺肩上的塵土。往羅鷺右臂膀。微微一拂。頓覺酸麻若失。祇窘得羅鷺慚愧到無地自容。默坐了有半盞茶時。忽然靈機一動。條地

翻轉身。便要拜將下去。未及開口。尤璜比他還快。早一把像提小貓一般。將羅鷺扶起。按坐石上說道。羅兄這是何意。羅鷺道。我自幼愛武。訪師交友。從先父母去世。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。延聘過多少有名的武師。均無什過人本領。祇申武師一人。內外功俱是上乘。為衆公認。我再三要拜他的門。是他執意不肯。祇答應做半師半友。承他不棄。盡心傳授。最近三年功夫。略得了他一點傳授。他却說我再加精習。雖不算蓋世無敵。也可在江湖上數一數二。我因好交友。平時頗有成名英雄見訪。差不多對申武師。均極敬重。來人有時和我動手。也未敗過。平素頗為自負。今日一見老師本領。我竟差得不可以道里計。才知平日狂謬。有如井底之蛙。天幸得遇明師。務乞俯念微誠。收歸門下。感恩不盡。說罷。又要拜了下去。祇身子被尤璜按住。不能轉動。恐他不收。還待哀懇。尤璜已笑答道。羅兄。你錯了。你門下多少位武師。雖無什出奇本領。倒并非江湖誤人騙人的打手。卽以申武師而論。因看出你秉賦非常。天生神力。自忖不配。留待有緣。雖為生計。受你供養。却執意不肯以師位目尊。這正是他老練高明之處。此次我來訪你。原有所為。若見我這一點尋常武家本領。便要拜師父從學。豈不辜負了你的美質。天下異人正多。你如打算以上豪終老。就你眼前所學。已足縱橫一鄉。祇

要眼底漂亮也輕易無有人來尋你。若是想求深造。出外尋師。似我這一類的人。正不知有多少。你也就不勝其拜了。羅鷺聞言。便將以前心事說了。又說起初祇爲芷仙。是父母聘定。又是童時愛侶。才貌德行。無一不佳。自己又沒三兄四弟。所以才打算完姻生子之後。再打主意。不想發生這種天外飛來的奇禍。這多日功夫。多分已化爲異物。再論娶妻。漫說萬難比上芷仙。縱有合式的。也對不住死者。再費一半年功夫。好歹尋出一個準確下落。萬一生還。自無話說。否則惟有作棄家入山之計了。尤璜道。日尊夫人失蹤。照當時情形而論。定是妖人攝去無疑。如不在中途遇救。生還一節。總是無望。即使可能。也非左近數百里以內。便能尋覓。實不相瞞。我也是書香後裔。祇因自幼愛慕武藝。和劍仙俠客一流人物。前數年在成都市上。遇見終南山伏龍觀的鐵面真人呂磊。將我收歸門下。帶到岷山靈飛寺。大師兄何意那裏。學藝三年。真人家法素嚴。初入門的弟子。先學會了武功。便須出外濟世行道。容到積有功行。德性堅定。才更換道服。傳授劍術。正式收爲弟子。起初祇算掛名。我生母原是側室。因不容於嫡母。留在重慶鄉下。料理田業。我父母却在我襁褓之中。奉了祖父母。帶了家眷。往山西做官。一去多年。從無音信。後我長大家中。田業已逐漸被族人吞沒淨盡。祇剩

幾畝薄田。與我生母將就度日。我讀書和出外的川資。全是受一個好友資助。及至我在岷山。將武藝學成以後。原打算回家奉母。就便給川東客人保鏢。便中作些義舉。到家不久。我生母便因老病身死。我那好友。又遠遊未歸。人情澆薄。好容易變了薄產。辦了葬事。出門給人保了兩次鏢。先還順手。未免自大了些。去年在沙市。保一趟貴重藥材。路遇獨霸川東。俠盜李鎮山。同一個會劍術的盜夥。將鏢刦去。幾乎送命。他成心臊我臉皮。將我打敗。挖苦了幾句。祇向同行客人。要了十兩銀子買路錢。便將藥材發還。我傷好後。忙去岷山。尋我師兄何意。給我報仇。偏偏師兄雲遊未歸。一則師父行踪無定。二則我也有許多不是之處。不敢往終南求助。祇好等師兄回山。再作計較。由此我便倒了旗號。川東立不住脚。祇得來在成都。沒法謀生。有一天在望江樓吃茶。無意中聽一老年茶客說起。我多年尋訪沒有信息的先父。我便朝他打聽。才知先父原在山西做州縣。到省不久。便被陝西中丞相調去。全家染疫。病故在米脂縣任上。已將近二十年了。他和先父。是先後任。所以知得詳細。我行完了父執之禮。便求他指點了葬處。打算前去運靈歸葬。他雖是個退休官員。并無積蓄。年老家貧。僅足自活。承他指示。已是出於望外。怎能累他。偏我錢又用盡。此去數千里。要運回五六口棺

木沒有多的錢。怎成家師教規。又決不準人偷盜。久聞你有仗義疎財之名。原想奉求。又因所需太鉅。無故受人大德。於心難安。正在委決不定。第二日行經碧筠庵外。遇見一個背紅葫蘆的道士。我一見他行動。即知非常人。便跟了下去。走到江邊無人之處。再三求他留步。上前拜見。說起來歷。他果是家師的好友。峨嵋派有名劍仙醉道人。他也主張我來尋你。并說會在路上。見你兩次。頗稱贊你的資質。就嫌你膏粱之氣。尙重一點。又說你目前面帶晦色。主家中人口。有非常之變。我和他談了一番。承他指教了一番。逕來投你。我總嫌無功不能受祿。因醉仙師說你目前家人有難。我以為你得罪了人。家中要遭盜劫。所以也不同你出門。專心代你留意防守。久無動靜。方在心急。那日問起館童。才知你家中并無親屬。新辦婚事。尙未過門。正疑要應在新人身上。當日便出了事。明知為妖物攝走。不易生還。一則我新來不久。人微言輕。二則你和新人。親上結親。又是小時愛侶。勸你必然不聽。祇得隨衆敷衍。近日我見你對我注意。今日又特地約我出城。知要盤問我的踪跡。才引你到此。說明經過。依我之見。凡事自有天定。不如免抑悲懷。徐圖報仇之計。座上諸人均不足為你之師。莫要自誤。才是正理。羅鷺忙道。尤兄埋靈安葬。自有小弟一力承當。尤璜聞言。連忙下拜稱謝。羅

驚嫌遜了幾句。也不再說別的。便即一同回城。到家獨自關上門。想了好半天。忽然半夜。去叩尤瓚的門。決計棄家出遊。先隨着尤瓚去運先靈。便中尋訪芷仙下落。容到尤瓚先靈歸葬以後。再請尤瓚。引進到鐵面真人門下。尤瓚知道羅鷺資質。還要勝過自己。師父見了。必然心喜。拼着担些不是。一口答應。互商了一陣。遣散門客之法。羅瓚在暗中。命人給兩位武師家中各置了些田產。餘人除了那負氣不辭而別的。也都各有厚贈。因想路上多做義舉。將現銀都暗交尤瓚。代往市上。換了金條。依着羅鷺。原想將家財散盡再走。尤瓚却主張異日陸續充作善舉。可以取用不盡。當時散盡。白便宜了許多不急的親友。真正窮人。却少實惠。一切就緒。又尋訪了些日。芷仙仍是杳無音信。才死了心。將家事囑託友仁和老管家鄭誠。正值兩武師約到後園比武。到時由羅鷺說明實情。申武師見多識廣。在江湖上。久聞鐵面真人的大名。尤瓚是他弟子。那裏還肯動手。當下羅鷺又將在鄭誠手裏要來的金銀。分贈給兩位武師。以報傳授之德。然後一同跳出後園。彼此都依依不捨的。分別上路。有錢自易辦事。沒有數月功夫。已將尤瓚先靈。運回重慶鄉下安葬。先往岷山靈飛觀。去尋何意。打聽鐵面真人。可在終南。正值何意由終南歸來。見面交給尤瓚一封鐵面真人的遺書。尤瓚拜

觀之後。不禁痛哭起來。原來鐵面真人所學劍術。乃是旁門。所幸平時教規嚴正。行爲光明。各正派中劍仙均極交厚敬服。所以這次劫數到來。承峨嵋山飛雷洞的髯仙李元化。與陝西太白山積翠崖的萬里飛虹佟元奇。竭盡全力相助。煉就嬰兒。才得脫殼飛升。免去兵解之厄。事前因見尤瑣質地甚好。自己成道在即。不願他誤入旁門。所以祇教給了一些氣功。運行根基。和暫時防身武藝。託詞不肯傳授劍術。這兩年考查尤瑣的功行。尚無大過。已在飛升之前。將他師弟兄三人。分別引進到兩位有名的劍仙門下。何意和二弟子楊人偉。拜的是崑崙派名宿鐘先生。業已由鐵面真人在日作主。行了拜師之禮。尤瑣的新師父。便是那陝西太白山積翠崖的萬里飛虹佟元奇。因以前收了長沙羅九做徒弟。屢犯教規。逐出門牆之後。還是怙惡不悛。爲非作歹。對收門人。有了戒心。雖經真人在日再三求託。尚未應允。真人以爲佟元奇是嫌尤瑣出身異派。拿不準心志。是否堅定。所以不肯收容。飛升時機緊迫。又不便去尋了尤瑣。前來面求。祇留下一封遺書。吩咐尤瑣前往太白山。在天池旁先結一茅蓬。每日往積翠崖前。虔誠跪求。必有效果。一切均照書行事。尤瑣看畢。悲傷了一陣。暗中尋思。自身雖然尚無着落。羅鷺棄家相從。受有大恩。也不能祇顧自己。何意也說羅鷺心

地光明。根基深厚。祇須堅苦卓絕。不畏難苦。早晚定有成就。便把前途。委之命數和緣法。決計問明了羅鷺心意。一同前往。在岷山住了一夜。因何意忙。着到南川。去向鍾先生受業。第二日。一。便作行計。何意贈了些丹藥。以備緩急。彼此訂了後會。才行分別起身。到積翠崖一看。那崖在上天池旁。一座孤峯上面。拔地千尋。直撐天半。終年雲霧封鎖。峯腰以下。略辨山容。已是上豐下銳。陡峭非凡。四面都無一些途徑。任是猿揉。也難攀渡。上半更不知是如何險峻。知難上去。到日先同羅鷺捧定真人遺書。望峯跪求了好些時。見雲霧還是不開。祇得回到中天池。草草搭了個茅蓬住下。每日除了到峰前跪求外。便是互相刻苦用功。那太白山甚是高寒。一交七八月。便大雪封山。鳥獸絕跡。二人事先備辦好了充足食糧。山中有的是木柴。到也不愁什麼。祇是連求了兩三個月。絲毫沒有動靜。幾次冒着奇險。想攀到峰頂上去。不是走錯了道。此路不通。便是滑足失手。跌了下來。雖未送命。也好幾次帶傷不輕。二人絲毫也不灰心。照舊按日往來。有一天風雪甚盛。起身略進了點飲食。禦寒。正要冒着風雪。默着走熱的道路。往積翠峯上。剛一出門。便見上天池絕頂上。走下一個道人。太白山平時雖道羽流來往。那都是山麓寺觀中的尋常道士。二人所居。在山的高處地勢僻靜。輕易

不見人跡。何況又是隆冬封山時候。風雪這麼大。山石都凍成了冰。又加着上面的新雪。就是二人都有一身絕頂武功。每日走慣的熟路。走起來也得凝神提氣。格外小心。還短不了有墮跌的時候。那道人却走得那般自然。不禁心中一動。羅鷺首先疑是佟真人。已鑒察真誠。親自下山援引。正要迎上前去。尤璜已看出道人身背後的大紅葫蘆。心中大喜。恐來人升空飛走。忙在雪中跪倒。高喊仙師留步。弟子尤璜參拜。那道人正從積翠崖下來。見雪景甚好。原想略行幾步。賞玩一番。再御劍飛行回去。起初見下面的二人行走。已自希罕。這般風雪高寒險峻的山路。怎會有常人到此。仔細一看。認出是鐵面真人的門徒尤璜。前行不遠。又聽跪下招呼。便近前喚二人起身說話。尤璜先給羅鷺引見道。這位仙長便是先師好友。成都碧筠庵的醉仙師。羅鷺聞言。重又拜倒。自報姓名。醉道人見羅鷺一身仙骨。秉賦不凡。甚是心喜。等二人說了經過。笑對尤璜道。令師主意錯了。佟道友不肯收徒。自有他的難處。強他則甚。如今各派正因劫數。收羅美質。傳授衣鉢。祇要像你二人這般志行堅正。何愁沒有名師接引。我也是往積翠崖去。尋佟道友。傳掌教師兄齊真人之命。到了才知他自助令師成道之後。一直并未回山。我二人枉用了心血。他目前還未必知道。依我之見。佟道友另

有打算。你二人和他無緣。我如今指給你們一條明路。日前我在九峯山。見着嵩山二老中。朱道友的同門師弟。伏魔真人姜庶。談起各派興衰。因當年力主朱道友。重創青城派。一語失和。師弟兄弟多年沒通音問。分手以後。決計要踐昔日之言。在九峯山神音洞。努力潛修。枯坐十年。忽然靜中參悟。泯去以前私見。正要去和朱道友修好。忽接飛劍傳書。朱道友已允他昔日請求。并說以前乃是存心激勵。自從別後。還代他收了好幾個門人等語。越發心喜。趕到青城負荆請罪。一問細情。才知朱道友本來奉有乃師遺命。自己另有仙緣。不願爲一派之長。又見他道淺氣盛。故意激他努力。話說起來甚長。日後自知。當時談完之後。會託我便中代他留意物色門人。青城與峨嵋。類乎一家。殊途同歸。我二人如願前去。持我書信。定蒙收錄。不知你二人願否。尤璜本想求醉道人收錄。一聞此言。知師父在日。尚且惟命是從。修真人當日始終就未允收錄。醉道人也說無緣。料知求也無用。有醉道人作主。雖與遺命不符。也可從權行事。料不爲罪。連忙回了羅鷺。跪拜稱謝。羅鷺原携有筆硯。準備閒時消遣。醉道人命取來寫好書信。交與二人。說來時真人曾說有東海之行。此時未必在山。可到明春開山再去不晚。二人重又跪下領命。醉道人已自破空飛去。二人跪送之後。每日仍往崖前。

苦求。冀能見上一面。直到過了年。依舊雲封不開。才望崖跪祝了一番。下山往福建九峯山走去。到了神音洞。極容易的。見了伏魔真人姜庶。因事前已有醉道人先容。又見二人資質根基甚好。當時收錄。先傳了坐功。不久又傳了劍法。二人由此在山中修煉。資質既好。又能勤苦用功。真人甚是心喜。直到第三年上。醉道人路過九峯山。下去看訪。談起前因。才知聘妻裘芷仙。那日失蹤。乃是破雲南竹山教門下的妖道。豹頭神牛憲攝去。沒有多日。便遇見峨嵋三英當中的女劍仙李英瓊。路過。將牛憲用紫郢劍殺死。同時李英瓊也被妖法迷倒。幸遇峨嵋派中長老。乾坤正氣妙一夫人荀蘭因。與嵩山二老中的矮叟朱梅。先後趕到。救了英瓊。同往妖窟。又救出許多被陷的少年男女。芷仙也在其中。妙一夫人見他根基混厚。心性貞烈。又因他再四誓死苦求收錄。當時賜服靈丹解毒。收歸門下。帶往峨嵋凝碧崖太元洞。仙府之內。與小輩同門。在一齊修煉劍術（事詳拙著蜀山劍俠傳第四集）去了。談話中并說起醉道人那日。也在成都。遇見牛憲過。知他必在附近害人。待要下手誅擒。已然被他見機躲避。此特忙着一件要事。沒有跟踪追尋。正在路旁。和矮叟朱梅。談論遇見妖道經過。祇說他害怕逃走。不會回頭。沒有多時。便見一道妖雲遁光。從遠處天空飛逝。一則沒料

到便是牛憲。又值與五台各異派約期比劍之際。無暇分身。事後聽得路人喧嚷。裴家被怪風刮走一個將出嫁的少女。方知十有八九。是牛憲躲過自己。抽空下手。要追已自不及了。羅鷺在側侍立。聞言恍然大悟。那日迎接芷仙兄妹途中。聽路旁有兩人說話有異。口音更是耳熟。原來一個就是醉道人。那另一個口音聽去耳熟的。便是青城山所遇見的怪老頭子。現在的師伯。嵩山二老矮叟朱梅。那日原想回頭辨認那兩人的面目。不該一時粗心。祇顧忙着追趕前面兩個武師。以致失之交臂。芷仙幾乎送了性命。幸而得遇仙緣。芷仙也投身峨嵋派門下。總算是因禍得福。想起他哥哥友仁那般友愛。聽了不知若何喜歡。苦於劍術尚未修成。未奉師命。不能下山。趕往青城。送上一信。在胸中盤桓些時。也就暫時丟開。芷仙既有了真實下落。又聽師父說。峨嵋劍術冠冕羣倫。在正邪各派之上。祇有仙緣。能列門牆。成就又速又好。將來大家都是劍仙一流。遲早總能相見。要是不如一個女子。豈不笑話。便越發加功奮勉起來。如此又過了一年多。這日真人將他喚到面前。說道。論你資質。原可造就。不過本門傳授。須紮根基。由漸而進。不比峨嵋派。取捨門人。既是十分嚴謹。而入門以後。爲應他。派劫運。和光大門戶起見。勢須速成。以便早日應敵。和積修外功。不惜將他們開

山祖師的心法傳授。使其早熟。這種辦法。雖有弊端。然而他的門人。俱是生有自來。無一凡品。當初既詳加考驗。所以也不會有貽羞門戶之事發生。不過得之太易。終非一般後學所宜。照你這數年苦功。和你自己的秉賦。若在峨嵋門下。早已飛行絕跡。變化無方。我却不肯使你成就這般容易。異日一個心志不定。陷落旁門。爲門戶之玷。特意使你循序漸進。且喜如今已有了些根底。再有年餘。便可出而問世。論理還不該是遣你下山時候。因我日前。應了東海三仙之約。須往一行。而青城師伯那裏。又命我或派一門下有功行的弟子。前往聽訓。你師兄楊翹。陳太真。呼延顯三人。採藥未歸。時日將至。不能分身。特命你代我前往。恭聽師伯訓誨。一則青城金鞭崖。你師伯門下。除了紀登外。餘下還有幾個同門師兄。尙未見過。使你前往。見上一面。以備你明年劍術煉成。出山積修外功。相遇時有個照應。事完之後。就便還可以回家祭祖。與裘家也送一個好音。尤璜功行。不亞於你。有他盡可留守。你雖然御劍飛行。功候尙差一年。飛行時節。隱晦一些。免驚俗人耳目。我以前與各派。無多仇怨。近年你師伯。因異途同源之雅。和扶正誅邪之故。將異派中人。除去不少。正邪本就難於并立。現時仇恨更深。異派中能人儘多。一旦斜路相逢。你能力有限。能避便避。非至萬不得已。不可動

手和多事。羅鷺跪領訓示。心中自是高興。真人又喚出尤璜。重又分別囑咐了幾句。逕自起身出洞。飛往東海。羅鷺別了尤璜。逕往青城山進發。到了金鞭崖落下。遇見朱梅的二弟子陶鈞。報了姓名。見禮之後。引去拜見朱梅。才知是雲南竹山教主。因朱梅屢次殺害他的門人。結怨太深。自知朱梅有峨嵋派相助。抵敵不過。忍氣吞聲。召集門人。躲在苗山之中。苦修十七年。煉成了幾件專門污損飛劍。和迷人的妖術邪法。派了一個得意門人。名叫萬里飛蝗滕莽的。到青城山金鞭崖挑釁。約朱梅明年冬至。到苗疆黑羅山桐樹坪去。鬥法比劍。決一最後存亡勝負。朱梅素好滑稽玩世。用玄門道法。先將滕莽戲侮了個夠。才答應到日。準去赴約。又因來人用言語激刺。說朱梅不敢單率門人前往。就是約了峨嵋派。倚仗人多。去了也休想有一個生還。當時對滕莽說。嵩山二老從來誅妖除害。不會要過幫手。說完。將滕莽轟走。滕莽還在得意。以為矮子不受激。自誇海口。不請峨嵋派相助。自尋死路。他却不知朱梅早有計算。明說嵩山二老。便有九華山的追雲叟。白谷逸在內。有此一位。何須再約旁人。知道竹山教。近多年來。用五雲桃花毒瘴煉成的紅桃落魂砂利害。同去門人。一上場。飛劍先要污毀。不得不先事預備。除門下弟子紀登陶鈞。另有準備外。又命九峯山。派一得力門

人前來。面授機宜。將預先採就五金之精煉成的十二口飛劍取出。傳授了修煉之法。交與羅鷺。吩咐一口與他本人。餘分授楊翊。陳太真。呼延顯。尤璜。如法修煉。但是各門弟子。本來煉就的飛劍。也不准荒了功課。成功以後。先期在青城聚齊。到時一同前往。也教這一干妖邪。知道青城派的利害。羅鷺見那飛劍。長祇數寸。青光晶瑩。冷氣森森。托在手中。輕若無物。知是至寶。連忙跪下拜受。收藏身旁。朱梅又命將金鞭崖下。從東海釣鰲磯移植來的靈草。紅白辟邪。各採兩株。一同帶回山去。交與師父。連楊陳呼延三人奉命採回的靈藥。配那辟邪神丹。以作應敵之用。那紅白辟邪。葉形如劍。異香襲人。平時深藏土內。一年祇出十六次。不遇酉日酉時。不會出土。長葉開箭。一經三人之手。便減靈氣。所以須羅鷺親自往採。回山面交真人祭煉。恰好第三日。正是酉日。本月又是酉月。朱梅見有兩三日空閒。知羅鷺業已離家五載。命他就這便中。回家掃墓。祇不許炫露形跡。另囑咐了幾句。友仁家中之事。便命起程。羅鷺領命。先駕劍光。回轉成都。到了無人之處落下。回家一看。老人家鄭誠。尚還健在。五年光陰。他一個老年得的兒子鄭英。已是二十來歲。很能代替乃父。經營主人家業。羅鷺一走。少了一個大耗費。加上鄭誠兩父子整理。比在家時。還要富足幾倍。一見主人回來。喜從

天降羅鷺見他忠義甚爲心喜。當時并未深說。先命同去掃墓。見坟地裏也是佳城鬱鬱。松柏森森。益發感激心許。在祖宗父母墓前。哭拜了一陣。才回家去。屏退家人。單留鄭誠父子。再三吩咐坐下說話。着實安慰獎謝了一番。又提出二百担穀的田。作爲他父子的酬勞。鄭誠方要開口推謝。并問主人年來踪跡。羅鷺先開口。略說大概和芷仙的下落。祇隱起已成劍仙之事。并說自己當晚便走。先往青城。去見友仁。卽行回山覆命。鄭誠那裏肯信。見主人才歸。又走。全不以室家爲念。祇管絮叨。說着說着。竟老淚滂沱起來。反是鄭英。連使眼色勸住。羅鷺也未覺出鄭英用意。因芷仙旣在峨嵋門下。縱然日後得見。至多是一個忘形莫逆之交。未必能圓舊夢。旣已出家。要這多金錢何用。打算將他散去。日期太促。又不知如何散法。還是託咐友仁代辦爲妙。便吩咐鄭誠父子。日後須聽表老爺吩咐。將家業隨時充作善舉。祇留一部份祭田。由他父子代爲管理。多餘也歸他父子享受。說完。略進了些飲食。天已近夜。便說急於和友仁相見。趁今宵月色。要連夜趕往青城環山堰去。鄭誠父子以爲羅鷺素信友仁。前去必定留住些日。還可徐行設法挽回。再四勸留不住。便問用船用馬。好去包雇準備。羅鷺說連年奔走江湖。俱是隻身步行。要什車馬。鄭誠父子無法。祇得親送出城。見主

人連行李俱不帶一件。甚是凄然。一直送出城去老遠。還不捨分手。一路勸說。把嘴都說乾。累得氣喘吁吁。經羅鷺再三攔阻。才行止步不送。羅鷺大踏步走了下去。正想擇一僻處飛起。猛覺身後還有人在跟隨。反身追過去一看。正是鄭英。因自幼隨着學武。脚底甚快。所以兩下相去不遠。羅鷺問他何故尾跟。鄭英說奉父命。隨侍主人同去。羅鷺再三說是無須。末後厲聲說。你父如此年邁。你不護送回家。却來跟我。我去看朋友。又不是去死。却怎地這般不放心。才將鄭英喝退。還恐他再暗中跟隨。將氣一提。施展陸地飛行本領。轉眼跑出去好幾里地。估量追趕不上。四顧無人。才駕起劍光。飛往友仁家去。見了友仁夫妻。略談了一些經過。友仁夫妻自是悲喜交加。驚奇不置。因芷仙雖說有了下落。畢竟羅鷺出自傳聞。不會親見。仍是有點不甚放心。但是仙凡路隔。有什法想。空嗟嘆了一會子。元兒本有夙根。早在旁聽得眉飛色舞。口裏不說。心裏羨慕到了極處。真個是喜而忘倦。一任友仁夫妻再三催促。那裏再肯去睡。等到伙房端進消夜。用完之後。又談了一會。天已快明。友仁夫妻因羅鷺久別重逢。又說至遲到了中午。便須往金鞭崖去。等候取了仙草。回山傳命。無論如何。不能停留。無法堅留。祇得打多聚一刻是一刻的主意。一面又請羅鷺將來雲中路過。好歹常時下

來相聚。羅鷺允了。說是祇要可能。必定前來看望。天明以後。家中用人。全數起來。聽說夜裏來了羅姑爺。都進來請安問好。甄氏等衆人出房。便跟出去。說了幾句。吩咐在午前提早開飯。多備豐盛酒食。安排好後。又催元兒去睡。道：你姑父是仙人。騰雲駕霧。少不得還要常來的。你一個小孩子。跟着熬些什麼。還不睡你的去。元兒聞言。鼓着嘴。倚在友仁面前。也不說話。祇管低頭尋思。甄氏見他不聽。正要上前拉他。羅鷺忙止住道：大嫂不必和他用強。待我勸他去睡。我此來祇顧說話。還忘給見面禮呢。說罷。從懷中取出一個白玉瓶子。倒出了三粒丹藥。將元兒喚至面前。說道：當姑父的遠來。沒什麼東西給你。這是我師父煉的乾元脫骨丹。雖無脫骨換胎之妙。常人服了。益智增神。明心見性。強筋固髓。百病不侵。可抵煉內家武功的數十年苦修之力。我上山時節。師父曾賜我幾粒。已然服了。大見功效。後來我大師兄楊翹。因這藥還有起死回生之效。稟奉師命。採來靈藥。煉了一爐。準備下山濟世。積修外功。我無意中要了幾粒。一向也不會服用。我想塵世之物。你家都有一則身旁未備。二則無什意思。這三粒丹藥。大可助你長命百歲。送給你。權當個見面禮兒吧。元兒聞言。喜出望外。連忙跪下叩頭。起身接了。才入手。已自聞着一股子清香。細看了看。先跑向友仁身旁。口裏

喊道。這是仙丹。爹爹吃嚙。友仁方要出聲推阻。羅鷺却在元兒身後。比了個手勢。友仁不解是何用意。祇得接過嚙了。元兒取出一粒。去敬甄氏。甄氏因孽係仙授。吃了可以延年。心疼愛子。便推却道。你守了一個通夜。候着這們好的東西。你快自己吃了。長命百歲吧。不會見你爹這般饞法。分兒子的東西吃。羅鷺道。神仙最重忠孝。他小小年紀。念念不忘親。大嫂休負了他的孝思。這丹孽的確助人却病延年呢。甄氏一聽。這般好法。更不捨得自己吃了。先讓兒子。後來又說友仁近年看書多了。常患頭痛。要友仁吃。元兒那裏肯依。說娘先吃吧。爹爹有病。這兒還有一粒呢。說着。便猴上身去。強塞在甄氏口內。果然入口清香。順津而下。元兒又拿剩下一粒。去逼友仁吃。羅鷺攔道。我因見你聽話出神。時露心羨之意。這三粒靈丹。原是準備你父母和你三人的。存心試你一試。果然頗有孝心。這丹無須多服。你父親之病。即日除根。你但服無妨。不過你父母俱怕你熬夜。現在想和我長談。你還不到時候。你心事我已盡知。等你長大。我自會前來看你。快些乖乖去睡。莫使你父母耽心。你沒聽說。神仙最喜忠孝人麼。元兒聞言。果然將丹藥嚙了。口裏直喊好香。又向前叩了個頭。並再三囑咐。姑父走時。爹娘須要叫我來送。才戀戀不捨的。由甄氏帶着。走了出去。元兒走後。羅鷺對友仁道。我

有一句話。怕大哥大嫂聽了不快。又恐孺子無知。聽了生心。話到口邊。不會說出。如今元兒已睡。趁大嫂也不在此。還是對大哥說了。省得臨時出事傷心。友仁因羅鷺來時。頭幾句便贊元兒夙根深厚。又想起元兒平日行徑。與別家小孩不同。早就有點心懸。一聞此言。果然慌了。方要張口。羅鷺忙道。大哥休急。你怎的這般想不開。一人成道。九祖升天。想小弟縱然苦修百年。限有資稟。至多也不過像古劍俠一流。終久難免兵解。才能成道。正還羨慕着元兒的造就比我強得多呢。怎到聽了愁煩起來。若說後嗣。大哥膝前。至少還有二子。何愁無後。去年年終。師父自這裏路過回山。對衆門人說。環山堰下有一個幼童。生具仙根。勝似我等十倍。當時祇說是別家之子。前日又聽朱師伯說。才知是你的令郎。方在心喜。昨晚一見。果然仙根深厚。想是府上累世積德之報。事有前定。豈能勉強。不過此子。罡氣太重。煞紋直貫華蓋。一入歧途。便難救藥。那靈丹最能培養性靈。所以才給他服了。不然我和你。還論什麼世俗禮數。給什麼見面禮兒。實不相瞞。連大哥大嫂。服那靈丹。也是沾他的光。你我交情縱厚。如無仙緣。也愛莫能助呢。據我看大哥目前正在旺時。十年之內。還要添了進口。家業增多。過此由盛轉衰。必有拂意之事。多行善事。或能倖免。所幸僅受虛驚。無傷大體。仍可晚年

納福。但祇元兒必在此時出走。此行必遇仙緣。異日造就難量。你看我現在尙未成道。已能空中遊行。來去自如。暫時離別。萬勿悲慮。大嫂人甚賢淑。女人家到時自是難過。就是大哥。也是不免愁苦。所以我說在頭裏。以免傷心難過。現在不可對他母子說。無事生事。反爲不美。友仁聽了。有羅鷺做榜樣。又是日後的事。雖然心驚。素來豁達。又值甄氏進來。不便再說。祇得勉強愁懷。另談別緒。到了午時將近。長年端來午飯。三人吃了。羅鷺又囑咐了一些自己事情。假說要往山中訪友。就此別去。友仁那裏肯捨。仗着服了靈丹。絲毫也不覺累。定要走送一程。二人同行。走過長生宮。無人之處。羅鷺再三說。遲恐誤事受責。兩下才行作別。友仁眼看羅鷺將手一揚。一道青光。連身破空而上。從日影裏投向山的深處去了。友仁滿腹心事。走了回來。元兒已然醒轉。因羅鷺走時。沒有喊他起送。正氣得要哭呢。友仁夫婦。勸哄了好一會才罷。傍晚鄭誠父子。從成都趕來。原想求友仁勸留羅鷺。不料走得這般快法。也是十分難受。友仁便按照別時之言。交待他父子。打發回去不提。次年開春。請了一個同族飽學。教元兒讀書。竟是穎悟非凡。先時認字。過目不忘。後來讀書。十行并下。不消三四年功夫。是青出於藍。神童之名。已馳傳遠近。可笑他書沒有老師讀得多。却時常用書理將老師問

住。更奇怪是從羅鷺走後。一直未來。元見不但始終未提。連以往那些好道行徑。全收拾起。友仁見他安心讀書。甚是心喜。漸把前事忘却。一晃七八年光陰過去。甄氏又連舉兩男。一名裘信。一名裘隱。友仁除了日常多行善事而外。有愛妻偕老。課子力田。又加年豐歲足。內助賢能。宅近名山。登臨又便。自是美滿。誰知日中則昃。月滿則虧。這年元兒已有一十四歲。友仁因守祖父之訓。不要兒子去求功名。見他書已讀通。也無甚出奇名師可教。便也不再延師。由他隨着自己。早晚讀書寫字。或帶着出外頑耍遊行。元兒原是好動不好靜。而動時又和別人異樣的。起初安心讀書娛親。原另存有一分心意。散館以後。不時隨着大人到處跑跑。便又按捺不住起來。恰巧長生宮。又來了兩個羽士。俱善圍棋。與友仁甚是投機。當時也帶了元兒。前往走動。下棋時節。便由隨去的長年。和宮中小道士。帶了元兒。在附近山中遊玩。起初倒沒件事。元兒原是生具異稟。服了靈丹以後。越發身輕體健。力大無窮。雖然年紀幼小。却是心雄萬夫。自從五歲那年。親眼看見他姑父羅鷺。駕着劍光。從天空飛墜。又聽了那許多奇異的仙蹟。心裏羨慕得了不得。再被羅鷺暗點了幾句。心想此時年紀太小。如求姑父攜帶。父母必不允准。好在姑父他說還要再來。莫如從明年開蒙起。好好讀書。引得父

母喜歡。等姑父來家。再請他給父母去說情。好歹也和姑父一般。能在雲中來往。才稱心意。誰知等了將近七八年。書到讀了個通。羅鷺始終未回。不由盼得着起急來。正在失望煩悶之間。那一日友仁夫妻。無聊中。重提起當年羅鷺。在青城山中遇見那怪老頭之事。友仁怎樣失之交臂。并未看出那是仙人。後來聽說才得知道。自知無緣。雖不定想成仙。很想拜識拜識。幾次跑到羅鷺所說的金鞭崖去。祇是荒山深處。漫說洞府寺觀。靈跡仙草。連個人的影兒。都沒有。祇看見一些兔權之類。見人亂逃。才失望回來等語。元兒想起幼時所聞之言。暗罵自己真蠢。當年姑父所遇第一個仙人。明明近在山中。父親遇不上。乃是無緣。姑父來時。曾誇獎過。說是他師父說的。祇要誠誠心心去求。定能遇上。姑父不來。難道我駸等他一輩子。想到這裏。不禁高興起來。祇苦於自己雖能爬山。除非父親同去。出入皆有家人兩三個陪伴。縱然仙人肯見。也見不了。說明了自去。父母決然不肯放心。重又爲難起來。偏幸友仁見兒子書已念通。守着先人遺訓。不令他求取功名。剩下二子。年紀還小。便暫時辭了老師。由他隨意自讀。因爲鍾愛過甚。連出門遊玩。也都帶在一起。這一來總算略爲稱了元兒的意。也不把心事。說出口來。日常祇磨着友仁去山中散遊。又故意做些鬪勝登臨的詩句。使

友仁見了喜歡。好常時帶他同走。每次到了長生宮。總趁友仁下棋時節。請准友仁。命宮中小道士。引他到附近去玩。他原安有深心。一面逐處留心。不時還向同去的小道士們打聽。可會有人見過那樣一個窮老頭兒。一個問不出究竟。第二回又換一個。後來覺出小道士無什知識。便對友仁說。近山玩膩了。想走遠一點。要請大一點的道爺。帶了同去。友仁既是長年施主。道士們又都喜元兒聰明伶俐。先時個個願討友仁好。陪他去玩。友仁有時也高起興來。自己帶了同去。有友仁同往還好。如同去的是宮中道士。他總想着仙人不願見無緣的人。叫人陪往。原是借因遮蓋。使父母放心。才一出門不遠。便展開他天生的本能。攀蘿捫葛。捷比猿猴。竄高縱矮。健步如飛。一轉眼便跑沒了影兒。那些小道士。也都頑皮。雖跟不上。還不心慌。那年長一點的。怕他在前跑迷了路。找不着人。更怕失足跌傷。嚇得在後面亂喊亂叫。他恐斷了路頭。也就聞聲趕回。直拿好言央告。回頭休對人說。日子一長。有那覺得干係太重的。不是不再回去。便向友仁面前提醒。友仁因他素常同自己一路。總是斯斯文文的。說了他兩回。也就罷了。過有半年多。元兒滿懷熱望。通沒一絲影子。他一毫也不心灰。仍是得便照舊行事。這時已是次年春暮。元兒已有一十五歲。恰好月底。便是友仁父母的百

年冥壽。設四十九天道場。僧道兩班。晝夜誦經超度。青城山是道教發祥之所。山中宮觀。大半羽流。和尚甚少。祇有兩三處僧寺。地方也小。友仁夫妻。在事前一商議。因為和長生宮道士。有多年的交情。又離家近。便決計借他的地方做法事。除本宮道士外。連縣城內外。各有名的僧道。差不多全請了來。日子一到。裘家同族。連同遠近親友。都先後得信趕來。送禮致祭。友仁夫妻自是竭誠款待。另請了幾個近親至戚。幫同料理。定了數十乘山轎。準備接送。又收拾出許多屋子。款待那遠來親友。甄氏帶兩個幼子。和一些女眷。日裏去長生宮跪拜焚香。晚來仍回家住。友仁父子。便長住在長生宮內。由三月初頭上開始。正日子在第四七的第四天。三七剛做完。便忙起來。直忙過了四七。客才散去。同縣同村的戚友。也都各自辭歸。等末天來拜圓滿。除友仁父子夫妻外。祇剩兩位管帳的戚友。和甄氏一個娘家姪子。叫做甄濟的。友仁夫妻。方覺輕鬆了一些。雖然這次舉動。是一個從俗的禮節。也含有人子追遠之心。起初幾日。元兒見父母鎖日愀然。孝思甚隆。不由激動天性。每日跟着大人跪送賓客。祇有內心哀戚。并無他念。及至正日一過。友仁要在靜室中。獨跪唸經。甄氏一身兼顧兩地。忙得不可開交。祇閒了元兒一人。除早晚跪拜外。都無甚事。偏那甄濟一向隨宦在外。人才

十八九歲。初回不久。原想等佛事做完。遊山的。元兒因他會武。見的事多。獨和他說得來。這日正看父親上供時。跪哭。心裏發酸。吃齋時節。甄濟無心中。說了來意。一句話。將元兒提醒。暗想如今家人都忙。趁此時抽空出尋仙人。學那飛行本領。當下便以識途老馬自命。鼓動甄濟。去和甄氏說了。甄氏一則內姪初來。怕委屈了他。二則見愛子連日都帶愁苦之容。怕悶壞了他。立時答應。因甄濟帶有一名家人。便不再派人跟隨。祇囑咐不要去遠。早去早回。元兒口裏答應。行至半路。却說遊山帶僕。有傷雅道。甄濟原非紈袴一流。聞言。便命家人在半路相候。自己同了元兒前進。元兒仗着甄濟不識路。成心按照平日打聽得來的路徑。往金鞭崖走去。甄濟見元兒在前領路。上下如飛。峻崖峭坂。一躍便過。好生驚異。以爲他也習過武。故意賣弄。不肯示弱。也將本領施展出來。緊緊跟隨。元兒仍恐仙人不肯見他。總是推託路記不真。前行查看。先跑出去二三十步。看不出前面有何異狀。才回身招呼。從來遊山。那有這日任性。心中好不痛快。仗着都是快腿。從早飯後出門。由辰刻到未初。不覺到了衆人所說的金鞭崖上。細一考查。與友仁所說的林木位置。一些不差。祇是仙人。却無影子。以爲仙人洞府。必在僻靜之處。仍在東尋西找。甄濟見一路上美景甚多。元兒都不留連。只說還

有更好的所在。誰知累了一身大汗。却跑到這們一個略生雜樹。形勢險惡的峭崖上來。不由又好氣又好笑。後來見他神志專一。不住東張西望。若有期待。看出他必有所爲。再三盤問。元兒被逼無法。祇得略爲說了實話。甄濟笑道。表弟你真是枉叫神童了。你想這裏雖然崖險壁峻。却是景物枯燥。好的林泉。都無一處。下面澗溝中。盡是些泥漿積潦。污濁不堪。那一點像仙靈窟宅。羅表舅所說的金鞭崖。不是哄你。必是另有地方。我也隨着家父。遍歷雲貴。走過不少山路。又聽教師們說起。漫說仙人。就連那高人隱士所居之處。大半水木清華。巖壑幽美。似這種連我們也不肯留連的地方。仙人怎肯在此居住。若說這裏形勢險惡。地界僻遠。是個毒虫猛獸潛伏之地。到還像些元兒聞言。不禁恍然若失。可是仍未十分死心。以爲比時年方幼小。又未明說出心事來。羅鷺何必說那假話。及至全崖都差不多找遍。并無大的洞穴。又經甄濟再三勸解。才行怏怏回走。因爲來時。專注崖上來路。一面崖下。尚未尋找。回時暗中留神。甄濟正邊說邊走之間。忽聽元兒失聲叫道。洞在這裏了。回來一看。原來半崖籐樹交蔽中。有一塊丈許高的大石。形態甚奇。孤倚壁間。壁上苔繡中。竟隱隱看出有金鞭崖三個大字。再看元兒。已從那怪石根際一個兩三尺大小的石孔中。鑽了進去。探頭

一看裏面黑洞洞的。猛聞一股子奇腥刺鼻。心中一驚。連忙一把拉住元兒。喊聲表弟還不出來。要尋死麼。同時元兒也聞見腥味刺鼻難耐。鑽了出來。甄濟道。你怎麼胡鑽亂鑽。這裏頭要是什麼毒蛇的洞。那還有你的命在。你沒聞見腥氣麼。元兒道。你不知道。我最能黑地裏看東西。適才我往石孔裏一看。那洞竟深大得緊。後來還想再進一步。被你一喊。我也聞到腥氣。人受不住。退出來時。無意中一推這塊石頭。竟是活的。稍用點力便可推倒。我怕壓了你。沒有推。言還未完。甄濟直說這裏不是好地方。手邊又沒拿着兵器。快走的好。元兒執意不肯。定要看看那洞的眞形。方才死心。正爭執間。倏地一低頭。又往石孔裏鑽去。甄濟一把未抓住。連忙趕過。伸手往孔中去扯時。猛聽元兒高喝道。表哥快躲開。這石頭要倒下了。那塊怪石。雖然附在崖旁。并未生根。要估體重。少說也有千斤。先還不信。元兒有那大力量。就在這一轉念間。忽聽頭上簾斷。擦擦作響。那石上半截已自搖動。知道不好。連忙縱過一旁。抓緊壁上簾根。身才立定。那塊大石。已自離壁飛起。直往下面澗溝中。撲倒下去。接着便聽山崩地裂一聲大震。眼前砂石塵土飛揚。殘枝斷幹。滿空飛舞。山谷迴應。耳鳴嗡嗡。半响方絕。元兒早從石後跳了出來。甄濟見元兒雖然淘氣。竟有這等神力。不由又驚又愛。連忙拉

着手。一同往洞中看時。天光祇照進得數丈。元兒目力最好。也看不見底。拾了一塊石頭。丟將過去。一探。石到盡頭壁上。撞了一下。一會又聽咚的一聲。彷彿落在水裏的聲音。元兒還想冒險鑽進探看。當不住那股奇腥。夾着生土氣。刺腦欲暈。甄濟又說內中定有毒蛇大蟒潛伏。才行作罷。走在路上。還不住的心頭作惡欲嘔。這真是乘興而來。敗興而返。甄濟重又追問前情。元兒不便再爲隱瞞。便將細情說了。二人且談且走。忽見前面有一高峯阻路。記得來時途徑。不會有此。定睛一辨日影。才知說話疎忽。走岔了道。多繞下好多里地來。因見那峯拔地孤立。直矗天半。四外大小峯巒。都似朝他拱揖。極具形勝。耳旁又聽松風泉瀑之聲。聒耳。估量上面景緻。一定不差。拼着時光還早。足可趕得回家。兩人都是童心正感。便不願繞回原路。率性登峯一望。再行披蓁歷莽。覓路回去。那峯深藏山腹。有山擋住。外面的人看不見。從來人跡罕到。連個樵徑都無。仗着體健身輕。攀援到了峯頂。一看。上面祇有不足十畝方圓地面。滿是奇石怪松。因在山頂。松都不高。株株盤紆磅礴。曲屈輪囷。蒼鱗鐵皮。虬枝龍幹。天矯攫拏。似欲臨風飛去。再往峯下低頭一看。三面俱是崇岡拱衛。另一面半山懸着匹練般一道瀑布。宛如玉龍飛墜。下臨無地。松濤泉響。交相應和。再迎着劈面天風一吹。頓

覺宇宙皆寬。心神俱爽。把適才煩悶一齊打消。二人擇地坐下。領略佳景。互相贊不絕口。盤桓了一陣。商議明日還須再來。才作歸計。往去路一看。到處都是峭巖絕坂。似無途徑。二人也未放在心上。仍舊攀越下去。山中生路。甚是難走。各自奮力趕行。連越過了幾處深谷巖嶽。一路亂竄。始終沒有歸入正路。彷彿越走越遠似的。甄濟道。看今日神氣。我們要留在山裏了。早知如此。還不如下峯時節。繞回原路走呢。元兒道。我們祇記準來時方向。一直前進。莫非還走不出山去。怕他怎的。正說之間。又上了一個峯頭。白日忽被雲遮。二人都覺有些口渴。附近又不見溪泉。正待舉步下峯尋覓。忽見前面樹林中。飄起一縷炊烟。元兒喜道。我們快到家了。你看那不是近山脚人家。在煮飯麼。祇要找到那裏。便可照正路走了。甄濟也甚高興。各自放開脚程。往前奔去。誰知高處望前面。似近却遠。又翻越了好些崗嶺。才見前面現出一牆石山坪。其平若砥。一面倚着高山大壑。盡頭處滿是桂李花林。殘英未卸。紅白相間。趁着斜陽。猶自嬌豔。峯頭所見炊烟。便自林中飄出。坪旁還橫着一條小溪。溪底盡石。水流潺潺。白石粼粼。一清到底。二人正在煩渴。奔到溪邊。用手捧起。連飲好幾口。覺着舒服清爽。才一起走向林中覓路。入林一看。裏面涼陰陰的。一所石土相間砌成的房子。端端正正。

安置在林中一片平地上面。屋前圍着一列短短的籬笆。四圍除了原有桃李花樹之外。屋後還種着數百竿修竹。雖是山中土房。却是紙窗茅蓬。別有幽意。青林白石。不染纖塵。祇有除了這一所孤零零的房子以外。休說左鄰右舍。靜得通沒一點聲息。再看那炊烟來處。并非人家煮飯。原來竹籬之內。是一個寬約畝許的庭院。一邊畦裏種着些野花。一邊畦裏種着些春韭。隙地上有一個黃泥爐子。上面安着一把瓦壺。爐中燒的。也不知是什麼樹枝。那青烟兀自飛揚天半。壺中不知煮的什麼。壺嘴上突突直冒白烟。屋中的人。却不見出來。二人急於問路。在門前喚了兩聲。不見答應。見那籬笆高低齊胸。探頭往裏一望。恰好紙窗半開。斜陽的光。從林隙照向窗內。花影迷離中。元兒眼尖。早見屋裏頭榻上坐着一人。便對甄濟道。你看這人。好沒道理。我們這般喊。通沒理一聲。我們率性進去問來。說着。拉了甄濟。便從籬笆門內走進。剛剛走到窗下。便聽一個極細微的聲音說道。二位說話。我已聽見。無奈身患大病。聲音不濟。有件事。請二位進來少坐一坐。等我二個兒子回來再說吧。甄濟聽那人口音。像個老年婦人。不願進去。便道。老婆婆。我們是遊山走迷了路的。別的不須打攪。祇借問一聲。那條路可往長生宮去。那老婆聞言。似是吃驚道。二位若是想往長生宮。今日恐怕

足力多快。也出不去了。甄濟便說。來時原是知道迷路。按着日影走的。這裏既有入家。想必是個通路。怎會出不去。元兒又將從金鞭崖歸途所經之路說了。那老婆子道。二位好造化。那峯叫作萬松尖。由那裏往金鞭崖一帶。聽我大兒打獵回來說。新近出了許多毒蛇怪蟒。二位並未遇上。總算便宜。你們按着日影走路。要是走熟。原可出去。生人却非迷路不可。路上那些岡巒。作叫螺獅環。走好了。走到我這裏來。不然錯走七十三番。再走十天。也休想走出山去。因為這山周廻千里。二位所走之路。看是尋常。却最屈折難行。又在山的側背面。遊山的人。從不到此。山上雲多。日光常被雲遮。更易迷路。二位想是練過武功。不朝容易路走。誤打誤撞。來到此地。今日天色已晚。還隔着許多峯巒。多是懸崖峭壁。比來路還險十倍。怕沒有百十多里的大灣轉。才走向來時山路。二位路徑又生。縱有本領。也難渡的了。不如少時進了飲食。權留舍間。與小兒們同榻。明天起行回去吧。二人猛想起來時。果覺日影的方向稍差。因為別的無路。還特意照直前進。翻越許多危巖幽谷。不想毫厘之差。竟鑄大錯。料知一夜不歸。家中必定着急。就此冒險前進。又恐路越走越錯。更無法辦。再加走了大半天。腹中饑餓起來。祇得謝了。就在窗前站立。等這家兒子回來再作計較。元兒閒着無事。見庭院

中瓦壺大開。便問煮的是什東西。可要代他端進。那老婆子以爲他二人行乏口渴。要想渴水。便道。二位口渴。屋裏有泡好的山茶。壺中煮的是藥草。適才二小兒還在此地添火。又不知跑向何方去了。有客來。都無人接待。少時還須說他呢。甄濟接口道。老人家不用耽心。我們來時。原也口渴。適才在林外溪澗中。見泉水甚好。已然喝夠了。那老婆子聞言。驚問道。二位喝了那溪中的水麼。二人同聲應了。那老婆子便催二人進屋說話。甄濟一想。看神氣左就得擾人家。也該進去見個禮兒。便拉了元兒進去。那老婆子不俟二人說話。便說自己因病不能下床。請元兒代將屋角松燎點起。元兒照他所說。點好了火把。火光影裏。照見床上面坐的那老婆子。雖生得白髮飄蕭。却是面容紅潤。不像老年。倚着牆几坐被中。神態甚是安詳。又加適才問答。談吐文雅。不似尋常山民。不由起了敬意。剛要舉手爲禮。那老婆子早對二人注視了好幾眼。口裏連聲道奇。二人便問何故。那老婆子道。這裏叫作百丈坪。前面桃溪上流頭。有一毒泉。人服了心中頓發煩渴。不出二日必死。二位來此已有片刻。通沒一些跡像。所以奇怪。甄濟聞言。便驚慌起來。忙問老人家既知那水有毒。想必有什法兒解救。老婆子道。二位不要害怕。那水雖是入口甘涼。毒性甚烈。發作起來也快。人誤服下去。決挨不

到此刻。便要腹痛倒地。二位還是好端端的。而且臉上神采甚好。那有中毒樣子。想必二位得了神佑。再不那水變了。也說不定。要說解救。却難得很。萬一少時發作。祇好等小兒們回來。再作打算了。二人聞言。將信將疑。也不知道真假。一陣談說。覺那老婆子。不但容度大方。談吐尤其文雅。再一盤問他的姓名家世。祇說姓方。四五年前。因丈夫被仇家所害。自知力不能敵。攜了兩個兒子。避居這山內無人之處。闢了二三十畝山田。以耕田打獵度日。別的却甚含糊。不肯吐實。甄濟知他家定有來歷。既不肯說。諒有隱情。見元兒聽他丈夫被仇家所害。義形於色。祇顧不住口的根問。還說要代他家報仇。滿臉稚氣。甚是好笑。便悄悄拉了他一把。恰被那老婆子看見。說道。祇顧說話。我還忘了問二位客人貴姓呢。二人便接口答了。老婆子道。二位原來不是一家。我心裏原說都是一樣英雄氣概。裘官人骨格氣宇。又自不同呢。正說之間。忽聽屋外有人說道。媽。你在屋和誰說話。是表姊他們來了麼。同時便聽屋外有人拖着東西在地上走的聲音。老婆子答道。你表姊暫時那裏會來。是兩位迷了路的小客人在此。快去換了衣服。進來相見吧。接着又問你兄弟呢。怎麼半日不見家來。看藥該添火了吧。外面那人答道。二弟因聽媽說。想吃肥頭魚。乘媽睡着。到隔山海裏去捉。在路上

碰見我同回來的。我田裏忙完了。也去打了兩隻斑鳩。和三隻野兔兒。既有外客。少時燻來陪媽下酒。正說之間。葦簾一啓。早進進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來。偏巧元兒童心。一聽屋外的人。是打獵回來。忙着出去觀看。走到簾前。剛一邁步。兩人脚底都輕。事先沒有聽見聲音。進出的勢子都猛。不由撞了一個滿懷。元兒神力。把那小孩倒撞出去。有三四步遠。元兒胸前肋骨。吃那小孩撞了一下。也覺生疼。那小孩立定身軀。朝元兒定睛一望。鼻子就啼了一聲。老婆子已在床上看見。忙喝三毛不得無禮。那小孩應了一聲。走進前來。口裏直問媽此刻好了麼。仙藥一吃。過幾日就起床的。我先去給媽弄魚去。看二哥又給我弄糟了。說着。便往外走。也不答理二人。那老婆子却微怒道。這兩位佳客在此。也不見個禮兒。再在山中住幾年。快成野人了。那小孩應了一聲。朝着二人。作了個揖。仍往外走。元兒適才無心撞了人家。心中過意不去。想和他陪個話兒。已然出房去了。那老婆嘆口氣道。山居野人。不曉禮節。好叫外人笑話。甄濟連說那裏話。元兒却覺出那小孩力量不小。又見他神氣很孝。甚是愛惜。不肯接談。想是惱了自己。經此一來。不便再行出去。祇管低頭尋思。不多一會。屋簾又起。進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。生得猿臂蜂腰。虎目長眉。丰神挺秀。玉立亭亭。先上前朝他母親。

問安。再回身朝二人請教見禮。二人才知那少年名叫方端。適才小孩名叫方環。乃是同胞弟兄。方端尙有個兄長方潔。流落江湖業已十多年。不知踪跡。那方端人既俊爽。情意又甚真摯。雖是初見。十分投契。大有相見恨晚之慨。當下三人便訂了交。稱老婆做伯母。重又見禮。老婆子也不推辭。等二人拜罷。便喚方端察看二人。可會中毒。方端聞說飲了溪水。也甚駭異。便道：那水飲過片刻。眉心可以見血經。媽怎不先看。老婆子道：我已照過。恐眼力不濟。還不放心。你再照來。方端舉火細照。也說不會中毒。祇想不出理來。老婆子又問備飯不會。方端道：媽既肯延客入室。定非庸士。孩兒進門時。便去將飯煮好。因三弟搶着做菜。孩兒把兔鴿放在架上燻烤。便交給了他。今日有魚。還有出門時煨的鷄菜。想必夠了。老婆子道：共總來時。你三弟貪玩。定要帶兩隻鷄。到山中來養。這幾年功夫。他也給我們添生了不少的鷄和蛋。都陸續吃了。算起來。他也給我們出過大力。如今雖然停了生蛋。你兩弟兄要藉口他吃過仙草。吃了補人。殺來我吃。我是不答應的。方端道：媽早說過。孩兒那敢殺的是另一個。老婆子道：我說的是三毛。他有些牛氣。你到後屋看看他去。有客在此。看又和上一樣。弄不好。還怕他心裏難過。勉強着吃。對他說：一天到晚。盡給我想吃的。不打正經主意。算的是

那一門的孝道說時面帶微笑。方端應了。忙和二人告便。二人知他家中沒有用人。心甚不安。想跟着去幫忙料理。老婆子道。二位賢姪。生長富家。那幹過這稱營生。就連小兒們。也祇近幾年來。才會胡亂做些。母子三人。就將充饑而已。後面不乾淨。還是陪我談天吧。要餓的話。壩洞裏還有熟獵肉和鍋魁。先點點心吧。二人連說不餓。甄濟情知自己去了。任什不會做過。無忙可幫。元兒却很想會那方環的面。又和婆子去說。老婆子笑道。你三弟牛性忒大。不去也罷。少時自會來的。元兒不好再說。少時覺着腹脹。便告便出房。走至籬外。小解了一回。回房時。見堂屋後面。火光閃閃。鼻中直聞香味。走將出去一看。原來這一系列房背後。還有一片空地。一邊角上。有兩間小房。耳聽方氏弟兄正在爭論。方端道。三弟你常時逞強。今日也遇見能手。人家輕輕將你一撞。便跌回來。差點連屋壁。都被你撞倒。看你明天見了表姊。還說嘴不。方環莽聲莽氣的答道。那他是乘我沒有防備。明日走時。好歹和他比了才算。你總忘不了你那表姊的仇。你還是哥哥呢。淨幫外人。方端又道。不說你太橫些。你沒安心撞人家。難道人家來此作客。會安心撞你。適才媽和我示意。說表兄弟將來定要出人頭地。着我和他二人訂交。甚是看重。人家是客。這須不比表姊。由你氣他。你祇敢和人家動手。我告媽

去。方環方不再言語。等了頃刻。元兒才放重脚步。走到後房。方端正翻着鐵架上的燻班鳩。見元兒進來。連忙起身招呼。方環裝着煎魚。頭也不回。元兒知他有氣。因適才已問明年歲。比他大着兩個月。便走上前去。深深一揖道。適才怪我莽撞。三弟莫怪。我陪個禮兒。方環祇得起身。還了個揖說道。二哥說你力氣。比我大得多呢。元兒忙道。那裏。我自幼被父親關在書房。從未學武。那有什麼力氣。方環道。二哥。你祇莫告媽。生氣。我便和他試試。方端道。你如比不過。又該發恨。不理人家了。方環道。輸給我不說。贏得我心服。更是我的哥哥了。說罷。伸手過來。元兒到底讀書多年。知道客氣。想避已自不及。那有人家手快。早已攥了個結實。元兒直說。三弟何必如此計較。自己大爭什輸贏。我認輸就是了。說時。因自幼不會和人動武。方環抓得又緊。小孩總怕吃了虧。掃少了面皮。好不着急。無心中用力一掙。隨手一甩。竟將方環一雙比鐵還硬的手甩開。方端起初因方環力大無窮。竟被元兒撞退。又聽甄濟談話中。漏出習武之意。以爲元兒也受過高明傳授。正想看他是什麼家數。所以事前不加攔阻。及見一交手。便被方環用擒拿手。扣住脈門。元兒不但不會招架。脚底雖未看出發浮。却是滿臉慌張。手忙脚亂。才知他是質美未學。恐受傷不好意思。方要喝住方環。忽見元兒隨手一

掙一甩。竟將方環的手甩開。低頭一看方環的手。因爲兩下力猛。虎口震破。鮮血直流。這種天生神力。休說方環。連方端也驚異起來。元兒自是更爲過意不去。連說怎好。一面又湊近前去慰問。方環這時已是心服。却不願見這般婆子氣。元兒正去扳他肩膀。被方環將肩一扭。又回肘一推。無心中還記着使運全力。把一個讓勢。變成了霸王扛鼎。暗藏推雲托月的解數。口中才說了一聲。哥哥不要緊的。我服你了。元兒已被他閃穿出去好遠。幾乎跌倒。方氏弟兄。俱都呵呵大笑。元兒也自站定回身。方端連道可惜。元兒便問何故。方端道。我家世代習武。祇家母文武雙全。愚兄也略說得幾個字兒。小弟兄姊妹中。因三弟從小喜愛泅水。九歲時節。在山溪裏。被一條兩丈長的烏金鱧王纏住。脫身不得。猛生急智。用嘴咬住鱧王的頸子。在水中掙命。那鱧王通體烏金鱗甲。好不堅強。偏被三弟無心中咬破他的軟處。當時祇顧弄死惡鱧逃命。拚命一吸血。又在無心中。將那鱧王多年結成的丹黃。吸入肚內。後來經人發覺。鱧王已死。他一個小身體。除兩手和頭。露在外面。周身俱被惡鱧纏得緊緊。家中人連忙將他打撈上來。已是力盡精疲。奄奄一息。依了家父。當時要將鱧身斬斷。救他出來。偏在這時。遇見一位高人走過。說那鱧如此長法。恐怕已有丹黃。常人服了。皮膚必然發漲。

此時解開。弄巧就許漲破流血而死。祇可借鱧身的束縛力量。過了三日三夜。再行解救。用藥調治。幸而時當九月。天氣不熱。便由那高人。將三弟嘴扳開。塞了幾粒丹藥入口。直到晚間。三弟才醒轉。回生。渾身疼漲。直哭喊難受了三天三夜。才斬斷鱧身。救出舍弟。又漲痛了好幾天。敷藥調治。才行痊癒。由此力大無窮。誰也比不過他。就那年冬天。先父便被一個妖道所害。因那妖道會飛劍傷人。不是對手。也還想斬草除根。連我全家害死。幸得家母機警。母子三人。含了大仇奇冤。逃避此山。原想命愚弟兄。尋訪名師。學劍報仇。偏巧家母急氣傷心。又在路上連遇大雨山洪。受了寒濕。病臥在床。時發時愈。不能遠離。祇好奉母養病。報仇之事。俟諸異日。你沒學過武。却能破去他的解數。豈非天生神力。如遇明師。那還誰是對手。說罷。弟兄二人都流下淚來。元兒聞言。甚是悲憤。正想和他說。這山中現有仙人。告知以前經過。恰值菜熟飯好。元兒在家。平常早晚連點心。要吃五頓。這一頓算消夜。雖還是早。要作晚餐。却是已過時。本就腹飢。不好出口。甄濟也因元兒出外小解。一去不歸。找到後面。二人搶着端菜端飯。連家中人等。慌記。均行忘却。小弟兄四人。將飯菜捧到房中。方環安排坐凳。方端拿了個山木造成的几兒。放在床前。取碗溫了酒。遞與他母親。才向甄表二人斟了酒。二

人謝了。捧杯一嚐。那酒是涼的。又甜又香。甄濟忍不住問道。伯母說全家不履城市。已四五年。這動用的家俱。連酒食。是怎樣運來的。方端面帶悲容答道。家母因報仇之事要緊。宗嗣也不能斬。早年原有終老此鄉之念。所以先父死後。來時便安排了遠計。一切穀糧。稻種。菜籽。雞雛。杯盤。碗碟。和廚下動用的家俱。凡是必需的。無不在事先通盤籌劃。又加還有一家離此不遠的至戚相助。有無可通。除了林外二十多畝山田。是愚兄弟二人開墾的。這房子和木器。是愚兄弟胡亂砍了樹木。同山茅做的。而外。餘下全是從山外搬運來的。這酒原是家表姊。因家母愛飲。從山外帶來相贈。又經愚兄弟設法。偷來猴兒一些百花酒。摻在裏面。所以覺得香些。如今也存不多了。二人聞言一看。果然他弟兄二人。面前不放酒杯。知是留以奉母。再斟時便辭謝了。方氏弟兄也不勉強。元兒還想問猴兒酒。怎樣偷法。因見他弟兄二人。都忙着給他母親佈菜添酒。孝心甚篤。不便打岔。便住口吃飯。方氏弟兄直將乃母服侍好了。又盛了一碗雞湯。勸乃母喝了。才行坐下。狼吞虎嚥。吃起飯來。吃完收拾出去。又給二人安排臥處。原有一間空屋。床被均有。元兒執意定要與他弟兄同榻。祇得依了他。弟兄各有一榻。祇須將被子搬來。一切整理好了。又去院中。添了些火。才同到方老婆子房中陪話。

方老婆子道：你弟兄四人結交甚好。好在都是先朝遺民，沒什門第之見。祇是你二人從小嬌養，一夜不歸，父母必然盼望。我起得晚，無須見我。此去祇不要向外人提。最關緊要，天一亮，我着你二哥送回去。二人這半晚，樂以忘憂，早忘了思家之念。聞言才得想起，便答道：小姪理會得。祇不過到家不久，就要來給伯母請安的。可惜相隔這遠，當日不能回去。真是不便。方環便問元兒家住何處。元兒答是青城山麓，環山堰。如今正在長生宮做佛事。方環拍手笑道：這就妙了。那環山堰我沒去過。長生宮我却是輕車熟路。包你個把時辰就到。此後可以常來常往。真快活死人。二人聞言大喜。方老婆子道：三毛你不知仇人利害，竟敢往人多處跑嗎？方環見母親生氣，祇得說道：孩兒本無心出山。那日在前面山脚一條澗中，洒水摸魚，無心發現一個水洞。水面離洞頂才祇二尺。外有藤蘿隱蔽，人看不見。水又深，一時好奇，汨了進去。先還不敢深入。後來越汨越遠，汨進有半里多地。忽見一道石坡，水也到那裏爲止。洞壁上的石頭，還有閃光，依稀可以看出石形路徑。上石坡曲曲折折，又走有一里多路，便漆黑了。祇得回來。第二天乘哥哥在田裏下種子，媽睡晌午，我帶了火石，和七人根火把，舉在頭上，踏水進去。到了黑處，點起火，越走越深。那路并不難走。時明時暗，明處都是些

透明的石鐘乳。如今有些礙頭障脚的。都被我剷平了。連去五六次。都害怕遇見怪物回來。末一次帶了刀劍暗器。下決心走到底。路本不甚難走。又恐媽喚人心急。一出水。便往石坡上跑了下去。約計沒有半個時辰。便到盡頭。又遇見有水阻路。說也奇怪。不但那邊石坡。和這邊一樣。及至我由水裏泅將出去。照樣也是在絕澗下面。有那麼一個洞。爬上崖去一看。不遠山脚底下。便是長生宮的廟宇。祇在悶了前去玩。走熟了。有時連火把也懶得帶。先時本不願見生人。後來見那澗中魚肥。常去摸魚。有一次穿魚的索子。被水冲走。上巖尋草穿魚。無心中遇見一個小道士。我騙他是近山人家小孩。他說他師父愛吃活魚。時常打發他偷偷摸摸。到遠處去買。要我賣他。我正因媽的酒快要吃完。二哥直怪我。不該將表姊得罪走了。害得媽快沒酒喝。埋怨得難受。便和他說。我媽要吃酒。願隔幾天打了魚。和他換酒。一面我却對二哥說。酒我已藏起好幾瓶。媽吃完了。自會拿出來。暗中却拿活魚。和他換酒。回來時。總怕被人看見。想法兒躲開。那廝也蠢。拿魚至多說話兩句便走。媽不放心。好在如今有這兩位哥哥。沒酒時好和他要的。媽莫生氣。三毛兒不再去了。老婆子哼了一聲道。你殺父之仇未報。爲我口腹。使你輕身。倘遇仇人。如何是好。從今祇好將酒戒了。說時眼圈便紅。

了起來。方氏弟兄聞言。也是傷心落淚。直到方環跪下。哭求認罪。甄裘二人。也幫着說情。方老婆子。才息怒吩咐起來說道。你休看我今日初遇你兩個哥哥。便露行藏。須知此中。實有深意。難怪他兩人說。按着日影走的。怎會路差這遠。照此看來。果然尚有捷徑。想是天意。使你弟兄們來往親近。祇是他二人不會水性。去時尚可。如來。豈非不便。方環道。三毛已然想過。日前不是哥哥給媽做了一條小船。準備病好之後。坐船在溪裏玩嗎。那船又小又輕。恰好容得兩三人。祇要二位哥哥。躺在船裏。我在水裏。推到旱地。將船拖起。搯了同走。休說二天再來。有我去接。就連此番回去。也不會打濕衣服了。說罷。又覺才說不去。又去有些不對。忙改口道。二位哥哥來時。我祇在那水洞口等候。不去便了。元兒便問道。那你怎知道我來。方老婆子道。你們預先約準一個時期。叫三毛到時去接。就是了。甄裘二人。越發心喜。一屋五人。興高彩烈的。又談了一陣。才行分別就臥。元兒和方環同臥一榻。那裏肯睡。一直談到天光見曙。二人率性也不睡。回望方端與甄濟。先還隨着問答。此時業已睡熟。二人不去驚醒他們。祇管說個不休。也不說走。天亮以後。方端在夢中。彷彿聽見方母在隔屋咳嗽。才從床上躍起。方環也聽見隔屋有了響動。弟兄二人慌不迭的跑出。將院中藥端了過去。元兒

才把甄濟喚醒。甄濟恐姑父母懸念。催着元兒快走。因知方家不會用有下人。剛要到廚房去取水。淨臉。方環已端了一盆涼水。和一些鍋魁臘肉進來。二人洗罷。便要過去。見母辭別。方環道。家母剛用完藥。不到中午。不能起身。已命小弟。速送兩位哥哥回去。留下家兄服侍了。二人祇得罷了。匆匆吃了些鍋魁。飲了些山泉。便託方環致意。與方母請安辭謝。弟兄三人。帶了松燎火石。一同出門。出了樹林。不走原路。由百丈坪下坡。走不到半里。便見前面是一個高巖。巖前一片棗樹。約有三四百株。棗林一角。隱隱似有一所茅舍。方環指着那茅舍說道。那棗林深處。溪岸上。便是我表姊的家。我還有個表弟。生着一把子蠻力。與我很說得來。也是和他姊姊不大對。又怕又恨。可惜他昨日出山去了。家中祇我姑父一人。下次來再見吧。他家比我家。還來早好多年。此處山深路險。人跡不到。除我兩家。這多年。祇昨遇見你兩個。也真是奇逢了。說着說着。不覺走到巖下。路勢也甚險峻。好在三人都是身輕行健。略一攀躍。便從巖隙穿過。耳聞水聲潺潺。一條碧流。橫亘路側。綠波粼粼。清澈見底。其深約在丈許。方環便喚二人止步。剛道得一聲。我給哥哥取小船去。七八丈高的巖壁。一路攀援縱躍。早和猿猴一般。晃眼功夫。爬了上去。二人在下面。見他鑽入一個巖穴裏去。不多一會。現身。

出來。喊了聲二位哥哥接住。便將一條小舟。從穴中拉出。用一根草繩。纏了下來。二人看那舟。乃整根山木。鑿空所製。大有兩抱。長有丈許。外方內圓。兩頭尖。雖然不假漆飾。形式甚是古樸耐用。用手一抬。也有百十來斤輕重。剛要往溪中拉去。眼前人影一晃。手中微微一震。方環已從巖上躍入舟中。真個比燕還輕。一些聲響皆無。二人好生欽佩。誇贊不置。方環道。二位哥哥。且莫誇獎。我這算什麼。家母昨晚說。甄大哥還差些。若論天資。三哥生就仙骨。將來怕不是劍仙一流人物。比我表姊還強得多呢。祇不過目前未遇明師。無人傳授罷了。說罷。三人已將小舟。抬入水內。方環請二人坐定。說聲獻醜。先將上下衣服脫去。放入舟內。推舟離岸。然後將身往水中一順。兩手推着舟的後沿。兩足踹水。亂流而行。其疾若駛。二人見舟中除了坐臥之處。還有兩柄木槳。便要方環上來同划。無須在水裏費力。方環笑道。這半里多水路。還可。若到水洞。怎麼划呢。還是這樣走。要快得多。說罷。率性頭往水中鑽去。兩手抓着舟底預置的木樁。推行起來。比前更快。那水底盡是白沙。又是一清到底。二人見方環赤着全身。在水中游行。真像一條大人魚一般。方環探頭出水。換氣不過兩三次。已然離水洞不遠。那裏水面更闊。流急波怒。溪聲如雷。兩邊危巖低覆。形勢愈險。方環忽然將舟推向一

處巖凹。用舟中的草繩。繫在石上。將那些藤蔓拉開。現出水洞。解了草繩。請二人點好火把臥下。推舟進入水洞。初入內時。那洞頂離水面。祇有二尺。越入內越高。一會又低壓下來。最低之處。離舟不過數寸。二人執着火把。將身朝外。以防火燠噲人。火光中見洞頂洞壁。滿生綠苔。碧鮮鮮又肥又厚。行有半個時辰。洞頂忽高。人可站立。便到了石坡根際。三人將舟拉了上去。抬着行走。約有兩三里路。果然到處都是光明鐘乳。依稀可辨景物。逐漸由明轉暗。又入水道。二次將舟入水推行。天地生物。真是奇怪。這條水道。不但經行之路。與頭一個水洞相似。竟連沿途景物。路之遠近。也一般無二。二人連聲稱奇。指點談說。不覺行離洞口不遠。方環首先一個猛子。穿出洞去。探頭一看。四外無人。才將舟引出。尋了適當地地方繫住。與二人話別。彼此都是依依不捨。二人本想請方環到長生宮去。游玩一番。方環道。論理原該與伯父伯母請安。無奈仇家利害。怕露形跡。宮中小道士。又有幾個認得我的。恐家母知道責怪。等三哥做完佛事回家。我們也多來往過幾次。那時再伺便登門拜望好了。家母病好。尚須時日。此船暫時無用。我便將他留在水洞以內。以便迎接兩位哥哥前往。至於時間。我每隔一日的上午辰巳之間。必來一次。兩位哥哥能去更好。不能不過空跑一次。強如和小道。

士換酒。也不妨事。後日還來。昨晚託買的東西。和好酒。請卽代我買好。以便明日我來取。自己弟兄。不客套了。元兒最是難捨。後來實在動於利害。才戀戀而止。方環送二人離舟上巖。守着母訓。自己并不上去。就此分手。二人自送方環推舟入了水洞。才行覓路往長生宮走去。二人一夜遊山未歸。友仁早想起當年羅鷺預言。知道急也無用。祇派人跟踪尋找。祇急壞了甄氏一人。因是娘家姪兒帶去。老人家不會跟隨。喊來埋怨一頓。將家中用人。全數打發去往山中尋找。又怪友仁當晚爲何不往家中送信。夫妻二人正在着急分說。宮外小道士早看見二人手拉手的。走了回來。連忙飛跑入內送信。這一來。簡直和天上掉下一個明珠一般。甄氏一面命人將去人追回。自己首先趕了出去。一見二人。喜喜歡歡。無恙回轉。先把甄濟數說了幾句。又罵元兒不該貪玩。使父母耽憂。這一夜迷路山中。想必吃了許多苦處。祇緊盤問不休。元兒當着外人。不便分說。略爲告罪。隨口答了幾句。一同入內。見了友仁等人。靜後。悄悄說了一個大概。祇隱起水洞行舟一節。說是山中迷路。多虧一家隱居的逸民。留宿殷勤。今日又送了回來。友仁夫妻。自是感激。再一聽是先朝逸民之子。與甄濟元兒。訂了金蘭之誼。越發高興。元兒見父母心喜。便說答應人家。明日前去答拜。受人之惠。還應送

些禮物。友仁也想認識這家。祇爲佛事尚未做完作罷。聽元兒說送禮。忙命人去備辦。元兒說是無須。自己已然問過口氣。知他需用之物。祇須交錢。仍由自己與甄濟前去備辦。甄氏便給二人。取了十兩銀子。吩咐不夠再拿。二人出來帶人到了城內。除美酒外。餘下多是方環所說山中缺用之物。用了不過四兩多銀子。甄氏以爲荒山窮途。蒙人接引。無殊救命之恩。恨不得禮還要送得重些。又去家中。尋了些布帛糖果。交與二人。明日帶去。因爲第一天迷路。特派兩個精幹長年跟隨。元兒再三不肯。說那家隱居多年。最怕生人。走漏風聲。相隔既近。明日他還親自來接。決無一失。執意不要人跟。甄氏還不放心。又去問過甄濟。竟與元兒所說一般。知他素來老成謹慎。祇好作罷。友仁料那家必有隱情。更不再問。甄氏家中有事。再三囑咐明日要過午才來。二人如去。當晚必要回轉。以免懸念。元兒口中唯唯。却想和方氏弟兄。多盤桓些時。等晚間甄氏走後。便和友仁說明。去了。如果時晚。便住一宵。友仁這才料出。不在近處。細一盤問。元兒仗着父親。素日放任。總可商量。祇得把細情說了。友仁溺愛元兒。便答應代他二人隱瞞。祇吩咐明早前去。至遲後日午前。必要回轉。當天能回更好。正商量得好好的。甄濟忽得家中急報。說乃母有病甚重。催他連夜回家。甄濟大吃一驚。祇得

別了友仁父子。連夜進城。甄氏也得了信。次日一早。趕去看望。甄濟一走。元兒自是略覺掃興。友仁因他拿着許多布帛東西。不帶從人。恐有不便。元兒還是力辭。友仁也強不過他。祇得命將所有禮物。裝入一個竹籃之內。好帶到了辰刻。乘宮中和尚道士。奉經之際。偷偷捧了竹籃。走向宮外。昨日來路的山巖上面。且喜家中長年。俱都忙於照料經堂。無人知曉。元兒四顧無人。兩手舉起竹籃。連跑帶縱。下巖到了澗邊。見水流湯湯。人舟未見。正以爲來早了些。忽見水洞口壁上藤蔓分處。一舟刺出。舟尾起伏之間。忽隆一聲。方環從水裏。赤條條躍入舟內。持起雙槳。撥水如飛。頃刻到了面前。元兒心中太喜。一面招呼。忙把竹籃遞將下去。方環將元兒接入舟中。說一聲。三哥。我們到了裏面。再談吧。說罷。站在船頭。將身往水裏一順。早又分波而入。兩手推定舟尾。踏浪穿波。直入水洞。復翻身將洞口藤蔓掩好。元兒將松燎點起。兩手扶舟。探頭水面。與元兒兩人。一問一答。且行且談。感情越發深厚。不多時到了中節旱洞。二人出水。抬舟而行。走完旱洞。再由水路推行。言笑晏晏。那覺路長。已到水洞出口。方環將舟藏好。搶了竹籃。扛在肩上。直奔百丈坪家中走去。到了方家一看。天才交午。方母服藥安眠。尙未起身。方端正。正在院中掃地澆花。見方環接得元兒同來。心中甚喜。又見帶

了不少東西。打開竹籃一看。除甄氏送的布帛糖果燻臘而外。無一不是山中需用之物。便笑對方環道。你前晚方和二弟三弟訂交。便向人家要這許多東西。真太不客氣了。方環鼓嚙着嘴答道。我們既是自己弟兄。情同骨肉。分什彼此。我這裏要用。又無處去買。二哥是便家。要些何妨。你以前怎麼常時和表姊要來着。莫不成他是女的。還比我弟兄們親些。從今後。有了三哥。不愁缺東西也。省得你說我。將表姊氣走。鬧得沒法。方端聞言。臉上一紅。也不再理方環。祇問甄濟爲何不來。元兒說了原故。俱都代他愁煩。因知元兒甄濟也許要來。弟兄二人。從昨晚便煮了些臘野味。又殺了隻肥雞燻悶着。準備來了款待。方母未醒。三人也不進屋。就在院中石上坐定。談了一會。午時過去。方氏弟兄。聞得方母咳聲。忙走進去。服侍好了。方環方出來招呼元兒進去。元兒拜見之後。方母喚進前去。拉着手說道。你生長富家。難爲你點點年紀。令尊令堂。竟放心你一人自來。又送我母子這些禮物。山中無可奉贈。等回時捎些野味回去。略表微意。代我母子。向令尊令堂道謝吧。元兒將來時懇求父親。不要帶人的話說了。以便晚了。自己還可住一宵。明日再走。方母含笑命方端記着。少時飯後。可由方環陪了元兒頑耍。命他往後山打些山雞野味。與元兒帶去。元兒知父母都愛吃嫩小

雞。如果推辭。下次反不好送他母子東西。連忙稱謝。說自己也願同去打獵。方母道。那裏山勢險峻。人跡不到。慣出毒蛇猛獸。便是三毛。我也不准他去。你祇和兄弟頑吧。這裏你是初來。也還新鮮。想打獵也有。不過沒有肥的山雞罷了。元兒祇得應了。方端走進後房。端了午飯進來。方母照例飯前須飲兩杯。弟兄三人。陪着吃飽。方端拾了出去。略談片刻。方母要倚壁打坐。元兒便隨方環走出。方端早已帶了兵刃暗器出來。招呼方環。到時早回。不要走遠。逕往後山獵雉去了。方環也進屋去。拿了一柄長劍。一把護手刀。一袋弩箭。和一根釣魚的竿子出來。問元兒想怎樣頑。元兒意在打獵。方環便將兵刃分了。領元兒出了樹林。逕往東方懸崖上走去。走有兩里多路。元兒忍不住問道。我們都走出來。休說伯母無人服侍。山中想必不少野獸。伯母又在病中。不能下床。你那點子籬笆門。要驚嚇了他老人家怎好。方環笑道。你莫小看我母親。這是他老人家中了陰寒。不能下地。就這樣。多利害的野獸。也不值他老人家一動手呢。還記得初搬來時。有一天。哥哥找表姊去了。我看天要下雪。去檢乾柴。天也是這般時候。他老人家正在打坐。不知從那裏。來了兩隻老虎。大的一隻。吊睛白額。怕不比老黃牛還大。業已撞破窗戶。到了屋內床前。吃他老人家迎面一掌。活生生將那大虎的

頭擊碎。死在地上。後面一隻。吼了一聲。才得進了窗戶。又吃他老人家。端起床前袖箭。將虎眼雙雙打瞎。正巧我聽見虎嘯趕回。將他弄死。虎肉直吃了好多天。才完。差點沒將我吃病好幾天。他老人家祇是下半身不能轉動。若論本領。我哥哥也祇不過學會了一半呢。這一打坐。要到黃昏以前。才做完功課。我弟兄有時在家。也無事做。如有察覺。自會醒的。元兒聞言。好不驚羨欽佩。行行說說。不覺又翻了兩個山坡。轉過幾處叢林密菁。休說豺狼虎豹。連個貓兔之類。都未遇上。方環詫異道。這黃梅樹一帶。虎豹雖不常見。林菁中狼鹿獾兔之類甚多。怎的今日安心打他。到不出來。說罷。找了一陣。實是沒有。算計方母雖還到不醒的時候。畢竟家中無人。有些掛念。祇得掃興抄近路回走。行近百丈坪。祇有半箭多地。方環忽覺內急。打算擇地大解。請元兒先行一步。自己自會追上。元兒原想在路側等他。方環執意不願。元兒便一人往回路走了下去。經行之處。恰好是東西橫亘的嶺脊。山高林密。岔路甚多。生人本易迷路。別時方環忘了說明途徑。元兒獨自一人。走在嶺脊。回望方環。已兩手捺住肚子。往傍巖林中跑去。再往嶺脊這面一看。百丈坪就在眼前。日光已成斜照。到處雲烟蒼莽。野花怒放。泉響松濤。清脆娛耳。元兒心裏一開。便學甄濟前日縱躡之法。信步往下面縱去。

接連幾次。便到嶺下。穿出一片桃林。又有清溪阻路。水面甚寬。估量縱不過去。便緣着溪邊行走。打算擇地越過。誰知越繞越遠。溪面是更寬。對溪形勢也變成一片峭壁。過去也難以攀援。方環終不見追來。恐入歧路。祇得再往回走。那溪原有好幾處支流。去時不會留心。無心中又將回路走錯。見一處溪流甚仄。雖是急流洶湧。相隔不過數尺。好生後悔。適才怎未看見。白走此路。便退身蓄勢。跑至溪邊。一躍而過。縱往高處一看。脚底一片棗林。正是那日方環所說姑姑父家中。才知繞行已遠。還算好。認準方向。不愁走迷。猜方環已然到家。恐他懸念。急匆匆縱了下來。放步往棗林之中便跑。方環姑父的家。原在棗林深處。林中除了棗樹外。還雜生着幾株桃杏榛栗之類的菓樹。開花結實。趁着一片棗花。含蕊飄香。間以紅紫。景物甚是清麗。元兒一心祇想穿出棗林。過了百丈坪。好回方家。一切俱無心觀賞。正在急行之間。耳旁似聽棗林一角。有一種怪聲低嘯。接着便是密林騷動之音。因棗林快要走完。轉過前面高崖。便是百丈坪。心急趕路。也未在意。那是什麼怪聲。就在將出林的當兒。忽然一個東西。從頭上打下。忙中沒有留神。正打在肩頭上面吧的一下。砢碌碌滾落地面。元兒吃驚止步。往上一看。乃是在一株大桃樹下。打自己的。是一個碗大桃子。跌在山石上面。業已皮

開漿流。以爲桃熟自落。無心中打了自己一下。見那樹上的桃。青紅相間。又肥又大。又直跑了一路。口渴思飲。想就便爬上樹去。採十個八個。帶回去與方家母子同吃。剛一停頓。忽聽樹枝微微響了兩下。又從樹杪墜下兩個大肥桃來。元兒手疾眼快。一伸兩手。雙雙接着。一看。那桃紅肥欲綻。清香撲鼻。越發口饑。微擦了擦。順手拿在嘴邊。咬了一口。真是漿多汁甜。順着口邊直流甜水。越發不捨。見那一隻桃上。還帶着一點斷枝。附着兩片小青葉。似像人用刀削斷一般。并非果熟自落。心中微詫。待要往樹上爬時。耳旁又聽嗖嗖連聲。桃枝桃葉。碗大桃實。紛紛無故自落。匆促中也未細想墜落原因。祇怕跌碎了可惜。揮動兩隻小手。也跟着亂接。接了來。便放在地上。又接。那桃一共落了四五十個。元兒雙手。那裏招得許多。臨完一數。被自己完整接着沒有落地的。先後共祇接了二十來個。餘下二三十個。全都跌得稀爛。個個肥大紅鮮。元兒心雖驚異。祇是四顧無人。樹上又無什東西。始終不知那桃是怎麼落下的。心想這好比天贈我一般。省我費力。且不管他。見桃大手小。拿不了許多。便將長衣脫下。將桃兜起。前走沒有幾步。便聽側面不遠樹頂上。有人莽聲莽氣的說道。你這人好沒道理。吃了我家的桃。連謝都不道一聲麼。說話聲中。早有一條黑影。從相隔丈許遠近的一

株棗樹陰中飛向身旁。把元兒嚇了一跳。定睛一看。原來是一個十歲上下的小孩。生得虎頭虎腦。濃眉獅鼻。闊口大耳。短髮披肩。兩隻眼睛又大又黑。赤着上身。露着一身肉。兩臂虬筋顯露。右手拿着一個又似弓又似弩的東西。笑嘻嘻站在當地。元兒畢竟聰明過人。起初因這小孩突如其來。變出非常。忙放桃包。一面後退。手中苗刀早已躍躍欲試。及至看清來人。猛想起方環所說那家姑表親戚。這裏又並無別的人家。料是方環的表弟。因那小孩奇特。先不明問。笑答道。這桃是從樹上墜落下來。我見可惜才揀的。縱是你家樹。我又沒動手去採。難道有什過錯。那小孩好似被元兒這幾句話問住。略停了停。答道。樹上落的。有那便宜的事。你叫他再落一個我看。一面說。手往腰間掛的一個小布囊內摸了摸。并未摸出什麼。話剛說完。也不俟元兒答言。倏地將身往樹上縱去。行動真比猴子還快。似在樹枝上尋找什麼。展眼功夫。又跳下來。對元兒道。你看那桃不落不是。我叫他再落給你看。說罷。手舉弩弓。將手一抬。耳聽嗖的一聲。樹枝微一閃動。又有一個盃大的桃。墮將下來。元兒才知起初桃子。是孩子用弩弓所射。越發驚奇。便對他道。你不用弩弓。打給我看。我還祇當桃熟自落呢。既是你打的。我也不要找你便宜。還了你罷。那小孩聞言。黑臉一紅。微怒道。我不是那小

氣人。別的不說。你既拿着弓刀。必然會些武藝。我們兩個人。比上一回。贏了我。不但送你桃子。還拜你爲師。輸了也請你吃桃。你看好麼。說完。放下弓弩。將身一縱。到了林外。脚分丁字。左手護脇。右臂劍指衝天。擺了一個招式。點首直喊快來。元兒那會武藝。不禁着忙。可又不願認輸。雖猜出他是方家表親。因方氏弟兄再三囑咐。不願人前顯露形跡。不先將人問明。不便說出。想了想。答道。我比你大兩歲。又拿着刀。你是一雙空手。這事太不公平。你回去拿了兵器來。我們再比吧。元兒此言。原有兩種用意。那孩子如便是棗林深處那一家。祇須把話說明。便可免去相打。如見他所行路徑不對。好在就隔着一個廣坪。離方家不遠。仗着腿快。跑回去約了方環再來。也省吃虧。誰知那小孩。却是粗中有細。說道。你是不願意和我動手。想溜麼。比武難道定要兵器。大家用手。不是一樣。說時。見元兒遲疑。一不耐煩。又縱回來。一伸手。剛要奪去元兒的刀。立逼着動手。忽然失聲叫道。你這把刀。不是方三哥的麼。怎會到你手內。來時又不是那條路。你要是楊老賊家了。今日須不放你過去。說罷。兩手一分。大有一言不合。便要上前之意。元兒聞言。如釋重負。忙答道。你是方二哥的表弟麼。我叫裘元。與你方二哥三哥。是八拜之交。異姓兄弟。今日你三哥。接我來玩。去那邊打獵。回來我同他分

手走迷了路。繞道棗林。與你相遇。自己人比什武。我們快同到方家玩罷。那小孩將信將疑的答道。那我怎未聽說過你。去就去。如真是我三哥好友。也就是我的哥哥。如說誑話。莫說他。就我一個。也將你劈了。我替你拿着桃子。這就走。元兒正要答言。忽然一陣大風吹來。道旁樹林。似潮湧一般。上下左右。亂動亂搖。呼呼作響。鼻孔中。還聞見一股子羶氣。剛說得一聲好大風。猛聽那小孩道。裘哥哥留神。這風不似尋常的風。定有老虎跟來。元兒正在惶顧之間。又聽小孩大喝道。怪物來了。還不快躲。言還未了。將身一縱。早往路側高巖。縱了上去。元兒聞言大驚。四外一看。并沒什麼。心中究竟是情虛。一手拾起桃包弓弩。正要跟縱上巖。身剛立起。猛覺眼前兩股紅光一亮。接着便聽一聲初入林時所聞的怪嘯。祇是要響亮得多。那桃樹便吶吶一聲。斷了下來。抬頭一看。離身不過兩丈。桃窠樹間。竄出一隻怪獸。高約五尺。身長足有一丈開外。通身金黃。眼射紅光。有飯碗大小。一張血盆般大嘴。凶牙外露。口角噴煙吐沫。正從林中。向自己頭頂撲來。身挨處。合抱一株桃樹。被他平空折斷。真是奇形怪相。凶惡無與倫比。祇嚇得元兒毛髮皆豎。冷汗直流。驚慌忙亂中。那敢細看怪物形相。一時情急。用手中桃包弓弩。迎頭打去。往斜刺裏縱出兩丈遠近。那個怪物撲了個空。怒發如雷。二

次又向元兒撲來。元兒雖有異資。天生身輕力大。并未學過武藝。全仗靈機應變。身一立定。剛想往百丈坪那邊逃走。怪物已疾如旋風。二次縱來。離地約有兩三丈高。元兒如往前縱。說不定便許落在怪物的兩隻小木桶粗細的鋼爪之下。危急之頃。忽生急智。反迎着怪物縱出去。居然逃了性命。那怪物二次落空。正要縱起。忽然崖上飛來幾塊大石頭。全打中怪物頭上。迸起多高。怪物通似沒有覺察。依舊追撲元兒。那巖上發下來的大石頭。也打個不休。末後一個石頭。正打在怪物的一隻紅眼之上。雖未將他打瞎。想是負痛情急。怪嘯一聲。匍匐當地。伸起一隻又大又粗的前爪。去揉那隻受傷的眼睛。血盆大嘴。腥涎四流。直冒黃烟。把一條七八尺長怪蟒一般的大尾。吧吧把地打得山響。元兒昏頭轉向。竟自忘了逃走。這時勢子一緩。才得隱身一塊大石後面。偷偷往前一看。方看清怪物側面身形。除長大和初見時一般外。身上的毛。竟和金針一般。耀日生光。頭上却是根毛俱無。長着不少半尺大小的癩包。鼓凸凸一頭皆滿。還有一雙紅睛火眼。也是凸出。直泛凶光。最奇怪是除前後四條像小樹幹一般的粗腿外。還生着兩排尺許長的密密短爪。不住自由伸縮。看去甚是堅銳。這種怪物。漫說山海經所不載。平時也未聽人說起。正在喘息害怕。崖上又飛下一塊石頭。

發處正當元兒身後。這一下又將怪物另一隻眼打中。想是這次更重了些。惹得怪物性起。山鳴谷應的。怪嘯了一聲。沙沙連響。立起身來。昂頭四外一看。不知怎的。竟會發覺。往元兒存身所在撲來。嚇得元兒。心胆皆裂。幸而藏處側面是一個石凹。寬有數尺。長有丈許。這會功夫。已知怪物來勢。那敢起身縱逃。順着石凹。往側蹤去。恰好已到百丈坪上。耳聽呶呶之聲。藏身處一塊六七尺高厚的山石。已被怪物鋼爪。抓裂粉碎。那怪物誤認打他雙目之石。是元兒所發。如何肯捨。又是一聲怪嘯。追上坪來。這坪更是一坦平陽。并無藏身之處。元兒隨着那怪物。縱沒兩個照面。猛想起自己與方氏弟兄。生死之交。這裏鄰近方家。病母在床。豈可引虎入穴。再一想到事有命定。這東西也祇力大凶猛。縱跳得高。并不似常聞人說的妖怪利害。想必是山中猛獸。適才幾次從他肚腹下穿過。看見小腹上生着一條比身還長的東西。和驢馬的鞭一樣。落地時節。腹旁兩列小脚。便齊往當中。將那東西包攏。跳起時才得張開。自己雖手持一把快苗刀。無奈不會武藝。不敢近身。看適才那大石塊。打在他眼上。休說打死。瞎都未瞎。萬一刀再砍不進去。豈非白送性命。祇他腹下之物。軟綿綿的。護持又緊。想必是個致命所在。如此凶猛怪獸。早晚自己力乏。被他咬吃。何如與他拚個死中求活。等

他撲來。遇上機會。給他一刀試試。主意一定。知道逃入林中。要是方氏弟兄未歸。恐傷方母。自己雖然身輕靈巧。却没有怪物縱跳高遠。還是難得活命。一經拚死求生。不由胆力頓壯。雄心陡起。右手緊持刀把。定睛留神。靜等機會。又縱逃有幾個照面。明明好兩次。俱可下手。不是下手時。矜持誤事。失之交臂。便是遲速不合。錯過。眼看日薄崦嵫。暝色將至。那怪物一雙火眼。反倒越發明亮。閃閃放光。自己却累了個汗流夾背。焦悚萬分。正在着急。那怪物又在面前不遠縱起。元兒把心一橫。大喝一聲。死活便是你吧。將身往怪物近腹冲過。就乘怪物身懸空中。剛要打自己頭上竄過之際。強鎮心神。將身往起一縱。覷準怪物腹下那條累垂長鞭。舉着苗刀。剛剛揮過。猛聽怪物震天價一聲怒吼。手中苗刀。已被怪物鋼爪抓住。心裏一驚。手一鬆。身子往下一墜。知道性命難保。喊一聲我命休矣。墜地時節。耳旁似聽方氏弟兄大喊之聲。人已暈死過去。要知元兒生死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斬蠍獅初結火仙猿 阻山洪再謁銅冠叟

話說元兒在百丈坪。乘怪物一個前撲之勢。手舉苗刀。從他腹下縱過。去斬那條長鞭。刀剛揮

過。好似不甚吃阻。也不知斬中了沒有。耳旁祇聽那怪獸驚天動地般怪吼一聲。同時手中刀。已被那怪物腹旁密排的短爪抓住。心中一驚。眼裏一花。昏瞶中恐被怪物落下壓住。拚死命仍往怪物尾後竄去。身一着地。便自精疲力落。暈死過去。過有一會。耳畔似聞人哭喊之聲。才回醒轉來。用目四顧。身子却臥在方家小榻之上。房中火已掌起。面前站定方端。方環。和那拾桃時所見的小孩。還有一個從未見過。身着葛巾野服的長鬚老者。俱在拍手稱慶。就中方環一雙眼睛。變得紅腫腫的。好似哭過神氣。回憶前事。如同做了一場噩夢。待要起身。兀自覺得週身疼痛。那方環見他一醒。早又湊近榻前。見他想起。忙攔阻道。你和那怪獸廝併。都怪我們來遲了一步。害得你週身力氣用盡。差點把命送掉。如今剛給你灌了姑父給的靈藥。須要養息半日。且莫要動。待我給你引見完了。再說適才險狀吧。說罷。指着旁坐的長鬚老者說道。這是我姑父銅冠叟。他對人是不說真名姓的。姓我倒曉得。和我表弟一樣。名字却祇我哥哥知道。他也不說。元兒見老者朝他含笑點頭。連忙也點頭還禮。方環又指那小孩道。他叫司明。我弟兄送他一個外號。叫着火眼仙猿。年紀雖小。力氣却大。又受姑父傳授。打得一手好飛刀。他說適才不該用話冒撞了你。又佩服你天生神力大胆。要和

你賠個禮兒。請你不要怪他。和他也交個朋友。說到這裏。正待回身。向司明招手。司明也不俟說完。挨了過來。莽聲莽氣的說道。裘哥哥。適才是我不好。說罷。便跪了下去。元兒連說豈有此理。想伸手下床去扶。又被方環按住。說道。表弟從來是這皮氣。他從也未服過人。你由他吧。元兒無法。口裏不住道歉。司明拜罷起身。便往元兒身前走來。兩下都伸出手來握住。元兒也請他坐在床邊。正要問答。那長鬚老者。見元兒這時。又是這般溫文雅爾。越發心喜。便對司明道。你哥哥才醒。莫要多煩擾他。他定想知適才斬獸之事。我同三毛。都說不清楚。還着端兒從頭說吧。三毛可給你母親報個信。省他不放心。這末劑藥。再停半個時辰吃。你裘哥哥內外無傷。祇用力過度。神散身軟。明早就可痊愈。你如不願回去。在此同睡亦可。祇莫貪頑不眠。我明早再來。先回去了。元兒聞言。忙着在榻點頭稱謝。銅冠叟還未出門。方環被他提醒。想起母親。還在惦念。早忙着跑了出去。方端又吩咐將煮就的粥帶端進來。方環應了。先往方母房中。因相隔甚近。已然略知這屋大概。吩咐方環。仍去服侍病人。吃了東西。等睡時再來。方環領命。到後房將稀飯鍋魁。連菜齊端進來。除方母一人。早經方端服侍備了飲食用過外。餘人都耽心元兒。那有心腸顧吃。元兒一醒。再一見熱騰騰的飲食。不由都想

起餓來。連話也顧不得多講。把一張大竹几。移向床前。扶起元兒。一面搶着餵他。一面各人自吃。吃得十分親熱熱鬧。吃完。收拾出去。方氏弟兄。又去服侍方母安睡好了。將元兒末劑藥。取開水化了。與他服下。房中松燎添旺。這才由方端暢談經過。起初元兒。雖經方氏弟兄和司明。略說大概。因為連着飲食服藥。服侍方母。聽了個零零落落。這次由方端一人說。不許方環司明搶口。才知那獸并非怪物。名喚蠓獅。專食毒蛇大蟒。口噴毒煙。能生嚼金鐵。渾身上下。刀砍不入。祇有兩個致命所在。一處是那腹下長腎。一處是咽喉裏面的小舌。非遇極怒發威。闊口大張之際。不能看見。即使看見。如非慣打暗器。百發百中。而胆子還要極大。敢於拚死的人。也難打中。否則平常發威。雖然張口。但是兩排利齒。長大週密。任你手段高明。休想打得進他口去。腹下長腎。比較傷他似易。偏又有腹側兩排短足利爪包護。非俟他跳起空中。冒着奇險。用刀縱起去削。不能徼倖萬一。這種異獸。長大凶猛。而且心性極靈。渾身上下。無處不善運用。任何野獸。遇上就死。誰有胆量近他。元兒當時情勢。也經有好幾次。危機一髮。差點被那怪蟒一般的尾巴掃上。打成肉泥。全仗身小心靈。才得免難。元兒末次決定用力去削怪物腹下長鞭時。因為用力太猛。那東西是軟綿綿的。脆弱已極。苗刀又快。一

揮兩斷怪物一護痛。兩排密爪短足。自然伸開。恰巧將元兒手中刀抓住。又是那麼一聲怪吼。元兒驚慌迷亂中。以爲遭了怪物毒手。用盡平生之力。竄出去暈倒在地。怪物當時也知道中了暗算。祇是收不住勢。正待落下。回身尋仇。身未落地。正值方環解手回家。久候元兒不至。忙和方母說了。又受了幾句嗔怪。說元兒路徑不熟。豈能令他獨行。還不快些去找他回來。方環聞言。忙從家中跑出來。自己平常抄慣近路。百忙中忘了元兒。尙是初來。一入歧途。越繞越遠。先由原路迎找前去。直尋到分手的地點。那有絲毫踪影。算計元兒。不會再走向去路。又跑回來。上了嶺脊。往四外一看。仍是不見。暗忖元兒雖力大。却未練過武藝。這山前年。又出過虎。莫要被虎吃了。想到這裏。心中一着急。便亂了主意。祇管在分手附近的幾條岔道上。來回亂縱亂跑。有時也沿溪尋找。祇沒料到元兒會越溪走向叢林那面。繞了那麼大一個灣轉。所幸一路之上。并未發現什麼血跡。又以爲是迷路走入深壑密林之中。路徑太多。不知從那路尋找才好。耽誤了好一會。正在着急。二次又向嶺脊上面。遇見方端提着幾個野雞。口裏唱着山歌走來。連忙迎上前去。告知元兒失蹤之事。方端先也埋怨他一頓。說道。你出來已有好一會。別是從旁的路。回了家吧。方環答道。不會。他如回家。母親必然

告訴我出來尋他之事。他在家中。決待不住。縱不來此尋找。必在林外那一塊高巖上觀望。我幾次留神。由高處回望。百丈坪雖有一半被巖石林木遮住。無論他出進。沒有不見之理。方端又問。既是如此。別的岔路。你可曾尋過。方環答道。都尋過了。方端冷笑道。你素來粗心浮氣。祇怕還有遺漏。如非有奇特事情發生。他決不會走失。你想前日他和甄大哥。初次迷路。尙知辨別日影。尋路出山。這嶺脊離我家。雖然還隔着幾里路。但是那百丈坪。和那片樹林。都遠遠可以望見。怎會失迷。不過天下事也正難說。到底他年輕路生。莫要出了別的差錯。趁天還未黑。這條原路。如知道走時。早到了家。在這裏找。有什麼用。且隨我再找一找試試。說罷。略一端詳形勢。拖了方環。順着溪流。走了下去。遇一條歧路小徑。便問方環。可會找到。方環俱都點頭。末後找到元兒越溪而過的這條路上。一問方環。說是因為路太不對。又有溪隔住。所以沒找。方端道。我說你粗心。不是有溪阻住。他不會跳過去麼。說時。走向溪邊。忽然驚叫說。這不是兩個小鞋印。分明打此縱過。這裏土軟。他跳時不會提氣。用力太重。留的痕跡。天已黃昏。恐母親喚人。你快從這裏跳過。由棗林繞往百丈坪。我猜他多半遇着姑父。留着問話。耽誤些時。我仍從原路趕回。就便分頭尋找。說罷。弟兄忙即分手。方端路近。自然

先到。將近百丈坪。便聞怪獸嘯聲。從百丈坪那面傳來。心裏一驚。脚下加勁。接連幾縱。便到坪上。果見元兒和一隻從未見過的凶猛怪獸。拚死相持。一着急。忙放手中提的野雞。分持兵刃暗器。便要上前。忽聽耳旁一聲甥兒且慢。回頭一看。正是司氏父子。忙問何故。銅冠叟道。我正睡着中覺。忽被怪獸嘯聲驚醒。隔一會。明兒跑回。說有你一個朋友。正和一個怪物爭鬥。他連用暗器石頭。都打中那怪物要害。全無用處。催我快來救援。趕到一看。這怪物固是猛惡非凡。那孩子更是天生異稟。根基極厚。據我觀察。決不會命喪怪獸爪下。這東西渾身勝過堅鋼。兵刃不入。我一口離朱劍。又被你表姊帶出山去。我們都奈何他不得。那孩子僅可仗着身體靈巧。縱跳逃走。他却祇管一味戀戰。手中苗刀。始終未釋。定有用意。我見他胆子絕大。而且沉着機智。勝如成人。想必看出那怪物的致命所在。遇機下手。此時我等如若上去。不但破了他的計策。大家無益有損。不如權且停手。暗作準備。果真危迫。拚我老命不要。這好一個孩子。我也要救他出險。適才明兒幾次要想上前。俱被我攔住。你祇端準你的毒藥。連珠弩。聽我吩咐好了。方端雖知銅冠叟久經大敵。博古通今。本領高強。料事如神。但是眼看元兒連番涉險。也是焦急萬分。又說天色向暮。元兒神態不支。怪獸二目紅光閃閃。

凶威愈盛。正在驚慌。力勸銅冠叟早些出馬。方環也從棗林繞上坪來。一眼看見元兒危急之狀。連話都未顧得說。大喊一聲。往前便縱。銅冠叟一把未拉住。剛道一聲要糟。正值怪獸末次朝着元兒頭上。向方端方環司氏父子這一面撲來。尚未落地。忽然張開大口。一聲怪吼。銅冠叟眼快手急。早看見元兒從怪獸身下縱過時。將手往上微揚。手裏苗刀撩處。六七尺長的一段東西。落向地面。心中大喜。忙喊快將暗器。朝那怪物口中打去。言還未了。自己手中連珠鏢。首先發出。接着方端的藥箭。和司明的飛弩。也各像飛蝗驟雨一般。齊向怪物口內。祇有方環。不曾聽見。跑離怪獸還有兩丈來遠。那怪獸已然落地。連中多少致命重傷。早已疼暈。一眼看見對面跑來一個小孩。二次怪獸一聲。作勢便撲。方環身臨切近。那知利害。一橫手中劍。白虹射日式。還待朝那怪物迎面刺去。忽然眼前黑影一恍。說道。三兒不要命麼。身子立時被人挾住。懸空躍出去了。有七八丈遠。近落下一看。正是表姑父。原來銅冠叟見怪獸二次作勢欲起。知道這是拚死奮鬥。利害非常。方環正當他的前面。絲毫不知危機就在頃刻。喊聲不好。將足一墊。一個黃鵠摩雲的招式。將身飛落場中。就地下剛挾起方環。那怪獸已然狂吼一聲。離地縱起。銅冠叟見勢不佳。忽生急智。左手正挾着方環。一面將右

手長劍。趁怪物張口之際。脫手往他咽喉擲去。同時暗運真力。一提勁。右脚橫踹住左腿灣。借勁使勁。往斜刺裏。一個風擺殘花招式。橫縱出去。落地一看。那怪獸已然內外傷毒。一齊發作。痛暈跌地。不能再起。祇在山上伸開四脚。貼地奮力扒行。祇聽山石上。一片沙沙之音。隨着響動。知他死在頃刻。長性餘威。仍不可侮。恐他萬一緩醒傷人。禁着大家。不許上前。且自救人要緊。方環一落地。首先看到元兒。暈死在地。也顧不得再殺怪獸。忙跑上前去。用手一摸。雖然胸際猶溫。氣息已斷。心中一酸。目中便流下淚來。一路連哭帶喊。人也不叫。抱起往家中飛跑。方母聞得哭聲。心裏一驚。正待喊問。方環已將元兒抱進屋來。哭着略說經過。方母驚急非凡。忙命掌起松燦。放在床上。細一撫看。剛說得一聲人還有救。還不快去請你姑父。銅冠叟已同方端司明。走進屋來。笑道。我還不知兩位賢表姪。新交下這麼一個根基絕厚的好友。說時。見方環哭泣。便道。三毛莫哭。你的朋友如死。我拿老命賠他。此子不但秉賦絕佳。而且極有肝胆。他明可逃到這裏。他却不走。固然爲了除害。一半還是爲了怕傷好友病母。真是難得。這床仄小。不便醫治。還抬到表姪房中去罷。一面說。早從身上取出兩丸丹藥。攙開元兒牙關。塞了進去。又命方端對了一碗陰陽水灌下。說是此乃驚悸過甚。神力

兩衰。有此靈藥。至多兩個時辰。必然回醒。將元兒抱往方氏弟兄房中。後又命司明跑回家去。取了些草藥。濃濃煎了一碗。準備少時灌服。然後詳說那怪獸的來歷。銅冠叟走後一會。元兒服藥之後。體力漸復。大家都聚坐床上。暢談一切。直到子夜過去。方端因明早有事。元兒大難之後。須要養息。再三催促。才行各自就臥。方端自睡一個小榻。方環與司明。推說照料。定要與元兒同榻。三人睡在枕上。仍是囁囁不休。過了些時。也都相次睡着。次早元兒醒來一看。旭日當窗。銅冠叟正在榻前。喚醒司明。方氏弟兄。業已起身出去。連忙下地叩謝。司明也自醒轉起來。銅冠叟扶起元兒。看了看。又按了按脈。笑道。你已和好人一樣了。若非秉賦過人。那有得好得這般快法。昨晚我因怪獸蟆獅。是個公的。那母的。雖然力量身體。較爲弱小。但沒有腹下那條長鞭。不易傷他要害。恐他尋來報仇害人。又因公蟆雙眼。連那頭上癩包。俱都藏有明珠。昨晚因忙着救護賢姪。以爲此地沒有外人。那東西身如堅鋼。刀砍不入。足跡所至。百獸聞風遠避。當時沒顧得取出。清早一看。不但那東西兩隻怪眼。被人摘去。連頭皮也被人揭開。將癩包內明珠取走。此事太已蹊蹺。不得不根究踪跡。後來無心中。在叢林內。發現那公蟆的足印。一直尋到近便崖下。一個深洞旁邊。那洞外原有一塊大石封閉。好

似新近才被人推倒。最奇怪是還有一隻母螻。業已被人用劍腰斬。也是將雙眼和明珠一齊取走。我算計那人。卽非劍仙一流。所持寶劍。也是干將莫邪一類之寶。本領必然勝過我們。除非他自尋上門來。要想尋他。定然難遇。祇得走將回來。一問兩個表姪。昨晚你們同榻談至深夜。并無動靜。這位高人。定是無心來此。特意除害。并無敵視之念。才略放心。昨日我見賢姪。一點武藝不會。竟有那般天生神力胆智。卽以你的相貌骨格而論。也是我輩中人。既是遺民之裔。不圖獵取功名。何不學習一點防身本領。往小裏說。也可免受人欺侮。元兒昨晚已從方氏弟兄口中。得知銅冠叟。早年威鎮江湖。文武兼資。多才多藝。本就響往非凡。一聞此言。看出銅冠叟。大有垂青之意。正是求之不得。忙下跪叩請道。小姪自幼慕道愛武。爲生在書香之家。年紀又小。未得物色名師。卽以此次與方二哥們相遇而診。也因與表兄約好。同往金鞭崖。尋求仙師。歸途誤走百丈坪。才得訂交的。底下正要說拜師的話。銅冠叟已自將他拉起。驚詫道。你小小年紀。竟能一日之內。往金鞭崖走個來回麼。元兒便將小時怎樣遇着姑父羅鷺。從天上飛回。說起姑母裘芷仙。如何失蹤。如何得遇仙緣。自己一心慕道。想往金鞭崖。叩求朱真人。收爲弟子。用盡心力打聽。好容易知了路徑。才約了甄濟同去。誰

知却是一個枯躁險惡的荒巖。又在附近一帶。尋探了許多洞穴。俱都黑暗卑濕。不像仙人洞府。末後在那崖下。將一塊大石推倒。雖有一個很大的洞。但是又黑又污穢。腥臭異常。聞了幾乎暈倒。因甄濟攔阻。未敢深入。掃興而歸。不是姑父羅鷺未說實話。便是自己心意不誠。正打算日內還要獨身前往等語。銅冠叟聞言。將元兒當日來去路徑。和那崖的形勢。細問了問。哈哈大笑道。如此說來。那塊大石。是你推倒的了。有此神力。真是可喜。惜乎你去的所在。并非金鞭崖。白受了許多辛苦。還算你們運氣好。沒有深入崖洞。驚醒那一隻怪獸。送了兩條小命。真是便宜。元兒忙問。究竟銅冠叟道。你走那崖。名叫近便崖。因為崖那邊。當初有一座藥王廟。朝山還願的人很多。如從正路走。要遠三千里多路。從崖後走小路。近些。才取了這麼個名字。日子一久。有那不知道的人。便訛成金鞭崖了。真的金鞭崖原有。但還遠在山深從無人跡之所。常人無從知道。就到崖前。也無法上去。連我隱居此山。近二十年。方在近來。到過一次。自知年老力衰。無此仙緣。僅僅在崖下。與一好友相見。并未上去。你所殺的那怪獸。蠍獅。乃是洪荒遺種。雖然深山大澤中。偶然還有發現。但是其種將滅。輕易無人見過。知道的也少。這東西凶惡非凡。其壽極長。專吃毒蛇。大蟒為糧。這青城山盡頭一面。便是雪山。

那裏有一深洞。據說可通印嶽寒荒未闢的窮山惡水之中。這一對蠍獅。定從那一邊竄來。遇見高人。當時想因青城近來。常產毒蛇。一時收捕不盡。欲借他們天賦本能。將蛇吞吃。又恐他出來害人。才將他禁閉在石洞之中。外面用一塊大石堵住。祇留了一個蟒蛇可以出入的空口。却被你無心中。將他推倒。幾乎鬧了亂子。這東西乃是蟒蛇一類東西。極大的尅星。他身上本帶着一種誘蛇的氣味。每當飢餓之時。便將肚腹朝天。躺臥在地。豎起腹下長鞭。射出許多腥涎。口裏亂叫。那附近蛇蟒。聞聲臭味。全都拚命奔來。紛紛向他那條長鞭纏去。祇一挨他肚皮。便被他腹旁兩排短腳上的鋼爪抓住。裂成兩半死去。那母蠍獅早在旁邊守候。便將死的蟒蛇抓去享用。第二條上來。公蠍又如法泡製。無論多大多利害的毒蛇大蟒。祇一來。自會乖乖送死。休想逃跑。這東西因為慣吃毒物。天生奇秉。渾身除了兩個致命所在。刀槍不入。那條長鞭。放出來的毒涎。更是人一沾上。不送命也爛透了骨。你一個不知武事的小孩。居然將他弄死。豈非天助。你姑父說的那位仙長。乃是當年有名劍仙。嵩山二老之一。名叫矮叟朱梅。已有三四十年。不會聽江湖上人。說他踪跡。祇我一人新近知他在青城山金鞭崖隱居。如今功行已屆圓滿。他門下弟子。名喚紀登。與我有些淵源。年前無

心在此山中相遇。談起他師父。正助師弟。創立青城宗派。既然垂青於你。日後定有仙緣遇合。不過你年尚幼小。父母在堂。即使朱真人現時肯收你爲徒。你父母也決不肯捨。你雖有天資。不會武功。那金鞭崖也上不去。我雖年邁。對於內家入門功夫。頗知一二。祇爲年青時。誤入歧途。自誤良機。目前雖未鐘殘漏盡。至多略享修齡。絕無奢望。這種內家功夫。連我親生之子。均未傳授。你如願學。從今日回家時起。先教你一些初步功夫。以後每隔三五日。背人來此一次。住上一天半天。依次傳授。雖不能助你成爲劍仙一流人物。也可有益身心。防身禦敵。爲未來繫上一些根基。說罷。元兒早已喜不自勝。重又跪倒。行了拜師之禮。方氏弟兄和司明。俱代元兒高興。當下銅冠叟。恐時候久了。元兒父母懸念。便在飯前。傳授了元兒一些入門功夫。元兒聰明過人。一學便會。銅冠叟也覺眼力不差。喜形於色。又携了元兒。同往方母房中。方母已得方環報信。知悉收徒之事。便對銅冠叟。嘆了口氣道。皇天不負苦心人。你兩個表姪。和明兒們。雖非下駟。到底還令人放心不下。青兒稍高他們一籌。將來終有把握。不想無心中。得遇此子。前日一見。便知不凡。却沒料到。真是金精良玉。韞璞流輝。異日之事。說不定便假手於他呢。銅冠叟點了點頭。神色也自懷然。元兒雖不知二人言中深意。

已料定於他母子報仇之事有關。冒然插口道。伯母善保病體。不要憂思。我弟兄數人。雖然相見。沒有多日。情勝骨肉。異日祇要小姪能力所及。百死不辭。方母強開笑顏道。多謝賢姪高義。此時還談不到。飯後早些回去。以免父母懸念。下次再來不便。你二哥給令尊令堂打了些野味。山居無物奉贈。聊表寸心。回去休提起昨日遇險之事。可惜你殺的那隻怪獸。不但兩眼是個異寶。頭上還藏有許多明珠。好端端被人揀了便宜。不然你帶去孝敬令尊令堂多好。方環突然接口道。適才我拾得五粒珠子。也不知好不好。因為三哥拜師。又到娘房裏來。大家談話。沒顧得說呢。說罷。取出一個桑皮紙包。包中果有五粒大如龍眼的珠子。看去是銀白色。光頭并不甚亮。銅冠叟連忙接過。走向尾角暗處。看了一看。問方環從何處得來。方環道。我給娘端藥去。耳聽籬笆上。似乎響了一下。過去一看。便見地下有這個紙包。拾起來出門。四外一找。一個人影子都無。打開一看。裏面是這五粒珠子。以前常見表姊從外面帶回家來。比這個要小得多。却比他晶瑩好。看以為是表弟玩的。偷偷一問。他却說沒有這東西。也未見表姊有過。正想和大家說。便到這屋來了。銅冠叟聞言。吃驚道。你們休小看此珠。白日看去。無甚光彩。如到夜裏。功效就大了。適才我往暗處照了一照。雖不敢斷定是昨

日怪獸身上之物。也是五粒價值巨萬的奇珍異寶。你們拿到暗處一看。便知分曉。屋裏這四個小弟兄。俱是年幼喜事。各人拿了一粒。走向屋角黑暗處一看。那珠上光華。照在黑的地方。竟和電也似亮。越往明處。越無光彩。果然珠是個夜明寶珠。俱都驚喜非凡。銅冠叟又問了問方環得珠的情形。說道。此珠定是那挖去公蠍雙眼。又在近便崖。斬去母蠍的這位高人所爲。想是見我們出死入生。白累了會子。特地送來。贈與裘元的。他暫時既不便說涉險之事。回家時。說不得祇好掠人之美。說這裏贈與他父母的了。元兒忙攔說。老師。這五粒珠子。如都贈與家父家母。却不敢收。一則是環弟拾來的。那位高人。又未露面。怎能說是贈我一人。二則我弟兄數人。要有都有。豈能一人獨得。這事萬萬不能從命。銅冠叟聞言。沉吟了一下。笑道。這東西雖很值錢。於我們避地隱名之人。却無用處。不過此珠果如我之所料。異日奔走江湖。行至深山窮谷之中。不但避邪。還可照路。大有便利。你既如此義氣。恰巧你們小弟兄。也是五人。各可分得一粒。你的大盟兄甄濟。我未見過。不知他的天資如何。料比不上你。也和他們差不多。我這裏留下三粒。分與兩表姪和明兒。一粒與你。回家呈與父母看過。如轉給你。無須固執。可做一錦囊。貼肉藏好。甄濟一粒。交你帶去便了。元兒方才謝了接

過方母在榻上。正從方端手中。取過一粒細玩。聞言忽然失口說了一個青字。銅冠叟搖了搖頭。便即止住。喚過元兒道。你那甄大哥。那日我會親見。目前年紀尚幼。異日成就和心地。俱不如你。這種奇珍異寶。須有福德。方能長享。你年紀不大。已然讀書明理。你二人既長在一處。須隨時規過勸善。免他將來走錯了路。也不枉你們弟兄一場。元兒連聲遵命。各人得了一粒。俱都喜不釋手。惟獨元兒。却恐忘了傳授。將兩粒珠子。藏入懷內。便向銅冠叟。一再請問。方母見了。越發贊嘆不置。銅冠叟道。虎父無犬子。你既如此至誠向上。率性多成全你。此番回去。可相機暗裏令尊請他背人。來此一見。我當對他切實勸導。如能長和我在一處。按期歸省。以你天資成就更速。並且還免去你父母許多顧忌和懸念。祇來時行踪。務要嚴密罷了。元兒聞言大喜。方環司明。因為照此辦法。日後更可和元兒常聚。喜得連嘴都閉不攏來。方環又對元兒道。你真造化。我活這麼大也。未聽見姑父。收過徒弟。這真是開天闢地第一遭呢。你祇把他老人家一身本領學會。就不當劍仙也。差不多了。那些好處。等你下次來了。我再和你慢慢的說。大家談笑正歡。方母道。你們還不去端飯。回家晚了。招呼下次老伯母不准來呢。方氏弟兄。連忙應聲出去。準備酒飯。元兒仍向銅冠叟。殷殷請教。不多一會。方

端進來。與司明幫着將桌椅。移到方母榻前。接着方環也捧了杯筷進來。銅冠叟朝榻對坐。小兄弟四人。分坐兩旁。雖是山肴野蔬。到也置辦得甚爲豐腴適口。一陣吃喝說笑。不覺酒足飯飽。元兒知方母要歇午。便起身拜辭。方母含笑。點了點頭。吩咐回家。代爲問候父母。道謝送的禮物。元兒略答謝了幾句。候到方氏弟兄。端藥與方母服了。服侍睡下。才隨了銅冠叟。一同出門。還要到銅冠叟家中拜望之後再走。銅冠叟道。你師母已亡故十多年。祇有你師姊。現在遠遊未歸。家中無人。無須拘此常禮。下次來再去吧。元兒執意不肯。方環司明。更是巴不得元兒多留一會。齊聲道。讓三哥認認門頭也好。銅冠叟道。既是一定要。去。昨晚所斬怪獸。如今還在百丈坪上。順路看了再去吧。元兒也想再看看那怪獸的形相。便隨着走去。到了坪上一看。那怪獸螞獅。躺在地上。連頭帶尾。少說也有兩丈開外。兩隻怪眼。連前額。俱已被人挖去。四隻樹幹粗細的大腿。連那腹側兩排短爪。都比堅鋼還硬。通身金黃。一張血盆大口。獠牙森列。一條長尾上。滿生細鱗。其形若蟒。落地處有兩三丈地面的山石。被怪獸鋼爪。抓裂了兩道尺許深溝。那血跡。東一攤。西一攤。甚是狼藉腥穢。再看斬下來那條蟒鞭。還橫在相距十來丈的地上。形若驢腎。比較長大有好多倍。通體滿生三稜軟刺。平時誘擒

蛇蟒。全仗此物。祇一挨上。那些軟刺。立時堅漲。刺孔中噴出毒涎。蟒蛇便軟癱在蟆獅肚腹上面。在他兩排短爪。抓裂吞食。真是利害。不過看完之後。銅冠叟又將怪獸情形。說了一遍。雖是過去。元兒想起前事。也覺心驚不已。便問銅冠叟。現在天氣漸熱。這般龐大腥穢之物。可會想個法兒處治。銅冠叟道。怪獸身上寶珠。雖被高人取去。還有許多有用之物。今晨因為追尋母蟆踪跡。後來急於看你。無暇及此。等你走後。我自有安排。天已不早。快到我家用。一會就走。當下一行五人。穿入棗林。往銅冠叟家中走去。快要到達。司明忽然呀的一聲。拔步往來路便跑。元兒忙問何事。司明祇說。你到家等我。去去就來。步履如飛。轉瞬跑沒了影。元兒到了銅冠叟門外一看。位置在棗林深處。一塊小方坪上。門前有一道人。工掘成的小溪。引着旁崖的山泉。水聲淙淙。繞屋而流。時當初夏。棗樹業已開花。一片金黃。清香透鼻。高幹參天。濃蔭蔽日。枝葉叢中。時聞山禽鳴聲。入耳清脆。有時騰撲。飛向別枝。樹上棗花。受了顫動。便似金粟飄空。紛紛下墜。靜中之動。越顯天趣。那房子雖祇幾間茅舍。却是紙窗竹榻。淨無纖塵。案上琴書。壁懸寶劍。比方氏弟兄家中。還要幽靜閒雅得多。令人到此。有出塵離世之想。元兒一進門。便推銅冠叟居中坐定。重行謁師之禮。銅冠叟含笑受了。元兒又要去。

拜謁師母靈位。銅冠叟見他心誠禮敬。祇得領他同到後面當中堂屋行禮。元兒朝上叩罷起來。往案上一看。神龕內。供着幾座大小神主牌位。頭上有紅綾包住。字看不全。祇左首有一小牌位。下面寫着孝女青璜。孝男明奉祀等字。便問道。這青璜。想是師姊的大名了。銅冠叟道。我家的事。談起來話也太長。早晚須對你說。青璜正是你的師姊。我因你去世師母。對他異常鍾愛。不免嬌慣了些。如今和野馬一般。日常在外閒跑。雖說他已有防身本領。品性也還堅定。終是我一場心事。這次出門最久。還不知何時才回來呢。左側便是他的臥室。你也不防進去看看。方端聞言。首先上前。揭起竹簾。大家一同進去一看。靠壁是一張竹床。又短又仄。樑上懸着許多大小鐵彈。離地數尺。高低不一。窗前口上。也橫着一張古琴。同幾十卷道書。壁上滿懸兵刃暗器之類。另外還有兩個蒲團。一個香爐。別的一無所有。銅冠叟道。你師姊性情。好高務遠。資質却不如你。這便是他日常用功所在。樑上懸的大小鐵彈。乃是煉氣之用。等你從我學過幾月以後。便可傳授與你。今先使你看個大概。說時。方端正站在那面琴前發呆。忽然看到琴下露出一些紙角。抽出一看。失驚道。姑父請看。這不是表姊的書信。銅冠叟接過一看。便揣入袖內嘆道。這孩子也忒任性了。既思念我。怎麼自己不說明回

家一次。却叫別人帶什麼信。方端忍不住問道。表姊信上可說幾時回來麼。銅冠叟道。他因三毛一句戲言。立誓不學成劍仙。不再回家。這信是他託一位姓石的結義同門姊妹。路過此地。帶了來的。說他離家以後。受了許多艱險。如今因那姓石的同門姊妹接引。拜在武當派教祖。半邊老尼門下。學習劍術。要等學成之後。才回來呢。我因他從小隨我學武。不該中途見異思遷。路略走偏了些。此次出走。別無所慮。祇愁他好勝心切。誤入歧途。不料他居然能受盡艱苦。投身武當門下。半邊老尼這人。聞名已久。無緣得見。卽以他這位姓石的同門而論。已經有飛行絕跡的本領。他如從此隨師潛修。必有成就。有志竟成。也難爲他。此後我祇打明兒一人的主意。無須顧慮到他了。方端聞言。似驚似喜。兩手祇管還在琴側摸撫。幾番欲言又止。銅冠叟也自沉吟了俄頃。忽然說道。他那姓石同門。既然來此。怎不見我。雖是個劍仙一流。他固不應如此自傲。我也不致連點影子。都不覺察。你看看琴下面有無別的東西。方端伸手一摸。果然摸出一張三寸大的紅柬帖來。原印着縹渺兒三字。旁邊又寫着兩行簪花小楷。剛健之中雜以嫵媚。大意說。愚姪女石明珠。受令愛青黃師妹之託。路過投書。適值老伯他出。室無一人。又以師命在身。不便延候。致疎拜謁。半月之後。歸途經此。必當再

來拜見。有無手諭衣物，請即備置，以便來取。正看之間，室外一陣脚步声。司明赤着上身，用衣兜着幾十個肥桃，跑進房來。未及說話，方環已先搶着說道：「表姊來信啦！他不久就成劍仙了。」司明不信，方要張口，銅冠叟已喚他進前，問他這半日可會收拾這間屋子。司明答是姊姊走後，每日都照常收拾，祇昨晚今早俱未回家，空了一日。又問可是姊姊真有信來。銅冠叟便將前言說了。這才斷定寄書人，是昨晚斬獸以後到此，并非登門不見。略坐了坐，便命方環送元兒回家。元兒當下叩別了銅冠叟。司明將桃另用竹筐裝好。小兄弟四人同往乘舟之所。除方端有心事在懷，無精打彩外，餘人都是十幾歲的小孩，一路說笑歡躍。早到了地頭，方端等元兒下舟，便將昨晚打來的十幾隻肥山鷄，二十斤黃精，連同昨晚斬獸弄污了的衣衫，俱已洗淨疊好，一併交給元兒。司明執意要送，首先提了那筐桃，縱入舟內。方端因家中無人，祇得獨自作別回去。元兒上了小舟，仍是方環在水裏推行。由水洞那條路，直達長生宮後峭壁之下。彼此殷殷訂了後會之約，才行分手。元兒眼望方司二人，刺舟入洞，將長衫穿好，携了帶來之物，下巖往長生宮內跑去。見了友仁，問起母親，才知甄氏今早進城探病未回，尚不知自己昨晚留宿山中之事，甚為心喜，便將前事一一說了。祇隱起遇險

一節。由此每隔一二日。必往百丈坪。從銅冠叟學習武藝。甄氏因爲家務事忙。娘家又有病人。須常去探望。元兒多是早去晚歸。很少在百丈坪過夜。始終不知究裏。到也相安無事。光陰易過。轉眼法事做完。元兒一回家。不似以前住在宮裏。甄氏以爲有友仁照看。不疑有他。要想整日在外。那裏能夠。雖有友仁護庇。至多借往長生宮爲名。由友仁自在宮中下棋閒談。元兒却偷偷往百丈坪去。終久不是長法。偏甄氏生長富貴人家。所見珍奇甚多。心又極細。見那粒珠子。每值陰雨晦冥。越覺光華四射。太已希奇。不像山居之人所有。屢次盤問來歷。元兒終未實說。畢竟紙裏包不住火。元兒回家這些日。會隨父母。帶了兩個兄弟。進城去探望甄濟母親的病。俱值甄濟母親病勢沉重。甄濟衣不解帶。晝夜服侍。始終沒顧得細談。連那粒珠子。也無暇交與。這日甄氏。又命元兒。隨同進城探病。恰巧甄濟母親的病。忽有轉機。雖未復原。已能起坐。隨意飲食。大家自是高興。元兒抽空。使個眼色。將甄濟喚出。交了那粒珠子。悄悄說知經過。話剛說完。便有了頭來喚二人到屋內去吃點心。匆匆之間。忘了囑咐甄濟珠的來歷。未告父母。當下告辭回去。隔了十數日。甄濟母親將息全癒。母子二人携了禮物。到環山堰回望道謝。恰巧元兒又隨友仁去長生宮。沒有在家。甄氏便帶了元兒的兄

弟裘信裘隱。接了出去。這時天氣已過端陽。蜀地炎熱。甄氏見甄濟穿着一件長衣。喚他脫去涼快。甄濟回說不熱。偶因取物。無心中挨近甄濟身旁。猛覺涼陰陰的。與元兒在家時挨近相似。先還未想到甄濟也有了那麼一粒寶珠。故意站定試了試。祇離甄濟三五步內。便覺清涼透體。稍一隔遠。依舊煩熱。心疑元兒和甄濟交好。將珠贈與。甄氏雖是賢能。到底女人家心窄。未免暗怪元兒。不該把這般價值連城的東西。輕易送人。因拿不定準的與否。便用言語探問道。怎麼姪兒身上。也這般陰涼。連挨近的人。都不覺熱。甄濟母親搶着答道。我們才進門。還忘了和妹子外甥道謝。那日我在病中。外甥竟送給你姪兒。那般貴重的珠子。聽說外甥。也有那麼一顆。說是在山裏頭。打野獸得來的。差點沒把小命送掉。以前從沒聽外甥學過武。不比你姪兒。從小就愛拿刀動槍的。到有這大本事。真叫好心疼死呢。今兒他不在家。想必又到山裏頭去。從那異人學武去了吧。甄氏聞言。不禁吃了一驚。表面上仍故作鎮靜道。一粒珠子。自家人。也值得道什謝來。不過元兒。近來被他父親。慣得簡直不成樣子。那天他到山裏去。和人家道謝指路留宿之情。一夜沒回來。第二日便帶來這兩粒珠子。指手畫脚。和我說那珠的來歷。我此時正和他父親拌嘴。見那珠日裏通沒一絲光彩。又因他

一夜未歸。罵了兩句。懶得聽他神說武說。晚來才知那珠有些異樣。法事做完。又忙莊稼。婢子又在病中。幾個岔打過去。沒顧得細問。今見姪兒身上生涼。才得想起。他和姪兒說那珠子。怎生得的麼。甄濟初歸不久。那裏知道元兒。因乃母鍾愛。素常胆又極小。不敢實告細情。甄氏說的話。又說得極像。一時不假思索。從元兒誤走百丈坪。結交方氏弟兄說起。以及二次送禮。答謝方家。自己因母病。不能前往。元兒一人獨去。與方環同出打獵。二次迷路。棗林巧遇火仙猿司明。獨力鬪怪獸。幾乎送了性命。急中生智。巧斬蟆獅腹下長鞭。暈死在地。多蒙銅冠叟用藥相救。五小弟兄再結盟。失珠得珠。每人分得一粒等情節。一一說出。甄氏最愛元兒。以前許他携禮入山。祇說理應報答方家留宿之德。以爲有兩個下人跟去。所以放心。萬沒料到友仁。會如此縱容。由他一人任性。獨入深山。遇見惡獸。差點送了性命。勉強沉着氣。把話聽完。早已心疼得亂跳。又聽元兒至今還不斷往山中學藝。既未明言。分明與友仁串通一氣。借着往長生宮爲由。瞞哄自己。常聽長年說起。山中近來。常鬧豺虎。元兒一人獨去。固然是萬不放心。友仁手無縛雞之力。同去也是白饒。再遇前事。那還了得。不由急出一身冷汗。匆匆站起。走出屋外。悄悄喚一名長年。往長生宮。說家中有客。還有要事。速將友仁

父子請回。長年去後。恐甄濟所言。還有未盡之處。祇管捏緊了心。仍在不住盤問。好笑甄濟母子。因丈夫兒子。都是好武。甄濟又常往山中打些野獸回家。聽慣看慣。不以元兒爲異。祇管還拿元兒天生神力。胆大心細等語。來做贊語。甄氏那裏聽得進去。一心祇盼友仁父子回來。彷彿當日便會和上次一樣。遇險似的。移時長年歸報說。友仁父子。正由宮中道士。陪往紫藤坳。觀賞新出現的瀑布。行時留話。說今晚便留宿觀內。命宮中小道士。到了黃昏。與家中送信。要明日午飯後。才行回家。甄氏聞言。又急又氣。因友仁父子留宿宮中。是做法事以來。未有的創舉。更恐友仁縱容元兒。不定又出什麼花樣。那裏放心得下。一迭連聲。仍命長年。再去長生宮。問明道士路徑。去追他父子回來。萬一找尋不見。便沿路迎候。務必今晚回家。不準留宿宮內。甄濟先見甄氏。頭一次聽完了話。出房去了一會回來。雖然照舊談話。臉上神色有異。還未疑到元兒身上。及見長年回報。與甄氏問答。才知道自己說漏了嘴。好生後悔。已是無及。偏偏這日。元兒又沒想到甄濟母子會來。因幾次請求友仁。去見銅冠叟。未得其便。特意想好了這麼一個主意。假說父子同往長生宮下棋。又給宮中道士。留好了話。說想往山中夜遊。恐歸晚家人不放心。到黃昏時分。着人與家中送信。就說當晚留宿宮中。要

次日午後回去。交代好後。父子二人。繞路到了巖下溪邊。方環司明。早在水洞口外。延頸相候。見友仁父子同來。益發心喜。因恐人知。接上船去。推入水洞深處。方行拜見。不多時。便到了銅冠叟家內。友仁與銅冠叟。竟是一見如故。這裏賓主談笑正歡。那裏甄氏。早急得和熱鍋上的螞蟻。坐立不安。不知如何是好。好不容易盼到裘信從外笑嘻嘻跑進房來。說長年回家來了。一問你爹爹哥哥呢。裘信回道。沒見回來。連忙趕出屋外一問。說是山中既尋不着下落。再三盤問宮中道士。方將友仁父子入山夜遊之事。說出這一驚更非同小可。這半日功夫。甄濟已問出甄氏心裏。再三譬解。說元兒雖然年幼。天生異稟。神力絕倫。以前不會學武。尚能將那麼利害怪獸除去。此時拜了高人爲師。更不用說尋常虎豹。豈能傷他一些皮髮。甄氏猛又想起當年羅鷺。從天上飛回。會誇元兒生有仙骨厚根。日前無心中。與友仁重提舊話。漏出羅鷺行時囑咐之言。說元兒要在近年內走失。越發見機思危。心憂腸斷。無奈那日百丈坪。雖然甄濟走過一次。兩頭是水。中隔重嶺幽巖。洞穴重重。非方氏弟兄。掉舟接引。不能飛渡。天已昏黑。有什法子可想。這其間還苦了甄濟母子。祇說至親骨肉。平素長幼情感都好。來此多盤桓兩日。以遣抱病侍疾時愁煩。不想一句話。說漏了嘴。害的人家這等着。

急就憂。少時回來。母子夫妻。還要失和。豈非無趣。又不便說走。乾陪着甄氏着了一天的急。連飯和宵夜。俱未吃好。還算甄濟因方氏弟兄。奉母避禍深山。恐因張揚。惹出亂子。再四勸慰。說山中夜遊。定是虛言。此時不歸。必在百丈坪留宿。決保無慮。等天一亮。自己便往水洞溪頭探看。甄氏空急無法。祇得應了。先將裘信裘隱安置。命人與甄濟設好臥具。姑嫂二人同榻。一夜不會合眼。天明起床。一問甄濟。說是表少爺天才剛亮。便起身往長生宮尋主人去了。甄氏因甄濟再三囑咐。不可大驚小怪。自然他去比長年穩妥。事已至此。祇得由他。俟到午後。友仁父子。才與甄濟同回。甄氏當人也不發作。祇朝他父子冷笑了笑。友仁早得甄濟報信。尚不覺怎樣。祇苦了元兒。惟恐因此斷了去路。除一路埋怨甄濟多口外。心裏祇急得打鼓。到了晚間。甄氏先背人把友仁埋怨了一個夠。然後把元兒遇險得珠來由告知。友仁對甄氏。本來就有三分敬畏。再一聽說元兒涉險細情。也未免吃了一驚。便不再替元兒庇護。甄氏也不深責元兒。祇不許再行私自出外。連與友仁同行。都在禁止之列。元兒天性極厚。從小就怕父母生氣。自是不敢違拗。過了兩日。甄濟母子。告辭回去。每日除用功解悶外。無法想。友仁天性迂緩。也未想到自己前往。祇恐元兒悶出病來。幾番代他說情。甄氏記準

羅驚行時之言。任憑他父子怎樣來說。祇拿定了主意不肯過。有月餘。天氣越發炎熱起來。有一天晚間。元兒弟兄三人。隨着父母。在後園月亮地下納涼。到了半夜。甄氏帶了裘信裘隱。先去安睡。祇剩友仁父子。因嫌天氣炎熱。命人擺了兩架竹床。在涼亭裏面點好艾條。又將井裏浸的瓜果。取了些來隨意坐臥。且吃且談。準備在園中過夜。談來談去。又談到百丈坪。與方氏弟兄訂交之事。元兒因銅冠叟所傳內功。尙未學全。那日回來。原定第三日再去。事隔月餘。不但未去。連個信息都無法通。方環司明。必定每日都在水洞懸望。好生過意不去。又守着銅冠叟之戒。如因事不能前往。不可改令外人代去。談起來甚是焦急。友仁見他急得可憐。猛然想起道。我真駭了。你母親不許你往山裏去。須禁不了我。你那師父。是個遁世高人和我甚是投機。也想再見他。你莫着急。明日我代你去一趟。一則看望他們。二則就便說你爲難。請他枉駕來我家。傳你武藝。既省你母耽憂。又可趁你心願。豈不是好。元兒聞言。深悔以前枉自焦急。不會想起。見父親如此體貼鍾愛。又是高興。又是感激。便扒在友仁肩上。不住說長說短。要友仁明早就去。見了方司等人。如何帶信。友仁道。我自你姑母被風刮去。姑父出家。後來你姑父回家。說起經過。便覺浮生若夢。祇爲自己是個鈍根。祇能在家。

中享些庸福。你姑父原說你秉賦甚好。又說你近年內便要離家出去。依你母親。有你姑母失蹤前事。父母愛子。恨不能時時刻刻。看定了你。以免有什失閃。我的心思。却與他不同。因為當年你姑母失蹤。事前何嘗能想得到。縱然想得。又有什法子防備。我也是一樣不願你小小年紀。便和我離開。無如天下事均有前定。豈是人力所能勉強。現在自然盼你無事。好好在家。萬一出了一出事。父子分離。也祇好聽天由命。所以我平時想起。並不似你母親着急。果真能和你姑父一般。修成劍仙。空中來去。也是好事。我因性子與武藝不近。一向不會問你。那日你師父說你天生神力。進境極快。這會天也涼快。可去亭外空地上。打一回我看看。到底如何。元兒笑道。爹爹沒學過武。所以這般說法。據師父說。真正內家功夫。不是為打出來給人看的。兒子到有一些蠻力。小時讀書。又沒和人動過武。自己也不知道。自從拜師以後。偶然試試。亭外那一塊假山石。到也舉得起來。要看兒子練內功。祇有提氣上升。與運氣擊物。兩種功夫。稍為可看。至於引火歸元。吞故納新。調和二氣。返虛入渾。有的尚未學成。有學成的。也看不出來。現在我先做那提運功夫。然後再舉那山石。與爹爹看。友仁對於武家內功。固是茫然無知。但亭外那塊山石。高有八尺。粗有三尺。雖然孔竅甚多。小說也有千斤以

上元兒練武。總共祇三個多月。不信他便能舉起。連說那石太重。祇做那兩樣氣功罷。元兒笑道無妨。說罷。跳出亭外。從花畦裏取了一柄花鋤。請友仁走出亭外。兩手握緊。橫伸出去。自己在相隔一丈五六遠近。盤膝坐下。垂簾內視。將氣調純。約有半盞茶時。條的微睜二目。小肚腹上凹。從丹田之內。運起一口罡氣。直朝友仁所持那柄花鋤噴去。友仁便覺手上似有一股子大力撞來。將那花鋤直盪開去。差點脫手。心中奇怪。二次將鋤拿定。吩咐再吹試試。月光底下。祇見元兒鼓着小嘴。微一張動。這次不似方才如持旛當風。把握不住。祇覺手上微微一震。吧的一聲。一柄七八寸長的木鋤頭。無故折成兩段。墮落地上。方在驚異。元兒已笑嘻嘻跑了過來。接過鋤把。扔開一邊。口裏說道。爹你看這個。說罷。兩腳並攏。筆直站在當地。兩手垂直。然後運用氣功。手心向上。緩緩往上平端齊腰。條地一提真氣。將手一翻。往下一按。平空離地拔起。有丈許高下。快要下落。忽將右腳踹在右膝灣上。借勁使力一紮。又加高了數尺。這次動作甚快。兩腳各踹膝灣。接連交換。晃眼縱有三丈高下。友仁惟恐縱太高了。下來跌傷。在下面直喊。元兒剛答得一聲不要緊。便如風飄落葉般。輕輕落地。友仁又驚又愛。便問這都是你師父教的麼。元兒道。先時運氣擊物。和平地上提氣拔起。都是師父

所教。說那是學習飛劍入門。學時甚難。到是未一下。踹膝升空。乃是方三弟所教。名爲海鶴鑽雲。看是還要高些。其實祇要懂得提氣。用自身的墊力。借勁使勁。并不甚難。這種功夫。練到極高時。也能飛越城關高躍十丈。可是要比師父傳的內功。深淺就差多了。一邊說。兩手伸向那塊山石下面。友仁方要阻攔。元兒已是唵的一聲。將那千斤大石。平舉起來。友仁終恐元兒恃強震傷。忙喝放下時。忽聽園外有人喝采。元兒一聽耳音甚熟。連忙將石放下。回身注視。祇見一條黑影。比箭還疾。從圍牆籬笆上。直奔亭前飛來。月光下認出來人。正是火眼仙猿司明。穿着一身黑的短裝。赤足草鞋。手中還提着一包山菓。先向友仁。翻身拜倒。然後才與元兒相見。友仁見是熟人。轉驚爲喜。正待寒暄。司明急匆匆說道。這裏可有外人。我有要緊話說。說完就走。元兒答道。這裏沒有外人。家中人已睡淨。有一個侍候了頭。也在那邊房裏打盹。我們到亭子裏去。坐下說吧。說罷。父子二人。邀了司明。入亭剛一坐下。司明便道。三哥你這多日沒去。我們踪跡忽被仇人發現。二哥四哥全家都搬走了。爹爹和我。因爲要等姊姊的朋友縹渺兒石明珠。與姊姊帶信捎東西。遲了一日。明早天一亮便動身。是我捨不得你。和爹爹說明。連夜趕來。通知你一聲。這包水果。是日裏採來送你的。裏面還有爹爹

給你一封信。看了便知明白。說罷。解開包裹。將信取出。交與元兒。友仁因司明口急。話又說得沒頭沒腦。便挨坐在元兒身後。就着亭欄月光。一同觀看。原來銅冠叟自那日送別友仁父子後。多日不見元兒再去。本想到環山堰來探看。偏巧接了成都一個至好的信。說有要事。約去商量。耽擱了些日。將事辦完才回。一問元兒。仍然未來。方氏弟兄與司明。俱甚情急。無奈方母不許方氏弟兄出見外人。又不知元兒家住何所。方環司明。每日空自棹舟在水洞迎候。始終未曾接着一回。銅冠叟一聽。因那日初見友仁。臉上晦色甚重。恐是出了事故。第二日下午。到環山堰一打聽。裘家并未出事。略覺放心。本想候至深夜。無人之際。來與友仁父子相見。並問不去原因。此時天氣尚早。意欲就便到村鎖上去。小酌幾杯。在酒肆中。無心遇見一個攆大紅葫蘆的道人。飲完了酒沒錢。要拿那葫蘆作抵。正與肆主商量。銅冠叟久走江湖。看出那道人異樣。立刻代他會了酒帳。道人謝也未謝。拿起葫蘆就走。銅冠叟越看出他形跡可疑。無心小酌。連忙跟在道人身後。追入青城山。會仙橋過去。見那道人走入一個巖洞裏面。口裏自言自語的說道。要知對頭人踪跡。藏在這洞裏面。便可聽得清楚。追將進去一看。竟是一個死巖洞。再找道人。已然不知去向。心中納悶。正要走出。忽聽外面有人

說話。銅冠叟人本機警。猛想起道人之言。連忙縮住了脚。側耳一聽。來人正是方家的兩個死對頭。一個叫作飛蝗童子蔣炎。昔日曾經見過一兩回。雖未交手。却知他本領高強。心辣手狠。還有一個姓馮。二人俱是奉了他師父雲南苗疆白花山。紅心洞妖道獅面天王秦黎之命。因為那年秦黎的情婦巧燕兒。卽素桃。在貴妙採花。被方氏弟兄的父親。貴州黔靈山。水雲村主。慈金剛方直。乘他與人赤身行淫之際。連用九個鐵蓮。打中他上中下三眼五穴。登時身死。秦黎得信。便命人與方直下書約會。以報此仇。方直當時激於義忿。并不知淫婦來歷。後來聽人說起。秦黎妖法飛劍。均甚利害。悔已無及。自知難於倖免。如要棄了家業逃走。不但一世英名喪盡。秦黎門下餘黨甚多。滇黔川湘。俱有他的道觀巢穴。早晚被他探出踪跡。全家都難活命。反不如與他定約相候。先將妻子安頓深山隱僻之處。一面約請會劍術的能人。傲倖獲勝固好。卽或身死。亦可保全家小。等兒子長大。設法報仇。他與銅冠叟。既是至親。又是同門好友。以前原學過劍術。並且還是天台正宗。祇可惜師父草衣上人。中道兵解。劍術俱未學成。僅通一些門徑。知他近多年。捨了江湖生涯。洗手携了子女。隱居青城山百丈坪。地勢極爲幽僻。除自己帶了次子方端。去過兩次外。這些年來。從未見過外人足跡。

大可託妻寄子。還恐他事前知道了信。同仇敵愾。趕來相助。於事無補。說不定連他一齊饒上。便與妻子鐵掌麻姑張氏。一再熟商。最後實迫於不得已。仍是採用前策。夫妻抱頭泣別。正要帶了二子逃避。誰知敵人方面。本想殺死方直全家。因爲夏間下了拜村的書信。方直訂約。却在冬天。雖然照江湖上規矩。不好不允。却看出方直推延時日。不是約人。便想棄家逃走。早暗地派了黨羽。探聽消息。全村出口。細羅密佈。方直知道請人相助。敵人雖不肯示弱。出來攔阻。妻子逃走的踪跡一露。必被他跟尋傷害。二子雖然年幼。已學會不少武藝。性情剛烈。還不能在事前說出實話。一見危機。四伏。憂急如焚。還算張氏機警。教方直祇管約人。故作鎮定。一面用巧言哄騙二子。假說要到百丈坪。探望銅冠叟。方直不允。夫妻連日吵了好幾次嘴。自己一負氣。決計背了丈夫。帶了二子前往。問他二人願去不願。方氏弟兄。事親至孝。不過方直教子過於嚴厲。張氏因長子方潔。就因學武受打。不過。才行出走。對二三兩子。未免要慈愛些。離家遠出。本就覺着鬱悶。方端與銅冠叟的女兒。司青瑣。原是青梅竹馬之交。一別幾年。後隨方直。到百丈坪相見。越發出落得美似天仙。文武全才。對於方端。更是合情脈脈。相印以心。銅冠叟又器重方端。頗有相攸之意。一聽母親命去。自是高興。方瑣重

心正感。久聞百丈坪。山谷幽靜。水木清華。久欲問津。也喜出望外。再加母親素常獨斷獨行慣了的。幾於言出法隨。誰也違抗不得。想在家伴父。也辦不到。可憐弟兄二人。那知此去父子便成生離死別。每日祇顧盤算行期。一些也未想到慘禍。就在眼前。見母親老不說走。不時與父親含淚說話。還以為被父親執意攔阻。變計不走。所以生氣。眼看秋去冬來。仍無走信。方端畢竟此時已有十四五歲。見連日父親來客甚多。也有到了不走。住在家內。也有來了匆匆去而復轉。多半是面生之人。縱有極熟父執到來。不但父親不准出見。母親也同樣禁止。連前廳均不讓去。常時總命隨侍在側。關防甚嚴。彷彿有什機密。不願他弟兄知到似的。母親常時背人彈淚。父親面帶憂容。強為歡笑。應客之餘。便加緊嚴督自己學習武功。連那素來不肯輕易傳授的。都在百忙中。抽空詳細指點。諸般俱覺可疑。還未及向父母請問。有一天晚上。方直夫妻。忽然閉門談了大半夜。裝作爭吵。方直負氣。走向前邊。張氏兩眼含淚。喚他弟兄二人進去。手上已攜有兩個包裹。舊事重提之外。大罵方直。不念夫妻情義。聽信一羣狐朋狗友。已過中年。還要納妾。人已討在外面兩年。家人還瞞在鼓裏。虧他有臉。還託許多人。來和我說。要將小婆娘。接回家來。適才和我吵了一架出去。打算用衆朋友的面情。

逼我應允。與其日後生氣。不如現在讓他。今晚便從房後。翻山往百丈坪去。你弟兄須是我養的。莫不成教別人做娘。那個不隨我走。便不是我的兒子。事要緊密。被你沒出息的老子知道。追回。有衆朋友在場。不便不允。那我便要活活氣死。房後這條山路。中隔高崖大溪。祇有我的飛索能渡。他必追趕不上。你們索性連兵刃暗器。一切手邊應用之物。一齊帶去。住上幾年。等你那沒出息的老子悔悟。再行回來。這一番假做作。果然將方端哄信。以爲父母。真個反目。還想婉勸。說未兩句。張氏大發雷霆。連哭帶罵。弟兄二人。見母親動了真氣。不敢再說。祇得暫時順從。隨了同走。別時父子連面都未見。這條山路。原是張氏見出口都被敵人派了暗探。恐知道了踪跡。連日在半夜裏。想盡方法。探尋出來。經行之處。都是鳥道。露叢。懸崖絕澗。仗着母子三人。俱是身有絕技。飛越尙不甚難。一直繞出貴妙地界。除在小村鎮上。添辦乾糧外。仍還不肯行走正路。荒山密菁中。冒着風雪嚴寒。夜宿曠征。不知受了多少顛連辛苦。這時弟兄二人。已看出母親形跡不對。幾番盤問。方母俱不肯說。快到青城這一晚。在一個巖洞裏面。當夜大雨驟降。山洪暴發。方母上了些年紀。一路受盡飢寒困頓。痛夫惜子。滿腹悲苦。那禁得再受水劫。仗着母子。俱是會家。祇在水裏。泅行了半夜。未曾喪命。方母

却中了山水寒毒。得了癱疾。所幸已離百丈坪。祇百餘里遠。近弟兄二人。一個挑了行李兵刃。一個揹了老母。好容易挨到百丈坪。正遇司青璜。在外行獵。一見母子三人。狼狽情形。大吃一驚。連忙接了家去。方母見了銅冠叟。才當衆哭訴經過。弟兄二人。方知實情。兇多吉少。不久便聞得了凶信。痛不欲生。一則病母在床。又當顛沛流離之日。敵強我弱。相差懸遠。除立志報仇外。有何法想。由此便隨銅冠叟。在青城隱居練武。不題。方氏母子三人走後。方直約的人也到齊。屆期秦黎帶了黨羽同來。一番江湖上應有交代之後。相繼出場動手。方直雖也約有幾個精通劍術之人。仍敵不住秦黎妖法。先時互有傷亡。逃遁。結局方直死在秦黎飛劍之下。一尋方直家眷。不知去向。因聽一個同黨說起。方環飲過鱸王生血。力舉千斤。資稟出奇。還有張氏方端。均非弱者。越發想尋來除害。當時放火搶掠了一場。傳語門人黨羽。到處打聽方氏母子踪跡。已有數年之久。那飛蝗童子蔣炎。原是奉了秦黎之命。往青城金鞭崖。盜取仙草。因矮叟朱梅利害。不敢輕易下手。來了已有月餘。每日祇在近崖一帶潛伏。靜盼朱梅離山他去。以便冒險偷盜。這日無心遇見那姓馮的同黨。說是新近遇見崑崙派鍾真人的得意弟子。老少年霍人玉。談起近來積了一些外功。最得意是從雪山趕來一對

食蛇怪獸蟆獅。先是以毒攻毒。借他將本山許多毒蛇大蟒誘來。吞吃殆盡。然後再用飛劍。將他殺死。中間那隻公蟆。不知被誰推倒封洞大石。放逃出來。幸而發覺還早。便將母蟆先行殺死。取了他頭上寶珠和雙眼。再一尋找公蟆。却在一個極幽僻的山谷之中。廣坪上面。業已被人殺死。細一追根。才看出那林裏。還有一所人家隱居。一個老婦人。帶着幾個孩子。公蟆便被內中一個孩子所殺。他當時急於回山。已將公蟆雙目和寶珠。一齊取出。後來一想。這對蟆獅。雖是他在雪山發現趕來。那家幾個孩子。個個資質俱好。斬蟆也是以命相拚。頗非容易。老少共是五人。便取了五粒寶珠相贈。才行走去。一問那家老少神情身容。頗似漏網的方氏母子。因蔣炎在此山中採藥。特意趕來告知。蔣炎一聽。小孩怎會多出兩個。便命那姓馮的同黨。照老少年霍人玉所說路徑。先去探看準了。回來商議。事前如真是方家母子。這裏鄰近強敵。須防他另有能手相助。祇可不動聲色。前往行刺。切莫事先打草驚蛇。二人商量妥當。約在銅冠叟潛伏巖下相見。蔣炎一聽姓馮的歸報。說那家雖看不出準是方家母子。也定是個江湖上能人的家眷。自己在房上伏聽了好一會。沒有聽出一些情形。與方家關聯。到彷彿聽見那老婦。對一個小孩說道。你三哥不來。也許到金鞭崖。去見朱真人。

去了。我一聽恐那老婦是峨眉青城門下黨羽。防他覺察。便回來了。蔣炎沉吟了一會。仍命那姓馮的。明日再去探看。裝着走迷了路。向他家小孩口中打聽。如有不合。也不可因他年幼。便即動手。說完。二人分手。各自破空飛去。銅冠叟聞言。早嚇出了一身冷汗。且喜自己踪跡。未被發現。雖然仇敵因青城山。密邇矮叟朱梅的仙府。對於形跡可疑之人。如查不清來歷。還不致驟然間。便下毒手。但是事情既已啓了敵人的疑心。早晚必被看破。又恐司明與方環二人粗心大意。不知仇人的來意。無心中把話說漏。或因看出來人形跡可疑。動起手來。立刻方家便有滅門慘禍。心中憂急。也不顧等到晚間去尋友仁父子。施展輕身功夫。飛也似的。趕回百丈坪去。先向方家報警。到了一看。司明也在那裏。方母得信。甚是憂急。依了司明的意思。恨不得和敵人拚個死活。銅冠叟本恐兩個小孩。明日見那姓馮的。言語失檢。露了馬脚。這一知道敵人真意。越恐現於辭色。容易被人看破。正在呵斥。方環忽道。姑父休怪明弟。和敵人鬥。我們不會飛劍。固然是打他不過。難道不會等他來時。拿話哄他。他定把我們當作小孩子。不會防備。我們幾個人。給他一個冷不防。用你老人家當年毒藥暗器。將他打死。豈不是好。方母道。瘋孩子。你祇知當時暗算人家。休說事太危險。一不得手。便有滅門

之禍。即便傲倖成功。還有好些比他利害的。在後頭呢。銅冠叟聽他母子說話。祇不做聲。沉吟了半晌。忽然拍手道。我們除用環兒這條暗算敵人的主意。還真沒有第二個好方法呢。方母吃驚問故。銅冠叟道。事要深思。對敵既不可能。畏禍重遷。走得越快。越顯情虛。難免隨後追尋真。是走也不好。不走也不好。祇環兒主意雖冒一點險。到用得着。昨日我見敵人。功力火候。駁而不純。并無真實本領。馭空飛行。全憑妖術遁法。他那飛劍。未必便能出神入化。那來聽消息的一個。更爲低次。自問雖非敵手。也可週旋片刻。而仇敵又那般畏懼金鞭崖的朱真人。這就有文章可做了。環兒常夫的水洞。甚是隱秘。中間還有一截旱洞。爲今之計。可命端兒。隨侍你往水洞暫避個一半天。明日那廝來時。我和環兒明兒。如此如彼。不愁那廝不入我的圈套。得了手。固可稍爲洩忿。縱使當時被他看破。有我老少三人。一面和他對敵。一面將各人的暗器同時發出。也不怕他不受重傷。如被他見機逃走。連我老少三人。也往水洞裏暫避些日。再覓安身保命之所。也來得及。祇一成功。不但報一個小仇。還可使那蔣炎。知難而退。不敢再來侵犯。我們却乘此時。從從容容。將家移往金鞭崖鄰近隱居。託我那位當年好友。代求朱真人庇護。萬一邀朱真人見憐。將他們小弟兄數人。收一個去做徒孫。

豈不更妙。否則匆匆逃避。此時金鞭崖數百里。山路險峻。你又是個病體。豈能一日之內趕到。萬一被敵人發覺。追上。母子全家性命休矣。除了金鞭崖。又無樂土。勢已到此地步。祇好試他一試了。方母聞言。含淚點頭。便命方環。到時務須謹慎。照計行事。不可絲毫大意。當下計議停妥。連夜將手邊應用衣物食品。打了包裹。先行乘天未明前。揮往水洞。方母也由方氏弟兄抬了。揮往水洞。安頓好後。方環才出洞回家。與銅冠叟父子。準備應敵。三人先在家內打坐養神。候至東方有了曙色。小弟兄二人。先將隔夜飯吃了一個飽。照着預定計策。跑往百丈坪盤石上面。裝着納涼閒話。靜候敵人到來。這時天光甫有明意。一輪早日。被遠山擋住。四外山容黯淡。曉霧沉沉。清露未晞。苔肥石潤。月兒還遠掛林梢。被霧一蒙。彷彿籠了一層輕絹。時濃時淡。越顯得景物幽靜。雲煙蒼莽。漸漸日高風起。雲霧盡開。山容又變成濃柴。石縫野花怒放。映着朝陽。舒聲吐艷。二人雖年幼。俱有絕好天資。又經過高人指教。本非俗物。先因急等敵人不來。未免煩悶。這時坐臥泉石之間。耳聽嬌鳥調情。鼻端時聞妙香。遙天一碧。晨風送爽。頓覺機趣活潑。心懷曠朗。高興得喊好不置。言笑晏晏。不覺到了辰巳之交。正談得起勁。忽見百丈坪對面山溝樹林之中。似有人影晃動。二人同時將手一拐。彼此會

意各自先端詳了一下地勢。仍然故作不知。談笑自如。過有頓飯時分。那人已漸漸走離石坪不遠。忽然穿入棗林之中不見。方環知道二人坐臥之處。如從下面往上望。本難發見。這時敵人欲前又却。分明早在遠處望見二人坐談。想從別處繞上坪來偷聽。便照銅冠叟預擬對答。十面與司明對談。暗中却用目留神。敵人所繞行的路徑。沒有多時。果見叢樹隙後。野光一閃。似往坪後飛來。知快來到。拿眼一看。司明便故意問道。金鞭崖離這裏有好幾百里路。你又不似姑父。會駕着劍光飛行。你是怎生當日回來的。可會教你什麼本領。方環道。我生下地方兩歲。爹爹便往金鞭崖。拜在朱師祖門下。學習飛劍。這多年祇回過兩次家。我因我媽思念成疾。哥哥去接幾次。爹爹都不肯回來。昨天我正在這裏當天跪求。媽病正好。遇見一位矮道爺。他說他姓朱。能帶我到金鞭崖去見爹爹。我問他怎樣帶法。他用手將我一抱。身子便起在空中。沒有多一會。便到了爹爹那裏。才知他是天下聞名的劍仙。嵩山二老。矮叟朱師祖。因憐我孝心。不但使我得見爹爹。還要收我作他的徒孫。我因為怕媽耽心。要回家。師祖說。我爹爹因近來有一個人思盜崖上仙草。不能離山回家。便命大師伯紀登。送我回來。還給了我媽一粒仙丹。說是等過幾日。我媽病好了。那必已將盜草的人捉

住。定命爹爹回來接我。二人照這樣編說的謊。祇管一問一答。那石坪後面暗伏的敵人。早已聽了個真而又真。他那知人家早有防備。以爲此間居人。并非仇敵眷屬。無奈同黨班輩較尊。性情又暴。還想再聽一會。或許能得一些線索。誰知方司二人。說完這幾句與朱梅有關之話。忽又亂扯到連日怎生頑耍淘氣之事。越聽越覺無味。總還想打聽個水落石出。決計繞回坪下。再作迷路遊山。向這兩個小孩口中打聽。他這才一走。方司二人。耳目最靈。聽見坪後面微細響了一下。知他業已離開。必要繞道坪下。去而復轉。偷眼用目在林隙中一看。果然又是一道黃光。往來路方面閃了過去。便和司明比了個手式。仍任他橫臥磐石上面。將暗器藏在身後。自己跳下石來。站在旁邊。將帶來的一把大山棗。從兜中取出。左手拿着。且說且吃。右手伸入懷中。將適才裝好毒藥的三稜藏風弩。緊握手內。那弩筒形如蓮蓬而細。長才二寸一分。中有十八孔。暗藏機簧弩箭。可以連珠發放。專打敵人雙目。和週身要穴。見血卽死。乃是方家獨門傳授。方環因爲年輕手小。所以暗藏懷內。要是大人。可以握在手中。與人動手。隨意使用。不使敵人看破。最是狠毒難防。乃父死於非命。也許所用暗器過毒之報。平時方母。諄諄誥誡。從不許方氏弟兄使用。今日因爲大仇當前。特意還將毒藥喂飽。

人被打中。那裏還有倖理。也是活該來人惡貫滿盈。致被兩個小孩暗算。這且留爲後叙。那來人名喚飛天野狸馮舞。原是當年滇東大盜楊人貴的死黨。自從楊人貴在二十年前。被人亂劍分屍後。便投在秦黎門下。這次奉了他師兄飛蝗童子蔣炎之命。前來探尋方氏母子踪跡。適才在坪後聽了方司二人詐話。因不知昨日巖洞盜草之言。被人偷聽了去。既然信以爲實。那孩子又有父親在矮叟朱梅門下。如何還去招惹。就此歸報。不致喪命。連蔣炎也會聞言知難而退。同保首領。偏偏馮舞因蔣炎性如烈火。凶暴非常。一時多慮。已知不是仇敵眷屬。還想打聽一些金鞭崖仙草虛實。回去討蔣炎的好。豈非惡貫滿盈。自投羅網。那馮舞借着遁光。繞向來路僻靜之處落下。然後裝作遊山迷路之人。在百丈坪走去。自己還以爲用心周密。却不料一切形勢。俱已看在方環司明眼裏。見他走來。仍是各自吃棗說笑。如同未見。馮舞走近二人面前。忍不住向方環道。小兄弟。可知這裏是個什麼所在麼。方環道。這裏是百丈坪。你問他做什。馮舞道。我是貴州採賣山藥客人。昨日進的山。晚間遇見一羣野狼。將我的應用衣物。全都失去。當時祇顧亂跑。走迷了路。繞了多少山環。也走不出去。如今又飢又渴。小兄弟。既住家在這裏。想必知道路徑。我一則問問路。二則在這兒歇歇腿。求

點飲食。說着便想在挨近方環身旁。一塊盤石上。坐了下去。司明性子最急。來人還未到時。心裏已自怦怦亂跳。這時見他鬼話連篇。方環還不住與他對答。萬分忍耐不住。不由咳了一聲。馮舞也是久經大敵之人。聞聲注視。見對面石上。躺臥着的那個小孩。雖然年幼。臂上虬筋盤繞。生相奇特。正瞪着一雙紅眼。注定自己。似要發出火來。心裏剛動得一動。方環原想用話穩住敵人。再行下手。一聽身後司明。在打招呼。敵人臉上。又現出驚疑之容。深恐司明。沉不住氣。冒昧出手。心那一急。忙將左手的棗遞將過去。說道。客人迷路飢渴。且請先吃幾個山棗再說罷。遞時故意將手一鬆。落了兩個在地上。右手早捏緊三稜藏風弩。準備使用。馮舞身量本高。正用目注視司明。心裏尋思之際。忽見頭一個小孩含笑遞過一把鮮紅肥大的山棗來。情不由已。伸手便接。又見落了兩個在地上。剛一疎神。猛見小孩右手上。彷彿還握着一個元竹筒兒。未得看清何物。便覺兩眼一黑。立時痛徹心肺。心知中了小孩暗算。大喝一聲。待將飛劍放出。猛的又覺口鼻耳眼。酸麻奇痛。連被暗器打中。頭頸上似被一個鐵箍緊緊套着。登時一陣神智昏迷。疼暈過去。原來石上司明。早已躍躍欲試。一見方環。手在懷中一動。便慌不擇的。將身後藏的竹葉手箭。往敵人臉上要穴發出。正趕敵人雙眼。被

方環打瞎。見血攻心。破了真氣。又一張嘴。一箭也未虛發。全都打中。嘴裏更是連中三箭。今日二人弩箭俱用毒藥喂飽。中的又是要害。任是本領多大。也禁受不住。同時敵人身後埋伏的銅冠叟。一見二人將暗器發出。俱都打中要害。料他雖有飛劍。也難施爲。將手中長劍一丟。飛縱過去。一伸鐵腕。將敵人頭顱緊緊箍住。埋足神力一拗。吡呷一聲。馮舞頭頸立被拗斷。死在地下。忙搜身上法寶囊內。除了一柄長才數寸的晶瑩小劍和一些丹藥外。還另帶有百十兩金銀。才知敵人祇能用法術催動飛劍。出去傷人。不能身劍合一。所以死得這般容易。大功告成。老小三人。甚是心喜。銅冠叟忙取長劍將馮舞頭砍下。收了他的劍藥金銀。從懷中取出當年用的化骨散。彈了些在敵人腔子裏。吩咐方環司明。抬往遠方僻靜之處。任他過了兩三個時辰。自化黃水。自己提了人頭。正要暗往昨日相遇敵人的巖洞走去。忽聽頭上破空之聲。日光之下。隱現一道青光。星馳電掣般。正往百丈坪這一面飛來。猜是敵人來了幫手。不禁大吃一驚。變起倉卒。形跡定然被人發現。無法逃避。忙命小弟兄二人。速速覓地逃躲。自己豁出老命不要。挺身上前。以免同歸於盡。偏司明與方環。俱是初出犢兒不怕虎。天性又厚。那肯讓銅冠叟孤身試險。各人拿着暗器。注定天空青光。準備下來便打。

執意不走。氣得銅冠叟連連頓足喝叱。老少三人正在爭持。來人已自從空飛墜。方環司明不問青光皂白。各舉弩箭。連珠般發將出去。銅冠叟已看出所料不對。連忙喝止時。二人適才所剩弩箭業已發完。同時對面青光斂處。現出一個白衣女子。直往銅冠叟面前走來。說道。老先生可是此地隱居的銅冠叟麼。銅冠叟先見青光臨近。已看出光華純而不雜。與昨日所見不類。及至現身。又是一個道裝少女。再一聽他說話神情。更知是友非敵。連忙答道。老朽正是銅冠叟。道友貴號。是何稱呼。相訪有何見教。那女子聞言。連忙檢衽下拜道。姪女石明珠。與令愛青璜。同在家師半邊太師門下。前兩月曾受青璜師妹之託。與老伯送信。正值他出。留下寸柬。原說半月再來。帶取青璜師妹的衣物。并老伯的書信。不料在雪山玄冰凹。發生事故。遲至今日始來。致勞老伯久待。還望原宥。銅冠叟聞言。早忙着謙謝。還禮答道。老朽隱居此間。久已不與世人相通往還。昨晚得知舍親大仇。獅面天王秦黎。派了兩個門人。前來殺害全家。先着一人。來此探聽詳情。自知不是來人敵手。安排小計。傲倖將仇人除去了一個。還有一個。現在會仙橋後西面巖洞之下。約在今晚聽死的仇人。前去送信。此人名喚飛蝗童子蔣炎。劍術更比死的一個利害。不能再用前計。意欲假借矮叟朱真人威名。將

此人頭帶往巖洞懸掛。以寒賊胆。使其知難而退。一方面借此時機。以便使舍親。同了老朽全家。移居金鞭崖附近。託庇朱真人宇下。正要起程。小兒與舍表姪。年幼無知。祇說來人是仇敵黨羽。情急冒犯。還望賢姪女。不要見怪。說罷。便命方環司明二人。上前謝罪見禮。又邀石明珠。往家中款叙。石明珠早從司青瑣口中。得知方秦兩家結仇細底。秦黎惡名。又是久著於外。便答道。自己人無須再拘形跡。姪女離山已久。急於回去覆命。此來本擬見了老伯。取了衣物書信。然後順路往金鞭崖。與岷山朝天嶺萬松觀兩處。代家師問候兩位前輩真人。順便求取些藥草。既然這裏發生此事。老伯持了敵人首級。前往會仙橋巖洞懸掛。萬一半途相遇敵人。豈不被他看破。莫如姪女暫時緩取青瑣師妹衣物。人頭亦交姪女帶去。如遇蔣炎。就便將他除去。不遇便照計行事。也省老伯一番跋涉。再者敵人既知這裏踪跡。恐怕還有餘黨。不止蔣炎一人。姪女率性事代辦完之後。先往金鞭崖朝天嶺兩處。歸途再繞回來。一則還可代老伯向朱真人先容。二則防那敵人黨羽來犯。有個後援。衣物書信。歸時再取。老伯尊意如何。銅冠叟聞言。自是喜出望外。便將人頭交與石明珠。請他掛時。用人血在壁上寫字。警告敵人。速離此山。再商量了幾句。決計今日起。命方氏弟兄。先奉病母移居。留

下自己斷後。并待石明珠回家一晤。攜取青瑣衣物書信。一切商妥。石明珠便拜別了老少三人。一道青光。破空飛去。方環司明等石明珠去後。再一找尋各人所發的弩箭。除適才打馮舞的那幾根。業由銅冠叟從人頭上拔出外。打石明珠的。俱都成爲粉碎。暗自驚心。越發堅了二人學劍之念不提。因縹緲兒石明珠這一來耽誤。未及移動敵人尸首。黃水業已淌流了一地。雖有石明珠往尋敵人。到底是移去了好。便命方環。速往水洞。與方母方端送信。準備連夜用門板抬了方母遷移。自己同了司明。各提敵人手足。健步如飛。送到僻靜山谷內。任其自化。到了晚間。不見敵人動靜。俱猜石明珠。已將蔣炎除去。直到交了三更。銅冠叟才命方氏弟兄。將方母接出水洞。收拾應用之物。用布和竹竿。做了軟的山兜。抬着方母連夜抄山僻小道。往金鞭崖附近移居。上路時節。小弟兄三人。俱因元兒一去不來。十分想念。恐他不知移居之事。再來無從找尋。銅冠叟因要等縹渺兒石明珠回信。再加金鞭崖附近。巖洞雖多。方母全家新去。事屬草創。到達以後。還須命方氏弟兄。陸續搬運百丈坪的東西。自己也因安土重遷。一切均須妥爲籌畫。佈置遷移。要多耽擱幾日。又愛元兒天資。以前既是矮叟朱梅。垂青於他。如今移居金鞭崖。近水樓臺。正好命他稟明乃父。擇日前往一試。倘若

仙緣遇合。豈非絕妙。當下從了小弟兄三人之請。始送別方氏母子去後。略將兩家應行帶去的粗細物件。均行歸攏一齊。以便日後攜帶。然後回轉棗林茅舍。與友仁父子寫了一封長函。第二日晚間。命司明趕到環山堰友仁家中。背人面交。司明早已等得心急。問明了環山堰的路徑。拔步便走。仍由水洞。掉舟穿行。至長生宮後巖下上岸。直往友仁家中走去。到時已是深夜。司明究竟是初來。又是背人行事。好容易找到友仁花園外面。探頭一看。裏面靜悄悄的。猜他父子已睡。不知臥室所在。方在着急。剛打算縱進園去。再打主意。猛聽到假山石後。一個亭子外面。有兩人說話之聲。定睛一看。正是元兒舉着一塊太湖山石。在和友仁對答。心中一喜。不由脫口喝了一聲采。同時腳底下。一用勁。早已身不由己的。一個飛燕投懷。直往亭前縱去。與友仁父子相見。匆匆說了幾句話。將銅冠叟書信取出。友仁父子看完書信。大略知道了一些細底。因信上有元兒天資甚好。仙緣難得。不可誤却良機。如友仁准他前往一試。請先約定時日。等方司兩家。俱都遷移完後。當派方環司明來接之言。友仁自會銅冠叟越發醒悟。對元兒學劍投師之事。本極贊同。無如甄氏護犢心盛。把元兒愛如珍寶。前月多往百丈坪。走了幾次。發覺以後。背人鬧了好些天。並且從此不准元兒出外。要叫

他獨往深山。從師學劍。自己素常懼內。作不了主。同時元兒滿臉情急神氣。司明又急於討了回信。要走。爲難了一陣。祇得姑且答應。對銅冠叟的盛意。十分感謝心願。不過金鞭崖。不比百丈坪。互隔太遠。元兒此去。如結仙緣。遇合蒙朱真人收留。回家想必甚難。還須與他母親一商。始能決定。請銅冠叟到了金鞭崖。安家之後。可派司明和方環來此一行。元兒如能同去。自己說不定也要隨往。借此再見銅冠叟談談。元兒知道父親爲難。聞言并不作聲。祇顧低頭沉思。司明却以爲元兒決無不去之理。甚是高興。當下起身告辭。友仁父子挽留不住。祇得開了後園門。送將出去。分手時節。元兒再三叮囑。不論如何。務須約了方環。再來一晤。司明連連點頭。將手一舉。便往園後山坡上跑去。祇見月光之下。一條黑影。不住縱跳翻飛。漸漸影子由大而小。頃刻不見。友仁父子。才行回房安睡。元兒心中有事。盤算了一通夜。并未合眼。第二日友仁見了甄氏。那敢談說昨夜之事。特意繞着灣子道。元兒愛武如命。好容易遇見高人傳授。正在興頭上。忽然被你禁住。連門也不准出。每日長吁短嘆。一臉愁容。小孩子家。恐怕悶出病來。反而不美。底下還未說到正題上去。甄氏已是唾了一口說道。你這大年紀。還如此護短。縱容兒子胡來。我家又不焦穿。又不焦吃。既不想功名。又不要去和人

打架。學那武藝何用。他姑父還說他就在這年內走失。我們耽心。還耽不完。你還長他的智。要走失山內。或讓虎豹傷了。怎好。他要學武。不會給他請了武師。到家中來教。單往深山裏跑。你不把他當人。我撫他這大。還不容易呢。友仁知道甄氏心志堅決。話決說不進去。祇得背了甄氏。安慰元兒。既是你母不願。等過兩年大點。再想法。不要愁出病來。使父耽心。元兒天性素孝。既不敢違逆父母。私自離家。又不敢形於顏色。使父母見了煩惱。暗自愁苦。乾着急。毫無法想。每日祇在園內守候。司明方環二人到來一見。過有十來天左右。司明來說。方家母子。連他父子二人。俱已移居金鞭崖附近。碧浪磯的巖洞以內。那裏洞壑幽奇。水秀山青。比了百丈坪。還要強勝十倍。祇是銅冠叟還未見着矮叟朱梅。小弟兄日盼元兒前去。方環本要親來。方母怕他生事。路上被仇人看破行藏。因司明來過一次。仍由他夜中趕來。問元兒主意。打定了沒有。二人見面時節。祇元兒一人在園內。聞言甚是心焦。萬般無奈。祇得把母親作梗之事說了。司明一聽。把來時一腔熱念。化爲冰消。若論元兒此時。要隨司明同走。真是人不知。鬼不覺。一絲也不費力。無如總怕父母生氣着急。心中顧忌太多。一任司明再三懇懇。終是不敢。司明見勸他不動。祇得告辭。行時重又叮囑道。我爹一到金鞭崖。要去尋

朱真人門下的那位紀老師。出洞走還沒有多遠。便在路上相遇。爹爹說。紀老師也會談到了你。可見朱真人對你。實在垂青已極。這學劍的事。入門時年紀越輕。根基越易堅固。一到年長。便易爲私欲。錮蔽。性靈一昧。不是師長不肯收容。便是自己難求深造。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。莫要丟掉。後悔無及。須知一人得道。九祖升天。伯父既已心許。祇伯母一人不准。暫時爲你生一點氣。也無大礙。你仔細盤算盤算。我再過個十天半月。定再來接你一次。如再不去。我也未必能再來了。元兒口中唯唯。送走司明以後。回房去納頭臥倒。暗想去則背母。不去又坐失良機。仍是拿不起主意。也是活該。友仁家運時衰。元兒仙緣已到。司明去後第三日。元兒正在愁煩。忽聽長年入報。說衙門口的裘五叔來。有要事求見。友仁出去。一問細情。不由嚇得渾身冷汗。魄散魂消。原來此時文字之獄最盛。一經搆陷成罪。往往牽連九族。禍至滅門之慘。甄氏的哥哥。甄濟之父。名叫甄子祥。雖做的是武官。却是愛才如命。最敬文人。在任時節。曾收容了一個逃亡落魄的文士。那人姓周。也是先朝遺民之後。曾經組織會黨。圖謀滅清復明。秀才造反。久未成功。事發以後。因各處地方官。都奉有密旨嚴拿。存身不得。拿着子祥一個姓齊的。至好書信。問關千里。望門投止。子祥愛才慕名。又有好友關託。便給

他改了名姓。任爲記室。以圖掩人耳目。誰知這姓周的。素常豪縱慣了的。又抱着與清廷誓不兩立之志。初至時。風聲太緊。還肯聽勸。連門也不出。鎖日以詩酒閒談遣愁。過有兩年。形勢較緩。靜極思動。還想完成夙願。不免常時出門行動。子祥本極愛重他。又仗自己可以護庇。并未禁止。却因此惹出禍來。不知怎的。露了形跡。偏巧還傳到子祥一個同官仇人耳內。立刻給上司。來了一個密稟。說子祥窩藏欽命要犯。圖謀不軌。幸而子祥的上司。對他情感尙好。一面派人去查。預先暗中着人命子祥檢點。子祥得信。連忙給了豐富川資。放那姓周的急速逃走。省得彼此不便。玉石俱焚。一面又命兒子甄濟。急速回家。佈置準備萬一。自己再設法託人彌縫。事無佐證。上司又偏袒着他。原可無事。不料仇人誠恐打虎不成。日後結怨更深。早已佈下羅網。竟打聽出那姓周的。因遍地荆榛。案情重大。那裏也不敢收容。離開子祥。便往深山苗民聚居之所逃去。現用金銀。買動了一個生苗酋長。在苗峯之中存身。當下一面又上了一個密稟告發。子祥見事不佳。祇得稱病辭官回里。以爲仇人見眼中之釘已去。關係着上司情面。不致再深事追求。等到辦完交代。業已事隔數月。俱未出事。方幸可以平安回家。享那田園之樂。那仇人原抱定斬草除根之志。偏巧子祥甫去。袒護他的那個上

司。又調任廣東。新任是個滿人。正可藉此討新上司的好。越發趁了心願。便乘履新之時。屏人告了機密。新任一聽。那裏容得。便給那仇人全權。帶領數百精銳。和金銀彩緞。直往苗峇。連勢迫。帶利誘。居然容容易易。將那姓周的生擒獻上。當時辦得十分機密。子祥還在途中。他那裏已一面馳驛密奏。一面行文灌縣。嚴拿子祥合家大小。子祥剛一到家。便被縣官。派人請去扣留。拿出公文。與他看了。定鐐收禁。所幸甄家。是個大族。耳目靈通。縣官派人去捉家眷時。甄濟正因事出門。得了信息。連夜逃走。比時大獄常興。像這樣窩藏叛逆的大案。牽連更衆。那裘五是友仁遠房叔叔。家道甚寒。在縣衙當了一名書班。因為常受友仁週濟。知道事情不了。急忙託故告了一天假。跑出城來送信。請友仁早作準備。友仁一聽。嚇了個魂不附體。一面送了裘五一些銀子。請他隨時留神打聽。並照料子祥夫妻的飲食。送去之後。急忙入內。與甄氏商議時。那甄氏業已得了凶信。哭得死去活來。友仁親族雖多。怎奈志趨不同。友仁又天性疏懶。不大來往。急難相投。怎生可靠。況且攜帶妻子。累墜又多。委實無法可想。後來風聲。一天緊似一天。友仁便向甄氏商議道。一切事有前定。記得那年妹夫回家。曾說我家這幾年。要走敗運。元兒也該在此時走失。我想是福不是禍。是禍躲不過。如今內兄

全家遭難。我等也難坐視。再說拖着大家人出去避禍。不但事情不易。弄巧禍未避成。反到遭了意外的非災。豈不冤枉。至親骨肉原是休戚相關。何不死裏求生。心放鎮靜。你仍安居家中。料理家業。由我帶了金錢。到省中煩人打點。祇能保全令兄一家。那我們還怕什麼。不過吉凶正難逆料。我裘家總得留條根子。二兒三兒。一則年幼。二則也無人可託。說不得祇好聽天由命。元兒雖也不大。却天生着一把蠻力。那日在後園乘涼。亭子前頭。那大一塊山石。俱被他舉了起來。妹夫當日也會說他。日後定有仙緣遇合。應在今天。偏巧就出這事。那方司兩家。已派人來接了他好幾次。你都不肯放走。現在事情逼成這樣子。莫如依了他的志向。派人送他到金鞭崖附近銅冠叟家中安身。一則學習武藝。二則避禍。省得玉石俱焚。甄氏聞言。想了想。實無善計。祇得聽了友仁之勸。替元兒收拾好了兩個包裹。又給帶了許多金銀。打發上路。元兒雖然遂了心願。但是此別。父母弟兄吉凶難測。先時甚爲傷心。後來一想。朱真人是個劍仙。銅冠叟也是一個異人。正好求他設法援救。還不快去怎的。因爲急於上路。那金鞭崖深山僻遠。自己還從司明口中。打聽出一些方向路徑。甄氏所派兩名長年。更是茫然。而且行走不如自己之快遠甚。帶了去。既添累墜。又容易爲人知到底細。遺留

隱患。再三向甄氏陳說利害。甄氏畢竟有些婦人見識。准他前去。已是實逼處此。耽心到了極處。那裏還能容他獨身前行。元兒不便再爲違拗。當時從權應允。辭別父母背上上路。一則想丟開兩名護送長年。二則水洞那條路。無人接引。也無法通行。一時自作聰明。想起昔日和甄濟誤走百丈坪。那條路徑。打算走到半途。用銀子買動那兩名長年回去。就說自己已然到了地頭。既可使乃母放心。自己還可急行快走。方司兩家隱居之所。也不致從這兩名長年身上洩漏。主意打定。入山約數十幾里。便推說前面不遠。便是投奔之所。那家乃山中隱士。不與山外之人來往。叫兩名長年放下包裹。取出二十兩散碎銀子。交代了一套話。吩咐如言向甄氏回報。那兩名長年。因元兒成心快走。追趕不上。累得氣喘噓噓。叫苦不置。一聞此言。既省勞力。又還兩面得錢。那有不願之理。當下元兒接下包裹。眼望二人走遠。才行健步如飛。默憶司明所說路徑。直往金鞭崖趕去。元兒原以爲自己來時。飽帶乾糧。還有一柄家藏的古劍。劍雖不甚鋒利。憑自己能力。怪獸螞獅。倘且可以除去。何況豺虎。所以放心胆大。水洞之道。既然不能行走。又沒其他捷徑。祇得仍照昔日與甄濟所行之路。到了百丈坪。何愁不能按那司明所說方向路徑。趕往金鞭崖去。又自信力大身輕。平時試走山路。縱

躍上下。健步如飛。有什作難。不會想到。天下事。想時容易。實踐則難。姑無論以前走百丈坪。是錯看日影。誤打誤撞。才得達到。中間山路。灣環曲折。如同螺旋。求進反退。即使再碰巧走通。司明又是粗心。所說路徑。僅止大概。未必准對。數百里的荒山榛莽。深山絕壑。險阻非常。何能到達。這都不說。單止那兩個包袱。便教元兒爲了大難。原來甄氏愛子心切。一個包之內。包着舖陳金銀衣服。和幾十本書。在元兒揹着。份量雖然不重。却是又蠢又大。另一個。除了一些禮物糖菓之外。便是日常動用之物。甄氏彷彿給兒子製辦科場中的考具一般。火石燈蠟。刀剪針線。無不畢具。另外還備了一套小銅鍋竈。怕路上遇不着人烟。元兒吃冷的。準備歇路時。煮熱東西吃。這些東西。俱用桑皮紙。一一裹好。急需的東西。塞放在包袱角上。以便取藏。這包袱外面。還有一個提籃。裝滿乾糧臘肉鹹菜之類。絆上又插着一柄長劍。本是護送長年。手內提着。二長年去後。元兒一雙手。拿不了三樣東西。便拿來繫在包袱外面。人小包袱大。走起路來。甚是累贅。起初滿腔勇氣。惟恐兩名長年不走。剛一拿着上路。雖嫌麻煩。還不覺得。走出去才有十來里地。便感覺到累贅非常。走幾步。一換手。時而一手一個。平舉着走。走沒多遠。便覺手酸。又拿來揹在背後。偏那兩個包袱。俱有三尺長短。揹不到一處。

祇好半提半捧着走。如此走平路還好。等一上山下坡。却又太不方便。走了二十里山路下去。已急得元兒渾身是汗。又不捨將他丟掉。辜負乃母一片慈心。神智一亂。路更不容易走。一面細辨着日色。默憶昔時行程。走有半日光景。估計着應該早到地頭。不知怎的一來。走向那方氏弟兄所說。去百丈坪的螺旋山谷之中。處處都覺所走路徑甚對。走了一陣。却又走了回來。還算元兒絕頂聰明。看出情形不妙。將路走迷。又加實實走乏了力。飢渴交加。便擇一個有山泉的所在。放下包袱。從提藍中。取出乾糧臘肉。和小刀茶杯。先喝了點泉水。然後切臘肉。就乾糧。飽餐一頓。前後一看。祇見山嶺重疊。峰轉路迴。形勢險惡荒涼。連來路却已辨認不清。同時陽烏西去。倦鳥歸林。滿天霞綺。散漾碧空。啣山斜日。色若血紅。在遠近丹楓上面。林木山石。都變成一片暗石。再加林莽蔽天。荒榛塞路。空山寂寂。四無人聲。越顯景物陰森。淒涼可怖。知道天色不早。前程莫辨。心再微一荒亂。越發不易走出。索性把心氣放得沉穩一些。鎮鎮靜靜的。一面辨別殘照方向。覓路前進。一面留神。萬一走不出去。物色棲身之所。明知百丈坪。在正西方上。祇須照直走去。便可走到。誰知此次竟不似上次。好容易攜着兩個累贅包袱。手足并用。縱躍攀援。到了盡頭。不是前橫絕澗廣壑。難以飛渡。便是峭壁

排天當前陡起。阻住去路。直到天黑。眼看實無法想。才尋了一個巖洞。點起蠟來。照了進去。且喜洞內。到還乾燥。元兒本想坐待天明。誰知走了一天極難走的冤枉路。身子困倦到了極處。身一落地。便神思迷忽起來。上眼皮。合下眼皮。不住交戰。怎麼也睜不開。祇得把死生禍福。委諸天命。那裏還計及山中的蛇虫狼虎。竟自沉沉睡去。醒來時。聞得滿山都是禽聲與草際的秋虫。互相交奏。入耳清脆。眼睜一看。陽光已射進洞來。便草草取些乾糧肉菜吃了。出洞細認方向。尋覓路徑。元兒這一覺睡過了頭。已是辰巳之交的時候。秋陽已上。晨露未晞。滿山滿谷。除了丹楓青松之外。巖隙石根。滿生野菊。嬌黃嫩紫。含苞初綻。臨風搖曳不休。別有一番幽趣。雖然地方未換。迥不似昨晚殘照荒山。窮途險遇。那一種悽涼境界。晨風一吹。胸襟頓爽。正要上路。猛想起昨日受兩個包袱累贅的苦况。見路旁有一叢粗有茶杯大小的竹竿。忙用寶劍。砍斷一根。削去枝葉。做成一個挑槓。將包袱一頭一個繫好。又尋了些山泉喝了。才往前途奔去。先以為昨日被自己大意走迷。難道今日還走不出山去。誰知依舊一樣。走到天近黃昏。雖未走回原路。却又岔入別處山環之中。昨日路雖難走。還未遇見過猛獸蛇虫的侵犯。今日却是天還未入黃昏。便聽見虎嘯猿啼起來。路上又不時發現大

獸足爪之印。與蛇蟒蜿蜒之痕。任是元兒素來胆子多大。似這樣空山吊影。獨行踽踽。也未免着起慌來。先說昨日不好。今日并欲求能尋一個像昨日安身的巖洞。而不可得。所遇幾處洞穴。不是沮洳卑濕。陰穢之氣逼人。便是情況險惡。不敢存身。眼看暝色將收。天已向暮。還未找着落脚之處。正在夕陽斜照中。顧影蒼惶。不知如何才好。忽聽側面巖洞後。有二三猛虎咆哮之聲。元兒自知勢孤。正不知這山中虎豹。潛伏多少。那裏敢去招惹。方要輕輕悄悄繞避過去。猛聽羣虎吼聲中。雜着一個人的啞聲呼叱。心想那人。必正爲虎所困。不救不忍。救又是泥菩薩過江。自身難保。事太無有把握。後來一半激於義俠。一半想向那人問走百丈坪的山路。而且自己苦於勢孤。救了那人。正好搭伴。勇氣一壯。便將包袱懸在樹上。拔了長劍。縱往巖後。走有半里多路。才得到達。果然有四五條大虎。正圍着一個身倚危崖。手持長劍的少年。在那裏咆哮不已。也不上前。也不退却。那少年一柄劍時舞時停。依着猛虎的來勢起落。地下有一條較小的虎。已然臥在血泊之中。想是被那少年刺死。這時落山殘照。正從林隙中。透射向那少年的臉上。看得逼真。所倚的危巖。原極險峭。祇離頭丈許高處。有一塊危石突出。不知何時。縱了一隻最大的虎上去。朝着下面。不住張牙舞爪。似要得而甘

心。那少年好似力盡精疲。驚魂昏悸。祇顧防了前面。不知道頭上面。還盤着這麼一個惡獸。那虎幾次探爪下來。離少年頭頂。均祇數尺。眼看危險萬分。恰遇元兒趕到。定睛一認。不由又驚又喜。一時銳身急難。那顧什麼叫危險。大喝一聲。一舉手中長劍。直往巖前縱去。同時那危巖石上的一隻大虎。也想着等着不甚耐煩。狂嘯一聲。往下便撲。元兒因在情急之時。使力太猛。縱有三四丈高。落下時。恰與那虎。同是擦肩落地。人虎均在空中。使不得力。下面巖前羣虎。又在蓄勢待撲。就在這虎聲怒嘯。山鳴谷應。腥風四起。落木蕭蕭之際。眼看一落地。便膏羣虎爪牙。元兒忽然情急智生。不但作落地逃生之想。在空中兩腿一拳一綳。兩臂一屈。無心中使上巧勁。奮起神威。一擺手中長劍。竟直往大虎頸項間。用盡平生之力刺去。耳聽唵噲一聲。猛覺手中一動一閃。虎口微一酸麻。身已着地。同時那虎。倏地震價天。一聲大吼。狂縱出去。正遇崖前羣虎。相次撲來。與那大虎。迎個正着。二虎交撞。却是絕大猛力。一撞一散。又與後面兩虎碰上。那一片羣虎咆哮騰撲擠撞之聲。祇震得落木驚飛。塵沙滾滾。半晌方息。那隻最大的虎。業已縱扒出十丈以外。瞪着一雙虎目。死在地上。原來元兒天生神力。那一劍用力太猛。劍又是柄舊劍。祇一下便橫刺入大虎頭頸之內。那虎負痛一拗。立

時折爲兩斷。也是元兒與那少年。命不該絕。虎縱出去。偏又與那羣虎相撞。自相撞撲擠跌。勢子一緩。二人便行相見。那少年正是元兒的表兄甄濟。流離逃亡。困在山中。已有多日。飢疲悲痛之餘。突遇羣虎包圍。若是別人。早已喪了性命。幸有全身本領。才得支持了半日光景。眼看危機一髮。忽聽頭上虎嘯聲中。面前林隙中。縱起一條黑影。這才看出巖上。還有一隻大虎撲下。面前羣虎。又要一擁擠上。剛喊得一聲我命休矣。那虎已落在面前。正待拚着命一劍刺去。那虎倏又狂嘯一聲。往外縱去。跟着落下一人。定睛一看。正是元兒。不由驚喜交集。二人雖然相見。因爲巖前羣虎。雖是自相撞撲了一陣。虎威稍懈。勢子略緩。并未退去。仍各踞踞巖前。時而揚爪張牙。發威長嘯。時而站起身來。豎起那條長尾。將背一拱一抖。身上五色斑斕的短毛。根根直豎。越顯肥壯。威猛無匹。做出那欲前又却的神氣。這時元兒看清那虎。除死去的一隻最大的。和一隻最小的外。剩下還有三隻。那一隻都和黃牛一般大小。後面倚着巖巖。并無退路。眼看天是漸漸黑了下來。太陽業已落了山。一片暮靄。沉沉籠罩。祇剩碧天雲光的反映。來辨別眼前景物。天光一黑。那虎的嘯聲。也越來越緊。知道天再黑下去。情勢愈險。在這極危難恐怖之中。二人都是一般的心裏。想尋逃生之路。什麼話都顧

不得說甄濟手中。還有一柄寒光耀眼的長劍。元兒的劍已在縱身刺虎時。被虎負痛一拗。折成兩斷。上半段被虎頸帶走。祇剩下了尺許長的半截斷劍。持在手中。萬一外面三虎乘黑來襲。如何抵禦。二人正在無計可施。元兒猛想起。昔日誤入怪獸螞獅巢穴時。曾將一塊很重大的封洞石頭推倒。自己和甄濟。負螞抗險。不敢出去。外面三虎。祇管作勢發威。也竄不上。似這般相持下去。黑夜之間。人那裏抵得過虎。這巖凹內。有的是大小石塊。何不取石擊虎。傲倖如能打死兩個。祇剩一個。就不足畏了。卽或不然。能將虎擊走得遠一些。也好趁勢衝出。逃到平曠之處。再與他對敵。總比在這巖凹之內。負螞死守。有力難施。要來得強些。想到這裏。一邊留神外面。對甄濟把話說了。甄濟飢渴勞頓之餘。又被虎困了大半天。已是精力皆做。自分必死。忽遇元兒這個救星。不啻天外飛來。才得略爲喘息。驚魂乍定。心智已昏。一聽元兒之言。頗以爲然。略一商量。竟去尋摸石塊。元兒嫌那斷劍無用。率性把他丟掉。準備挑那大的。雙手捧石擊虎。甄濟一手持劍。注視外面三虎動作。一面將手亂摸。俱打算積下數十塊碗鉢大的石頭。再行動手。元兒又恐石頭不能奏功。專挑選那些大的。這時天已深黑。月兒被左近山頭擋住。僅僅山角上透出一些清光。下面仍是黑沉沉的。祇有那三對

虎的眼睛。在暗影中閃動。元兒還看得出那三虎的形像。甄濟簡直連虎的形像都看不出。偏巖凹中碎石塊雖多。能用的却少。檢了一陣。二人合在一齊。才積了不到十塊。元兒怕不合用。見巖壁上。山石硠礫。突出的甚多。一時發了痴想。打算硬搬折下來使用。任是元兒天生神力。這生根的山石。怎的攀折得動。費了無窮氣力。居然也弄到手了兩塊。有二尺大小的山石。這兩塊石頭。離地高有數尺。原一同附在巖壁隙縫裏。一株挺出斜生的短松的根際下面。并非原生之石。再加上元兒力大。無心遇上。一攀便落。樹根却現出了有三尺多方圓的洞穴。元兒也未在意。反因取石時。縱身攀巖。想起初來時那吊睛白額大虎所盤踞的一塊危石。不由心中一動。匆匆又告訴了甄濟。準備萬一衝逃不出。情勢危急。便攀松枝而上。再由松上縱到那塊危石之上。以作退身地步。估量山石不易攀折。徒費氣力。各自捧起一塊石頭待發。那前面三虎。也都紛紛立起。在巖凹外面。緊着繞轉不休。咆哮之聲。震動山谷。二人知道是虎餓思食。祇一個在前撲來。餘下兩隻。也必一擁而上。來勢猛烈。萬難抵禦。不如先下手為強。祇能打死一個。勢情便緩和許多。這時月光已由山角轉出。正照巖凹。眉髮畢現。裏外一片清澈。那三隻大蟲。早已腹中飢餓。一經看真。越發磨牙發威。涎沫飛濺。順虎

口直噴白氣。二人看見當前一個較大的。正向着巖凹。蹲身蓄勢。一條長尾。把地打得山響。就要撲到。連忙一聲招呼。端起手中大石。直朝虎頭打去。發石時節。二人似聞身後頭上。有索索之聲。因爲危機在前。全神注定前面三虎。也未防到後面。滿以爲此石出手。必定打中。誰知那虎也是靈警非凡。二人存了先發制入之心。發石時。未免心忙了些。如趁那虎縱身起來。再行迎頭打去。虎的頭項甚短。轉側不便。撲人是個直勁。兩下都是太猛。豈不借他來勢。又給發出去的石頭。添了一兩陪的力量。這一打上。怕不腦漿迸裂。死在地上。二人究竟都是年青。算計不穩。這一心忙。幾乎誤了性命。那一二尺方圓的石頭。不比尋常暗器。發出身帶有一片風聲。何等沉蠢。第一石發出去。那虎正蹲踞地上發威。見石一到。不慌不忙。將去往上一抬。伸出兩隻虎爪。輕輕一撥。便都撥落出去。有一兩丈遠近。甄濟元兒。原準備一石不中。再發二石。沒料這沉重蠢大的石頭。不能和暗器一樣。可以連珠發出。再加第一石沒有奏功。已是有些心慌。剛將第二塊石頭端在手內。站起身來。對面那虎。將第一石由虎爪撥落。未容二人取石起身。早狂吼一聲。就勢兩條後爪一撐。直往巖凹之內撲到。同時其餘二虎。也爲那第一次兩塊石頭激怒。紛紛狂嘯。隨在第一隻大虎的後面。飛撲過來。一步走

錯。滿盤皆輸。那裏容人再打別的主意。眼看危機一髮。性命呼吸。甄濟已是手忙脚亂。驚魂失措。還算元兒天賦異稟。胆智過人。手中剛端起從巖隙松根上。扒下來的那塊大石。一見巖凹外面。那隻大虎。迎頭撲到。大喝一聲。伸起一雙賽鋼勝鐵的小臂膀。奮起神威。用盡平生之力。百忙中也沒看清什麼地方。直朝那虎身上打去。恰好正打在那虎的前胸。這一迎一撞之勢。兩下都有過千斤的力量。那虎縱是百獸之王。如何禁受得住。震天價狂吼一聲。落下地來。接着又是一片撲騰咆哮之聲。元兒知勢危急。後面還有兩虎。石頭主意全沒效用。也顧不得看清。也顧不得說話。一手拉了甄濟。喊聲快跑。腳一點。縱身勾住那株松的橫枝。首先攀援上去。後面甄濟。被元兒一句話提醒。也隨着元兒。攀援而上。一同回身。往下一看。巖下一隻大虎。倒扒在地上。也不知是死是活。落地時節。又和元兒第一次斷劍殺虎的一般。正趕後面兩虎撲來。互相撞擠了一下。所以二人才得在這至危奇險之中。攀松上崖。正打算落到松根着足之處。縱到那塊危石上去。下面兩虎。已往二人攀援之松枝上面。縱撲上來。還算二人下落稍快了一步。沒有被虎爪抓落。剛往松根落脚。元兒猛覺脚底。踹在一根圓軟膩滑的東西上面。彈力甚大。當時二人都急於逃命。腳一點地。早一墊勁。一同飛身

縱往危石之上。身才立穩。耳聽嘍一響。沙沙連聲。知那松樹已被下面二虎折斷。猛一眼看到頭頂上。還有一塊支出的巖石。形勢甚好。離地又高。比原立這塊。還要穩安。心中大喜。接連幾縱。到了上面。這才回身下視時。那松樹生根處。倏地如飛拋下一條烏光油油。兩丈多長。粗如盆碗的黑影。直往巖下兩虎穿去。再往巖下一看。同樣的還有一條。身上閃閃。映月生光。來和兩虎盤絞奔逐。已然到了巖凹外面。定睛一看。原來是兩條烏鱗大蟒。居高臨下。看得甚是清切。原來那松樹根下。正通着一雌一雄兩條烏鱗大蟒的巢穴。元兒無心扒去那兩塊大石。被他從穴中緩緩鑽了出來。二人打虎時節。聽得身後作響。便是此物。當時急於禦虎。沒有留意。後來兩人縱上松枝。那第一條大蟒。剛剛鑽出多半截身子。被元兒落地時。踏在他的肉冠子上面。本已負痛發怒。欲待尋找仇敵。偏巧二人縱逃甚快。同時那虎正縱上來。將松齊根折斷。未免又將大蟒壓痛了些。蟒虎本是仇敵。互相尅制。那蟒一見有虎。早將頭一擺。隨着那株斷松。竄了下來。與兩虎剛鬥在一齊。第二條大蟒。正從穴中竄出。鬥來鬥去。追逐到了巖凹外面。二人存身之處。雖比下面來得穩妥。無奈頭上崖壁峭滑。再難攀援。下面兩虎之外。又添了兩條比虎還難惹的烏鱗大蟒。真是進退兩難。祇好在上面靜

候時機。但盼虎蟒相持。虎能將蟒咬死。虎也成了奄奄一息。方好逃命。這一場蟒虎惡鬥。到也又駭人。又有趣。祇見月光之下。烟塵滾滾。砂石驚飛。腥風四起。一方是蹲踞騰撲。張爪磨牙。咆哮如雷。凶威猛惡。一方是蜿蜒騰擊。動作如風。伸舌吐焰。紅信燐燐。那蟒見擒不住那虎。祇急得口中發出吱吱的怪嘯。有時倏倏。將虎纏住。那數丈長的蟒身。和轉風車一般。立時將虎身裹住。正待回頭來咬。却不料那虎非常狡猾。原是乘機歇息。容到身上被蟒纏了數匝。也沒看清是怎的一來。虎頭動處。早鑽了出來。狂嘯一聲。撲地縱起。好幾丈高遠。連身折回。重又鬥在一起。元兒畢竟童心未退。身臨危境。看見這種蟒虎惡鬥。不但怕。反到直喊好玩。剛在可惜沒有看得仔細。另外一蟒一虎。又抄了一套文章。先是那虎蹲踞地上。一條長尾。把地打得吧吧山響。不住狂吼發威。對面那條烏鱗大蟒。却把身子盤成一圈。祇將上半截身子。從中間筆也似直挺起。昂着那一顆有碗大小的蟒頭。朝着對面敵人。不住張口吞吐紅信。吱吱直叫。神態甚是舒徐。兩下相持。沒有半盞茶時。忽然那虎狂嘯一聲。朝前便撲。那蟒更不怠慢。長頸一屈一伸之際。彷彿週身都在顫動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早刷的一聲。迎着對面虎撲之勢。往上穿起。尾尖着地。身子懸空。和一根筆直烏木相似。蟒頭與虎頭。迎

個正着。那虎在空中，使不得力，無法躲閃。見蟒迎來，張開血盆大口便咬。那蟒尾身還在地上，可以行動自如。蟒頭一偏，早自讓開。尾尖在地上一聳，連身竄起。正與那虎擦身而過，就勢身子疾如轉雷。一路蜿蜒，早將虎腰連虎的兩條後腿，一齊圍繞了數匝。吧的一聲大響，連蟒帶虎，一同落地。眼看又和先那一對一般。蟒將虎纏上好多匝，祇剩虎頭和兩條前腿，露在外面。虎身全被蟒身纏沒。就待回轉蟒頭來咬。那虎倏地又是狂嘯一聲，兩條前腿，抓着地面，一拱一竄，又縱脫出去。多老高遠。當這蟒虎糾纏之際，元兒因存身之處，虎縱不上來，再加自己連斃兩虎，覺着不足爲慮。那蟒却是行動如飛，什麼地方，都能穿到。比虎利害得多。心中有些胆怯，對蟒懷了憎惡。對虎便有了好意。頭一次見虎被蟒纏住，心裏頭已起了恐慌。惟恐虎爲蟒傷。第二次一見蟒將虎纏得更緊。既代虎危，復爲自身打算。早掘起兩塊碗大石頭，擎在手內，直朝蟒頭打去。甄濟見元兒事太作得魯莽，想攔沒攔住。手一拉，反將元兒的準頭，鬧歪了些。一下正打在蟒的頭頸骨上。正趕那虎又竄出重圍。元兒情不自禁的脫口喊了一聲好。下面先那一對蟒虎，已自糾纏到了一堆。這第二個被元兒用石打中的那條大蟒，費了半天氣力，沒有將虎擒住，已自凶威怒發。又被元兒石頭打中，一負痛，再

一聽得人聲。便昂起頭來。往上一看。吱吱叫了兩聲。便捨了那虎。往巖前竄來。二人存身之處。雖是險要。並無隱蔽。月先之下。看得畢真。甄濟見蟒朝上看。口中吱吱亂叫。紅信吞吐。身子往巖前移動。便知不好。元兒也着了忙。手上又無兵刃。祇有剩的一塊石頭。並還找不出第二塊。上既無路。下則去死更速。二人正在焦急。那蟒早和一條黑匹練一般飛起。月光照處。細鱗閃閃。烏光油油。直往巖上穿來。轉眼便到二人眼前。甄濟手持長劍。準備來時與他拚死。元兒一見情勢危急萬分。慌不擇的。將手中石塊。直朝蟒頭打去。心一亂。便少了準頭。正打在蟒脊上面。沒有傷中要害。那蟒越加負痛發威。來勢更急。眼看危機頃刻。那蟒上有兩三丈高下。忽然吱的一聲。連頭帶身。似烏綾飛舞。旋轉而下。來得快。退得更速。二人因為急於應付當前切身危難。全神貫注那蟒。別的一切。俱未看清。見蟒忽然掉身退去。心中不解。連忙定睛往下一看。不由轉憂為喜。原來那蟒竄上崖時。與他對敵的大虎也喘息過來。見有可乘之機。如何容得。早將四足一縱。便到巖前。未容那蟒再往上穿。張開虎口。一口將蟒尾緊緊咬住。蟒又一負痛。回頭一見是虎。蟒尾已被緊緊咬住。不顧得再吃生人。連忙回身應敵。偏那蟒鱗又堅。蟒皮又韌。虎的來勢與力。俱都猛烈非常。一口咬下去。雖然穿鱗透皮。

急切間來拔。却拔不出來。却又咬不斷。蟒的尾尖。祇管在虎口內攪得生疼。虎一負痛。便亂扯。蟒更是負痛。也亂扯亂捲。兩下裏都亂做一堆。不一會。蟒身又將虎纏住。虎口被蟒尾陷住。張不開來。這番却脫身不得。所幸蟒痛極心慌。尾又被虎咬住。纏時無法圈住虎的兩條前腿。虎爪一路亂抓。那蟒越加痛極。急切間咬不着虎的要害。也是一口。將虎的後股緊緊咬住不放。且不說這一蟒一虎。拚死相持。再說先前那一蟒一虎。那蟒是條公的。比較小有七八尺。先也是與虎相持。兩下鬥得力倦。一個盤着。一個蹲着。發一陣威再鬥。當適才那條母的。被虎咬住蟒尾時。兩下正鬥得熱鬧。不知怎麼一來。虎身又被蟒纏住。這次却是兩頭相對。錯了往常的地位。那虎見蟒頭在前。竄了過去。虎又昂頭來咬。一伸兩隻前爪。逕將那蟒的頭頸。爪了個死緊。那蟒被虎制住。便拚命用力。打算將虎箍死。虎一負痛。透不過氣。兩爪一鬆。蟒頭便起。想也是痛暈了頭。如不回頭來咬。就這一陣用力緊束。也是有勝無敗。偏是急於報仇。這一回頭去咬虎頸。恰好橫着。方能繞過。那虎鬆了仇敵。本已怒憤到了極處。一看來咬。猛的虎口一張。兩下都是又急又快。被虎口在蟒的七寸子上。咬個正着。兩下都不肯放。誰也張不開口。祇聽虎鼻中一片嗚嗚之聲。兩虎兩蟒。分作兩對。糾纏做了兩堆。在月

光底下帶着砂石。翻滾不休。這一場惡鬥。祇看得元兒甄濟。目定神呆。驚喜交集。直到斗轉參橫。東方現了魚肚色。見下面二蟒二虎。糾纏越緊。勢子却由緩而慢。漸漸不能轉動。才行覓路。縱下一看。一蟒一虎。已自氣絕。一個口中紅信。吞出多長。身子緊束虎身。目光若定。一個瞪着一雙虎目。虎口咬緊蟒的頭頸不放。虎虎若生。雖俱死去。依然猛惡可怖。另外一對。蟒身被虎咬緊。脫身不得。下半身鱗皮。被虎抓得稀爛。那虎雖被蟒咬。毒發身死。口仍不開。虎毛落了一地。那蟒口雖還是緊咬虎腿未放。身子却在動彈。并未死去。一見人來。一陣屈伸。似要脫身追來。甄濟嚇了一跳。連忙退步按劍時。元兒道。那虎將他尾巴咬住。身上纏了許多圈。就是活。你還怕他怎的。師父說。大蟒身上。常有珠子。你把寶劍借我。就勢殺了他。取出來。與他們帶走。說罷。不俟甄濟答言。搶過劍。便往蟒前走去。甄濟忙喊不可造次。追上去時。那蟒見了元兒。還待掙扎。早被元兒舉着那柄吹毛折鐵的長劍。向蟒頭一揮。立刻一般鮮血。冒起多高。蟒身繼了下來。落在地上。蟒頭連口仍咬附在虎腿上面。才知那蟒也是一時情急。蟒牙嵌入虎骨。一樣拔不出來。所以逃走不脫。元兒舉劍一路亂砍。連蟒頭砍了個稀碎。那有珠子。口中直喊喪氣。恐那蟒又活回來。也給他找補了幾劍。才和甄濟一同上路。那

虎大小共是五隻。最小的一隻。一起頭便被甄濟用劍刺死。最大的一隻。被元兒斷劍刺死。一隻被元兒用石頭打死。剩下兩隻。俱與兩條烏鱗大蟒。同歸於盡。二人無心之中。除了七害人。也累得力盡精疲。飢渴交加。甄濟更比元兒還要來得疲敝。幾乎走路。都要元兒摻扶。二人先到了元兒放包袱的所在。取出乾糧飽餐了一頓。元兒又取來山泉。一同痛飲個夠。吃飽喝足。才略覺精神好了一些。這才大家互說入山之事。元兒的事。已然表過不提。那甄濟爲人本有心計。自從乃父被陷那日。在街上遇見衙中熟人報警。雖然避開。一聽父母全家。俱被拿去下監。不久就要押解到省中去。當時痛不欲生。本想憑着自己本領。刼監救出父母。一則孤掌難鳴。二則事一不成。案情愈更重大。反到全家都沒有了活路。自己新歸不久。親族父執。俱都不甚相熟。再說案關叛逆。誰敢出頭。祇有姑父裘友仁。是個至親骨肉。人也熱誠任俠。無奈他平素從不與官場中人往還。找也無用。弄巧還連累了。他。思來想去。徒自悲痛了一夜。正無法想。又聞風聲甚緊。官中正在到處搜查自己下落。

青城十九俠 第三回